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序



文者道之著也。忘道之傳也。道待人而行待文而著。斯明。斯明。斯明。斯明。通否則晦矣。塞矣。文在可少乎哉。吾知金華黃文獻公與其友柳文甫公均。以文名于時。之稱。矣。如唐退之。





之於子厚也蓋公生長何王宮海  
老子道學之紀河南海學之正傳而  
仁山白雲二先生程氏克書故至以  
為討文意完而衆克事洋之詞數一  
根諸理以羽翼儒先之緒論志如衆  
帛之可衣食而亦可缺非彫繪枝蔓

如珊瑚未難之法悅美觀也子之學  
一傳之曰宋公潛溪王公華川再傳  
而得方公迥志宋以文行顯王方以  
忠名長柄、為古名臣咸大禔於治  
教之源流亦可見矣豈特文章之乎  
公色浚學侍御虞老惟明素慕公而



同趣者深懼刊集湮沒嘗以迪後進  
親見之始乃購舊本以屬而者編次  
儉何人刊克當是任顧一念向道之  
志不敢不勉竊祿賢邦深以未得顧  
要為憂茲又獲親刊集之得見公所  
誌白雲先生墓誌欽雅粹且庸告道

之不外是也何幸如之四本頗缺失  
且後載者一時偶忘異端之托在恐  
非公意也景之末以善本及之可為  
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瓯尹沈壘  
陳珪重梓以付庶幾付諸老憶笑淋  
老之告以亦小者儉者友之一助也



嘉靖十年冬立辛卯春上日吉後  
子僊居圭山張儉拜書



金華先生黃文獻公集序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  
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  
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囿也成周而上六藝興焉禮不  
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  
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  
于河汾河汾則異于昌黎昌黎則異于廬陵廬陵則異  
于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  
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  
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如弱卉



之沈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群工疊出剝華而踐  
樸革藻以趨真爛然五色之文照耀于天下沿至先生  
彌為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  
則友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于心嘗自誦曰文辭各  
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為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  
其形諸誤迷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出用于時則由進  
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帙以文字為職業  
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群者矣  
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  
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

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  
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  
武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上下無幽而不被此無  
它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為無窮奈何  
不河海風霆之若而颯颯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  
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  
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尚以是而求先生  
也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彙共二十五卷縣大  
夫胡君惟信恐其埋歿亟取鏤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  
學俾為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



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醺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  
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  
訓方將刻厲剔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京不可作矣俯  
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以書于篇端若先生所以  
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  
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  
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七十五首

律詩 六十二首

絕句詩 四首

卷之二

七言古詩 二十八首

律詩 一百二十九首

絕句詩 四十四首

卷之三

賦 二首

贊 六首

騷 一首

答問 一首



策問 六首

策題 一首

雜著 四首

勸農文 一首

樂章 一首

祭文 二首

祝文 九首

表 十首

牋 三首

箋 一首

公文 一首

啓 三首

書 一首

傳 四首

行述 一首

制 二首

箴 一首

行狀 一首

辭 一首

卷之四

題跋 八十九首

跋 三十首

卷之五

序 二十八首

卷之六

序 二十八首

卷之七

記 五十六首

筆記 三首

附錄 三首

卷之八



墓記 四首

銘 九首

墓誌銘 三十一首

卷之九

墓誌銘 三十六首

卷之十

碑文 一首

廟碑 二首

神道碑 十一首

墓碑 四首

墓碣 三首

墓表 五首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目錄終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一

門人宋 濂 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五言古詩

襍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群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謙茲俊所  
以魯中叟遑遑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安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衆草中曄曄敷丹榮流  
光非汝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會情  
璞玉與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漙被各在千年後將





身比金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爲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唯  
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慷慨魯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著萬物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  
有澗底松偃蹇如不知何疑楊執戟草玄鬢若絲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行自見之故  
山日已遠故人不可思殷勤謝明月願爾無時虧  
女美衆所悅士窮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泥盡水自清淮  
陰初寄食曲腰躡下行季子黃金多妻嫂來相迎自古

已復然歎息空吞聲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攀天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嗟  
峨萬古雲下覆歌哭場富貴誠足多貧賤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  
生不同歸能勿異顏色木生則有枝豹死則有皮悠悠  
岐路間多言亦奚爲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懽讀書莫弔古弔古多悲酸蕭  
艾蔽中野白露摧芳蘭鳳飢不得死鴟梟食琅玕去去  
後去去采芝青雲端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真喜與悲堂  
堂異姓王昔者跨下兒窮通本邂逅達者固不疑阮生  
亦隘人慟哭真奚爲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未害居濁水君看黃河黃豈解污清濟我  
方遺吾形寵辱齊一指懸知破琴戴未若搯裼禰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群動何喧喧嗚呼麒麟兒化爲猴與猿登  
高望四荒但見黃河奔誰哉汴其流與我歸崑崙菱葉  
青桂花霜霰日已繁豈不有桃李對之有忘言

古意

荆人初得玉跣足辭巖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嗟峨誰  
其尸國工謀以石見訶迷邦誠不忍欺君反同科臣口  
不自明臣心終靡它抱璞重再拜呼天淚滂沱淚盡血  
可續玉在良已多是事古則然嗚呼今柰何

連雨襟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愁道路難所懼沾我衣悠  
悠看屋梁作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遂哦吾詩  
昔慕栗里翁頗復志耕耘偶入翰墨場把筆學爲文僮  
蹇獨何成喧啾浪云云念彼荷簔子窮年愧其勤



虛堂坐無言，繾綣悲宿昔。常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剝  
琢者誰子，令我喜折屐。忽去已莫追，一咲岸玄憤。  
我思仇山人，山川莽回互。十書九不到，木葉歲頻暮。頗  
聞近移居，併失夢中路。得無挈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日曷不樂，孤倡無與酬。兀坐把書卷，展玩不自休。借  
問誰所爲，其人已千秋。山雨政可聽，撥書置床頭。

晚晴

洩雲散積雨，林水含餘清。披衣有奇懷，偶從林叟行。新  
晴遠峰麗，夕陰孤花明。曠日固所虞，聊茲息營營。

夜歸

空山四寥寥，落日翳榛莽。蜿蜒草中徑，躡屩度寒雨。楠  
杉窈深黑，忽忽疑伏虎。林窮澗水明，稍聽歸人語。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坐令百年內，顛倒殊歡悲。顧  
惟我與公，異代同一時。覽古旣深慨，撫今亦餘噫。長川  
去悠悠，青山莫委蛇。向來遠遊意，我行方遲遲。咄哉有  
志士，卒歲恒寒飢。况復託渺茫，欲與千載期。盈虛信天  
運，廢興豈人爲。願公姑舍是，一觴聊可持。

讀中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滄陽，艱危屬多壘。蒼然國家意，委身干戈裏。陰



颺卷翠華朔雪被南紀悠悠震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  
秉齋鉞際會開朱邱長安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  
汛掃蹕路無荆杞疚心望鑾輿感激涕如水上表方出  
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食母乃鄙巨舟竟未焚  
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堦圮登堂挹光儀赤  
烏仍几几千載墮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叙事  
非虛美勗哉慎失墜庶以裨信史

曉行湖上

曉行重湖上旭日青林半霧露寒未除鳧鷖靜初散寅  
緣際餘景閃倏多遺玩會心乍有得撫已還成嘆夙予

丹霞約父茲芳洲畔獨往願易遠離居歲方換沙暄芷  
芽動春遠川華亂存期乃寂寞取適豈爛漫小隱倘見  
招漁樵共昏旦

西峴峰

層雲抱春岑急瀨洩嵌竇脩蹊入窈窕衆綠蔚以茂名  
亭標水樂柱折荒碑仆幽尋得緇廬亂石扶結構青精  
午堪飯碧澗寒可漱平生慕真賞及此成邂逅冥探指  
絕頂有路忽通透綠蘿度蒙密翠氣濕衣袖寄身次寥  
內下睨人寰陋清謳雜風竹大嘯落巖狹東峰在眉睫  
可望不可就同遊却何時瑤草春已秀



夜興

秋氣入病骨殘夢倏然驚芭蕉葉間露風過皆成聲攬  
衣沈寥內搔首天河橫飢蟲語不休中宵誰汝令孤鴻  
亦何苦犯霜度微明悠悠念群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  
不爾吾其免營營

寒星挂疎林夜色翳餘暝鷄聲驅行客出門路方永亦  
有山中人熟睡初未醒而我立於獨婆娑玩光景一笑  
天宇青此意君自領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曷  
不樂歲月如驚鷗常憐古志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曼  
曼政合秉燭遊臨風振吾衣蕭瑟不得留小立殊復佳

澗水鳴幽幽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溫元  
然處膝下不間晨與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閉門暉暉  
百花時陳生不窺園常恐去左右或乖覆育恩一朝抱  
長痛飛霜墮秋萱鹽酪不入口日夜涕傾盆欲娶弗及  
養矢言終不昏尚賴百歲後兄子父所孫朝來遊子衣  
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糟粕何庸薦犧尊陳生顧謂我是  
事安足論幸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嗟今學步者觸險  
爭飛奔願爾利鋤鏹深斲六籍根願爾進竿舫高沂百



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搖崔嵬筆誇作礫硯  
言弘惟孝與悌百行茲其元咄哉行勿休日月方沄沄  
贈言豈予敢情直覺辭繁匪爲陳生榮庶感薄俗敦

述懷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營夙違金門路緬愛丹丘名謬  
忝君子顧捧已厠群英卑棲念遠引害步迷先征俛默  
敦宿尚低徊阻平生伏枕倦申夜攬衣寄遐情上天廓  
澄穆列宿揚光晶俯視林木改仰悲鴻鴈鳴跂予秉微  
素十年守柴荆希世乖近務慕隱餘衷誠願言良時晚  
庶保幽人貞

寄方子踐子燾

窮居悵無遂徂歲聿載陰飛翹隕芳華候蟲厲哀音急  
颺扇叢薄沆露棲喬林撫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  
間幽佩解纓濯清潄石林宵葱蒨佳栢鬱蕭森遺世豈  
余敢匡時非我任覽已謝高軌即事念所欽纏綿阻道  
里緬邈眺岡岑委懷竚芳訊貽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間居寡歡豫枉駕忻周旋清言邁脩夜朱火銷餘煙嘉  
會良不易欝抱罄所宣揆余徇微業春冬屢徂遷著徽  
忤往楛馳芳謝時賢睠茲企三益揮袂增慨然杪秋淒



且厲郊圻曠阡眠振飈卷飛蘿積霧迷避川契闕歲復  
流瞻望情所牽存期尚勿奪輔仁庶不謬紫芝無新曲  
白駒有遺篇矢心遂招要贈言比芳荃

東園晚歸

洵忍嬰近務超遙愛佳辰興言望東菑良苗藹津津鄙  
人昧時趨曠途夙所遵幸遠簪組累稍欣田圃鄰兀兀  
登故畦悠悠睇城闔理穠出新竹撼枯落荆薪夕日逗  
遠川餘暉散衣巾疊疊觀物變依依念農人渠渠長者  
言惻惻非賤貧

送凌吉叟杭州教授

浙水西八州維杭實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况  
茲百年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驕路隅春風  
樊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朱門家齊謳間吳歛綃綺散  
煙霧繽紛被僮奴可憐彼蚩蚩久爲紅塵驅頽俗如波  
瀾孰障群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冗官  
豈即無良圖當令歌舞場化作弦誦區行矣循所務辭  
章信其餘春風摻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子行白雲  
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貂檐榆

送朱仲山之京

麒麟出溼洼意欲周八極芻豢豈不多未便甘伏櫪念



君抱耿耿坐視暄涼易忽辭白髮親去作青雲客應恐  
鄧仲華笑爾長寂寂鄙人屬有念未辦經世策青燈雨  
如綫窮巷方偏仄懸知操斧斤不必睨櫟櫟往哉布汝  
懷庶用副前席勿云萬戶侯自可談笑覓百年滔滔內  
歧路足南北出處會有爲聚散奚暇惜歌我辛苦詞送  
子遠行役崢嶸壯士志慘澹遊子色那無平生期慎爾  
保金石莫將賈生淚先爲離別滴

贈葉審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臺黃金亦何物頗用驕賢才葉  
君被短褐志力何雄哉北走叫閭闔紅雲拍崔嵬終然

無苟售自保同嬰孩車服非吾榮黃金直浮埃十年今  
何官茅屋歌蒼苔豈無琅玕樹鳳飛故低徊一朝脫身  
去歛觀雲路開葉君善自愛往矣毋憊猜迷邦古所誚  
豈弟貴不回願言吐竒曾落落排風雷尚念窮賤者衡  
門守蒿萊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潯水清石頽頽念此殊可嬉如何有行役沙  
頭白髮翁捫蝨了晨夕茅茨八九椽終歲閱過客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遺臺故嶺岼那無漁樵居政復不敢安舍



舟衝微雨憑軒俯清灣念昔乘興來無從寄游觀今我  
有行役乃尔容躋攀山靈豈愛我爲解塵土顏落日奠  
蘋藻清風聞珮環幽尋不可極林暝吾當還却去均層  
碧孤舟生晚寒

登鍾山最高頂以三山半落青天外爲韻得天字  
平陸漫千里茲山乃穹然猶憐布金地未即辭喧闐巖  
液散珠琲春岡走蜿蜒稍欣涉幽邃登頓衣屢褰路細  
石礪礪崖深竹娟娟洞扉剖開敞峻峯指中天冥探歷  
嶽峯垂蘿弱容牽碧潭隱光怪華雨標崇筵下睨飛鳥  
背茫茫但蒼煙眇默玄圃期淒涼雲嶠篇休駕將未能

惆悵春風前

休日集于城南

投耒從遠游牽世乖明略豈不有簡書未能置立壑崇  
岡近盤互春物紛照灼休沐集諸彦迂趾惠前諾稍空  
林中尊復詠霞上作迢迢歷墟壠靡靡瞰城郭脩楊陰  
晴渚野櫻散朱萼撫時悼推斥卑景頽棲託損益向子  
明才能賈生薄瞻言觀歲寒無將媿塲藿

卞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御強臣玩天誅歡娛一以乖狂御無趨趨黃  
屋播草野彤庭交劔受事樞始誰秉捧首如奔狐偉茲



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哀耿未沫足以孚豚魚義旗果  
東指白日開天衢孰最撥亂功之人或其徒伊昔大雅  
廢清言鄙文儒未忝已橫委衣冠尚舒徐屹然見砥柱  
獨障狂瀾趨高風邈難攀捐生乃區區青簡煥遺列蒼  
榛閔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骯髒猶將  
愧玄虛江濤渺在望雪涕空漣如

制使馬公祠堂

朔風破滄溟白浪無餘地可憐甘棠樹乃爾能蔽芾借  
問誰所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纍纍庶務劇千蝟蔽龜  
不待灼騁駿無留轡偏及兵馬區藹然承平意宴安亦

聊爾國步方不易至尊父嘗膽壯士頻裂眚煌煌青冥  
鉞可同牛刀試嗚呼豪俊人竟偃風雲志致身豈云卑  
生世已其季安知潁川守遂非廟堂器嚴祠閉寂寥古  
木舍倉翠平生辦香祝母乃兒女事如何百載下能墮  
看碑淚水惟茂陵翁苦心抱天藝方耘宜有收甿勉觀  
來裔渠渠桑梓恭喋喋市井議庶哉瞻前脩樹德母自  
畏

送人赴廬陽學官

播非人所居潭陽實其鄰荒淫雜巫鬼哀怨餘騷臣念  
子有行後水陸彌數旬乃知臯比座佇承文翰賓遐徼



指天末男邦控城闈俎豆當在列冠裳定來臻足明理  
化盛演溢周窮垠廣陌望八荒出車日麟麟蠻荆孰無  
適忠信惟書紳簡書有程期取別無逡巡揚鑣觸炎執  
振鐸驚遠人沅水春蕩瀟楚峰莫嶙峋行行慎其度離  
別何苦辛

曉望

城頭鴉鳴曙起坐理冠幘開窓寫遙望煙霧竟川澤喧  
喧市聲動漠漠井氣白如何山中人歲莫塵埃客

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遯志未渝白圭言罷

釣出滄海迴帆翅江濱城闈遠滅沒風水屢崩奔蕭條  
故交地愴恨遊子魂始雷茂陽澤狐生限窮鱗沈翔自  
殊勢衰榮實同根戰勝物可遺目擊道已存乘桴詎無  
取絕絃難具論寄言同心子母徒念加餐

龍灣夜泊

乘潮出遠浦日莫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遙遙笳鼓聲月  
明寒鴈下江空夕煙生非關川途念沈憂坐自盈

敬亭山

昔窺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徵素忻始遊賞勝資深誦脩  
脩綠水木宛宛交蹊術緣縟澗草豐幽颺松飈駛微鍾



響香障高閣浮花氣聿熏旃檀妙豈愛岑壑媚憑生實  
內惕即事多冥契自陰暎松檟褰芳懷芝桂海岳期屢  
遷石林路深闕經營乖道要迫窄餘物累稽首調却尊  
尚飲無生惠

宿雲黃山作

束髮弄文史挂席去羸墟邂逅乖良會擯落迨茲年息  
景念生理洗心賓象筵恭惟上皇代異人祕靈詮宗師  
既逾海茲山亦棲賢金棺滅雙樹寶篋緘紅蓮仰窺攝  
誘功信知願力堅內愧實菲薄冥通未精專褰裳碧峰  
雨焚香石林煙綵翠何紛糾苔澗窅洄公尋幽匪外適

蘊真冀重宣二邊離有無五濁空腥羶豈伊俄頃用庶  
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茲山實靈竒吐納變舒慘太常闕弗錄名號何黤黠重  
華秩山川盛典軼封礧蒐遺侈綸綍蠲絜羅醢醜腐儒  
世所貸薄藝守鈇槩無能旅駿奔徒取肆游覽霖潦時  
始收天地餘藹晻嵐光乍璘璠石狀終黤黶行行恣芒  
屨徃徃得蛙坎冒進誠近貪自畫將豈敢久之零埃豁  
秀色坐可攬青燄插鋒鏑翕絕披菡萏崖奔馬駢駢石  
踞虎耽耽高尋指天路幽曠極玄窻前行幾台背後或



兩髦髭綠岡旣蹠踣登嶺仍輜輶舉頭塔廟湧地平忽  
如毯天人所食息瑤玖化餘樵林輝寶燈燒風語金鐸  
撼敗壁詩者誰清墨亂濃淡險盡乃復佳疲極復何憾  
是節蕤賓初野薦首昌歎煮瀑茶可啜剖石蜜堪噉名  
談析毫髮苦語瀝肝膽理冥心自珎機湊首屢鎮陽烏  
砦西翥衆色齊慘澹崔嵬識榭楠蒼莽辨葭菼暮投僧  
所寰鍾鏜鼓統統群居肅不吳共飯聲有噉迴睨夸奪  
場撫事叢百感趨名蛾赴燭逐利魚投摻何時脫火宅  
靡若頤去領綺言息誦誦妙供紛醜醜於焉寄相羊庶  
以忘坎壈誰云入道苦餘味需橄欖

秋夜觀書作

間居感時駛獨學難爲功眷言思古人幽懷極忡忡秉  
燭起中夜攬卷來清風恭惟千載心皎潔懸無窮氓俗  
自升降道妙非汙隆後來亦奚爲黑白紛相攻華芳乍  
可悅軌轍何由通吾將離言說庶以觀其同所憂明爲  
累不懼蓄不豐開軒視明河白月當天中怡然掩書坐  
夜氣方鴻濛

覽元次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以寓鄙懷  
惟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奈何閱流莩束手無一施屬  
者秋夏交上狀殊酸悲赤日紛按行人馬同時疲連阡



見標榜不救飢與羸仍聞恣鞭箠慘怛傷虜皮檢覈須  
再三供張常恐遲哀哀嚮兒女買買行安之感茲欲無  
訴旣往何由追尚慙噢咻恩稍緩租稅期云胡有倉卒  
徵歛更相隨但將充其數肯復計爾貲肉食不自鄙謂  
我非敢知棲棲甌石儲剝割無或遺言是隣壤凶藉此  
敷恩慈寧知是州人俟死他無爲出語餘喘息行步須  
扶持猶令比樂土疾苦喘謂誰俛首州縣間逭責自其  
宜况迫大府令聯絡飛符移豺狼方在郊鷹隼宜用時  
區區獮狐兔政爾何增虧吾賤不及議爲君陳苦辭

登錢山望菰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爲州諸山若浮萍况此一培塿瑣屑世未名所  
欣漁樵居乃與緇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茅無十楹老僧  
解人意蹤履能相迎芳草被行逕朱藤暗巖扃蕭條空  
堦暮日照莓苔青猶嫌所歷卑未極遊眺情聳身白雲  
上始見春申城想當高會時樓觀飛青冥竭海薦壘勺  
窮山羞鼎錮安知千載後寂寞無人行煌煌冠蓋區壤  
壤狐兔塋歸來朱門客聽此松風聲

逸山過姚紫英別業

逸山誠復佳逸人不可逢何言一笑頃得此蒼髯翁今  
晨過其廬碧苔滅行蹤坐我松竹間野藪羅甘豐初無



驚世談頗多曠士風念昔去巖壑輟耕白雲中白雲故  
無恙我乃羞樊籠祗應山林癖未易藥石攻高期出避  
迨意氣將無同十年舊泉石忽忽蟠吾骨起視白日低  
歸禽亂西東拔地森四壁攬天唯一峰復聞麻谷幽近  
與金蓋通山態方屢改泉源殊未窮湫然一區內嗟我  
何懂懂

次韻答蔣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濟耽書或成淫偶從長者游稍窺古人心不  
琢豈非玉無弦孰爲琴歲宴燈火微江濶魚龍深願言  
報嘉貺安得雙南金

和方韶父先生以蒲城風雨近重陽爲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堦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燈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勗哉歲寒情  
棲遲憐繫爪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荊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滑  
江瑤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分  
龔丞遂已矣目斷山千重煙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寒華衰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金華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偶爲山中游遠過雲關宿蒼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  
聞清梵音窈眇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裳冷淒  
其懷昔游百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薄暮移遺跡洞天秘巖  
阿春寂寥群仙勿子遲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

瞻石徑微咫尺不得取

寶峰

下山復上山躡躡行沮洳宿雲自長嶺旭日暎高樹山  
僧亦何爲獨向城闔去

潛岳

潘公古達人陳迹闕丘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巖花落神  
交千載上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憇共聽春泉響尋  
源竟莫窮卽事成幽賞



寶石

暮投招提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重  
重巖壑間蒼然正烟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嘗窺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  
談出邂逅高槩餘拂彷彿節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  
空中絮此會知難兩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萼多  
夕滋風竹留晚響岐路方悠悠云何稅塵鞅

龍山九日

鬢色滄海溼彌年窘將迎蜀茲九日至緬愛龍山名欣

然得勝踐况乃群彥并碧蘿引幽策涼泉度飛觥志適  
形可忘神舒體逾輕鄙劣竟何取醜顏結華纓登高謝  
能賦狗祿慙歸耕幸此農事休萬寶咸告成庶竭一餉  
樂持用夸昇平月出衆山靜天空夕雲鷲先民貴無荒  
簡書今有程悵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脊萬古挹瀟灑登  
臨茲維要朋從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  
與翠霧曩在履屐下窮秋向搖落霜菊故堪把賞心孰  
無同幽抱欣已寫邈矣千載期銘山僊來者



雍熙僧舍偶書

幽牕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間露中宵聽成雨起  
視天正碧萬里若垂宇茲予亦何爲兀兀守環堵

送楊學正還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  
帆渺沙渚翠嶂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  
春水生烟柳仍濯濯君胡又去此三徑獨盤礴空齋耿  
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故人書遠致江上作白駒幸無  
遐淮陽詎云薄招要忻良會綠酒春可酌采芹有遺篇  
風雲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棒檄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懼乘軒時  
春雨新已嘉木陰正繁農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  
物情適念此王事敦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  
老逢幸聆長者言持以薦芹曝無慙貢立園低徊白日  
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衍此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薄游厭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跡在巖麓秋  
杪霜葉丹石面寒泉淥仰窺條上猿攀蘿去相逐物情  
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却過猊峰迴遙望松林曲前山夜



來雨濕雲漲崖谷縹緲辨朱薨禪房帶脩竹故人丹丘  
彥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詠異書欣共讀蹉跎未聞道  
黽勉尚干祿夙有立壑期吾居幾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卑卑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未失山林尊相  
逢今歲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敦刊條  
落其葉將使見本根痛恨日月微毅然闕浮雲奈何夸  
毗子聚訟生紛紜瀛洲富才彥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  
合美價傾璵璠惟須用卿法力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  
寤主在一言上以裨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啄豈  
復思乘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平世  
何足云勗哉保令德契闊期無諉

陳孝子詩

南仲抗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傳考亭夫  
亦人之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盛王實生寧馨盛謂  
我已出無殊祝螟蛉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睠然舍  
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運日已往頭角稍崢嶸籲天乞殞  
滅願以益父齡父沒盛亦亡弔影傷孤筮或乃告之故  
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棒檄精  
廬擬橫經悲號棄其官肩輿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



餘故城鄰有鶴髮嫗叩之必始嘗言我與汝母少小俱  
娉婷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  
丁仲也聞益悲羸糧事晨征六年困逆旅冷雨啼青燈  
譬彼無母雛投林輒哀鳴未豐有施氏大屋深重局於  
焉得母處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  
負母還盜賊方搶攘倉黃與之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  
致辭覲縷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敢驕仲昔以至  
行上天降休禎靈鴈旣群集嘉瓜復冬榮區區彼蟲蠹  
豈遂無人情聖門語純孝厥有閔與曾未聞樹竒節謠  
誦傳轟轟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

出虫氓

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遙遙抵京國胡爲突不黔驅馬更遠適至  
尊有時巡樹羽殷阡陌宿衛必近臣顧問須耆德陋儒  
亦何知冗從同執戟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寥寥盛  
年意眷眷游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蕢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立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歛孤寒平  
生二三策匪微明主恩瑣瑣談得失無乃市井言憑高



一長望苦厭車馬喧微風過踈雨青山滿前軒陰晴倏  
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勿復論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  
人大無外善閉非捷鑰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柝居民  
動成市廬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  
要衝俗乃近淳朴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劔閣僕夫跽謂  
我無爲又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傍上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  
人亦何幸生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今見風塵清未黍  
被行路牛羊散郊垆儒臣忝載筆帝力猗難名

槍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月晚今辰乃中路居  
人誇具慶游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烟霧轟轟  
多峭峰濛濛饒雜樹崎嶇共攀援躑躅頻返顧陳情未  
成表登高詎能賦獨憐山下水遠向盧溝去

李老谷

緣崖一徑微入谷雙崦窄密林日易曛况乃雲雨積行  
人望烟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爲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



風俗殊祗驚關河隔嚴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鷄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灘  
長石齒齒樹細風泠泠時見巖壁間粲若丹砂明溫泉  
發其陽撫訶勒百靈前峰指金閣真境標殊庭白道人  
跡稀青嵯雲氣生信美無少留緬焉起深情

龍門

竦身望龍門緩轡行兀兀溪迴愁屢渡雨橫驚暴溢兩  
崖儼相向百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自非  
渥洼種不得矜捷疾飄飄蟣蝨臣凜凜龜鼉窟皇靈重  
覆冒利涉用終吉廻睨向所經千嶂隱朝日青林外盤  
紆黃流中蕩漉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戰栗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欣烟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鏤前  
瞻一石獨靈宮居上頭頗聞去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  
登屋山夜半齊呀咻幸茲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宴安不  
可懷變化誠難求翠華渺在望行矣毋淹留

擔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  
陀皆土山高下紛起伏連天暗豐草不復見林木行人



烟際來牛羊雨中牧颯然衣裳單咫尺異寒慄佇立方  
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宜疾驅更傍灤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邊土室容小憇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低  
徊爲之久懷古增歎欲長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  
蒼山根草木餘爽氣常憐司馬公予奪多深意奏對實  
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司述作遺則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桓州旭日生蒼涼舉頭見觚稜金碧何巍煌洪  
河貫其前青山環四傍暮投玉堂署鼇峰屹中央升階  
旅群彥官燭分餘光琴冊森在側談笑來清觴列坐無  
所爲陳詩詠黃唐帝鄉豈不樂父母遠莫將起視雲漢  
低垂星爛寒芒南飛有冥鴻邈哉天際翔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  
衣乘天風挂席隨烟霧且從蛟門發暝投翁洲住前瞻  
積水深島嶼青無數梅岑特孤絕遙見日出處寄身人  
境外矯首禪關路粲粲金砂石離離白花樹高期愜幽  
花歷覽增遐慕俯伏笞磴間庶與真靈遇二邊非可取  
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目送寒潮去



雪竇紀遊八首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峰迴川途曲烟霞蘭若高別墅在林麓

攬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峰稍已近恐懼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窺鏡池裏觸景遂成迷應接殊未已

幽尋指山榭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巖岫中宴坐奚爲者

亭亭妙高臺迥出千峰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

賞孰與同昔賢有餘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峰路難辨丹山雲仍積徒聞古仙人石上餘足跡

詰旦逾西岡草木益深秀梯苔下絕巘坐石看飛溜陰靈多窟宅欲往不敢又

興移初出山繫纜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疑鍾磬音遙遙白雲處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被褐徂冬春低徊不自衛保此席上珍小試



特豪末食祿同庶人幸與駿奔齒位卑號仍尊既殊仕  
伶官况及游聖門金石方在耳頌聲未崩淪聞風苟有  
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領胃子四術空遺文鏗鏘尚莫辨  
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墮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鷄石  
路更幽阻僕夫慘不怡徐驅待明發決滌窮烟霏貂裘  
者誰子恠我逢掖衣爲言霜露多遑遑獨安之我非不  
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州縣間折腰向小兒荏苒二十  
年白首初登畿同袍如燕鴻去住恒相違悠然慨平生

與世何參差瞑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青崖拱白月水  
木含餘輝秋色故蕭洒我行殊未遲相從况魁彥烟若  
珊瑚枝衰暮奚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鄭以道

鄭君不羈客湯仕常優游故人滿天上獨佐嶺南州嶺  
南風土異去天將萬里駟騎如流星衆手挽不止到官  
定多暇坐對梅花時溪石秀可硯泚筆成新詩詩成付  
迴鴈動是春冬隔用儒行召君努力崇明德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忝膺薦送被褐趨上京蒙恩賜清問彙進陪時英東



帶仕州縣暫爲閭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拂舊題名升沈  
久已判存歿復堪驚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并蕭條逆  
旅中書帙亂縱橫坐閱車馬喧澹焉若無營雖懷帝鄉  
樂不受世網嬰寵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緜抱戀  
猶軫故人情予方徇微祿未能返柴荆終然無補報白  
髮日夜生如何同遊處餞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  
寒蟬鳴相思阻良覲惻愴何由平

題社左司西巖詩卷後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鶴鷺間白駒起遐心遙  
遙望故山紫塞繚以深峰巒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園廬

在其下門巷常悄悄軒窓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林足  
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戀魏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  
退粉署鬱沈沈披襟坐高閣獨對西山岑爽氣幸可致  
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異方苟同得視  
古猶視今聊爲招隱篇往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圖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泚堂堂故相家高風在喬木仙  
翁上天去逸響今誰續優哉四千石接軫飛華轂夫君  
冰雪姿乃爾抱幽獨翩然來帝旁霞裾儼初服侍祠明  
廷上厭直齋廬宿睠言懷舊居結構依山麓軒窓對晴



嵐林抄出懸瀑散爲百道泉噴薄翻珠玉餘潤之所蒙  
杭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異  
書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  
眯人目披圖覲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履存  
遺躅愛山錫嘉名惠幸及樵牧于于後來者猶或被膏  
馥安得從君游青雲兩黃鵠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竒偶出自然觀  
物可知德發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  
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雉堞鬱岌列屋何蕭疎悠  
悠西南望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沸通衢合還  
多俊游並轡飛華裾顧盼有光彩行者爲踟躕俯慙筋  
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坐官舍還拂案上書緬彼川路  
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彥早通金閨籍弁服勞駿奔執事謹朝夕忽  
乘使者車意氣何輝赫將指固有嚴爲務本非劇經營  
禮文事詎日期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



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獨偃蹇不改太古色相逢幾遺  
老慷慨語疇昔芙蓉君子花足以娛使客我方守一官  
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長風吹遠塵浩  
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采真侶乃在四明山霞裾朝帝所瓊館留人間忽  
聞雙鳧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攀海月  
照塔祀天風飛佩環我何苦羈旅冰雪生朱顏

集淵明句題李中甫負外稼亭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軀束帶候鳴雞出則陪文輿代

耕本非墾暫與園田踈園田日夢想投冠旋舊墟興言  
在茲春新疇復應畬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  
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待秋稼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  
功栖遲固多娛此事真復樂此語真不虛餞送傾皇朝  
歸子念前途前途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  
事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主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  
霜九月中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荆扉深谷  
久應蕪此蔭獨不衰黽俛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



此懷未足爲高栖及時當勉勵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  
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高賦新詩坐止高蔭下  
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辭蓋能安死生而未忘情乎  
死生者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沒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  
生無根蒂去來何依依既來孰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  
返自然人間良可辭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悽日醉或  
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許

生存仁來會遂宿鹿田寺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  
峯而別追念數十年間並游之士往者已不可  
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碩能不憚其勤相從躡  
屩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第未知後游爲何日  
同游爲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同賦奉  
呈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復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  
與方外士相從巖壑間小憇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  
有遺躅縹緲青雲端高居匪結構異狀如雕鏤志怪固  
無取懷賢邈難攀停策訪舊游欲去仍盤桓迅颺發中



夜衆木號驚湍涼秋變袷暑山深氣先寒泉石無改色  
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兩生亦可人環  
佩來珊珊携手恣幽步流目窮遐觀時於林缺處遙見  
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悠睇層巔凝陰闕朝采玄澤醜  
神淵嘉穉日已豐藹焉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  
闌後期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湖上即事

垂雲晝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凝  
陰勢方盛塵境喧暫息坐久聞擊音忽然破寥闕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晏天高霧仍披漾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陲重  
棘幸已撤累觴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  
非可常簡書各有期念之動予懷勗哉慎其儀

題清華亭

名區匯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峰淨如沐生  
香餘晚華繁陰藹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  
幽興多接物道機熟誰能與之遊食芳飲山淥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  
人有真聽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覓聲處所起視



南山高明月在庭戶應念朝市人聞雞走風雨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雕籠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  
爲逐吾輩飲啄勞俛仰得無坐書癡遂爾生技癢欲於  
一毫端而現諸萬象重雲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  
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揖我去風蒲映飛漿有形天地  
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焉亦非往臨岐將何贈  
詩境方渺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至正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  
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五首

夙予抱微尚漫仕遂浮沉決去不復疑甘以投華簪春  
天動使星空谷發覺音倉忙遣就道載筆歸詞材弱質  
幸未朽茂恩一何深義當不俟駕事乃違初心揖與親  
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不能御朗詠巖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扼其衝石芒殊峭拔沂  
河枕忽摧度洪纜遽絕前途總安流風勁桅復折蕪甸  
涉險艱脫命爭豪髮行行薄畿甸值此正陽月皇輿方  
北狩前旌曉已發疾驅望清塵我馬不及秣出關歷峻  
阪下視原野闊礧谿多縈迴岡嶺互盈缺舊遊如夢寐  
古道無改轍經時春草變久旱夏雲執遠行誠苦辛儻



免蒙霜雪

信宿憇虛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砌無纖埃良  
會秩初筵芳醪湛鎮壘內官出黃封飛鞚天際來承平  
多故事鄙劣慚非才抃躍向宸廷慶雲鬱崔嵬乞身懼  
再瀆戀闕空徘徊

日出旦氣清齋杖趨行宮周陟夾馳道大帳垂穹窿鳴  
鞘下霄漢別殿臨薰風攝衣升玉除穆穆瞻眸容謁拜  
未及已迴光赫重瞳詔使待經幄通藉丹禁中斯榮非  
所希千載庶一逢休惕又復前旅進陪群公願因奉清  
燕忱慄輸微忠衰遲力不逮勞心但忡忡

圓象無停運日馭轉西陸原野多歸人翩翩共馳逐念  
昔居閑曹未老先納祿蒙恩列外監放浪湖一曲薄田  
皆舊畝敝廬非新卜白首盡見招英遊並華轂寒松雖  
復凋幽蘭豈再馥宣尼譏患失伯陽貴止足時暮復何  
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簡齊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爲韻  
賦山中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  
顧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  
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  
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寰屋老四山驚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整曉  
聞楓林鼓雨過鄰墻杏條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求  
昔年慟笑地古劔生銅花淒其懷故交中情亂如麻全  
彼盛壯時緩轡揚輕颺吁嗟長星墜無復出漢巴  
淮陰權竒士髀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頽顏尚紅潮朋  
游三數公於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卓哉全歸子離塵返真極却觀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  
言在吾耳風規良可則欲叩封禪書探囊竟無得  
憶別青岳翁歸進江上鴈書札未相忘歲月遽如許山  
長春樹深地闊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雨非舊雨

千華幾千仞峻絕臨紫清天壇瑤草合石穴陰風生踰  
跡杖履未眷眷丘壑情幸有一夔足雅歌續遺聲  
前脩遂不作良友孰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  
操五色筆隨人畫虛空悠悠感存歿惆悵百年中

五言律詩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  
興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雨二首

兀坐九十日雨聲殊未收花時翻益睡茅屋不禁愁生



事吾何望春寒晚故留江波青蒲眼萬里付雙鷗  
泥潦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自長桃李夢曾看未  
覺龍公倦誰憐燕子寒青燈耿蕭瑟千載入憂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蟲應蚤蟄老鴈故南征生  
理真何計沈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  
火期方遠關山歲欲闌倚門應望汝莫慢駐征鞍

寄友人

憐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里悲秋草涼風滿褐衣滄  
洲斜日晚白社幾人歸寂寞分選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歎息古人無野  
鵲疑秋樹新駒怯暝途蒼茫念同志微薄忝爲儒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曛亂蟬悲暮葉老鴈赴長雲落  
柘嵇中散棲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竟何云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露微天清江不息野迥樹相依回  
首狂歌數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孺生才見忌賈傅直爲災世



肯憐樗櫟吾曾悔草萊小詩聊戲耳何乃併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閑惜壯心休弱  
蔓繁欹石空槎卧狀流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柴荆

赤日薄烏帽柴荆無定棲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薄  
業慚漁般深衣逐馬蹄蕭條江海興芳草故萋萋

憑軒

信有儒冠誤憑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闊羽毛低宅  
日開炎瘴連城送鼓鼙荷戈吾媿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晝眠故應爲計拙可復要人憐燈  
火羗村路桑麻杜曲田悠悠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群彥脩才復壯齡汲瀾開白晝羽翼動青冥弱  
質悲殊調明時敢獨醒未妨茅屋底寂寞抱遺經  
望遠空山裏天寒夕夢孤林昏行魍魎江晚變靡蕪風  
雨憐同病塵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迴首未能無  
踈放誰容我交遊重得君論文輕咳唾問俗到耕耘一  
咲能青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閭巷還往謾紛紛  
何事虛齋裏猶分首宿盞高林容偃蹇衆翼避扶搏黑



夜文星動青天劒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悔儒冠  
自是麒麟種卑棲又幾年故廬南雪下短褐北風前歲  
暮山林瘦天高雨露偏肯同兒女輩俛仰事春妍  
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雪  
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定知嵇叔夜高興葑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才照士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深遺  
墨收秦刻新吟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悼雙林栗上人

飛錫遍諸方棲身復故鄉年隨雙樹老人與一琴亡暗  
草迷春塔疑烟鎖夜堂瀟瀟今日雨誰炷影前香

社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鶻雲散重來與燕期春  
深今雨夕花老去年枝莫待空山裏青燈有所思

聞子踐卧疾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解頰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積  
雨連三月懷人劇萬山同遊况零落浩蕩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十首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材高物偶得音苦竟誰聞天  
海空遺操永霜見裂紋中厨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壽簡

六籍灰寒又名山餘舊截漆痕微有字芸草寂無香後  
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臣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線紋虛綠潤雨氣失玄陰  
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携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  
蛟蝶飛疑去波濤圻漸無良工今豈有爲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啓蛟龍匣提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  
歲月銅花澁雲烟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塵網暗珠匣土花浮  
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檠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  
雨宿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襲爾亦已久霜風兩袖穿甘從穉子笑未受故人憐  
雅



製餘前古深期在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卧何年廢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  
燒龜趺失荒苔鳥跡疑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卧鐘

龍虜久摧折沈埋奈爾何咿民誰聒野衲自摩挲雅  
奏多年歌銘文幾字訛斜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過謝臯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闕音滄  
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即事

回首人頻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苧歲月入青銅雨  
急蒼范外春生浩蕩中長憐故園樹一一受東風

八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晚望餘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  
地悲遊子冰霜感歲華紅塵吹短褐歸興及清笳

溪南即事

莽莽長川去行行薄暮時山光連睥睨寒色入旌旗夕  
鳥歸飛急風帆逆上遲世情關物理俛仰寄長思

明月樓



遺堞何年有飛甍壓上頭鼓鞀分大幙香火望靈湫曲  
岸舟如失遙沙樹欲浮登臨且吾土未敢恨淹留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帽易斜稻畦低沒鶴草逕曲行蛇經  
世知無策謀生會有涯殷勤理黃菊留眼待秋花

懷楊仲弘

離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祇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王  
啞春風濕煙霄碧樹新謬慚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八詠樓遇方子踐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笑同綠莎垂古井碧瓦映疎桐世

故違高枕吾生劇轉蓬相逢感曠昔出處愧匆匆

枕州寄子踐

樽酒何人共春光著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笑飛鴻俗  
眼能無白風花故自紅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次韻答子踐

不謂飛霞佩珊珊然寂寞濱相看今雨夕漸近長年人往  
事驚如夢何峯擬卜隣平生千里駕還往得辭頻

劉聲之爐亭夜話

儒冠寧誤我壯志自多違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清  
言今夕共大隱昔人稀預恐蒼山麓無從候少微



雨三首

湖闊雲如積，天空雨正豪。  
風颭兼晝夜，井邑帶波濤。  
茅屋垂垂破，漁舟故故高。  
何妨張仲蔚，環堵自蓬蒿。  
擇子吾憐汝，泥行去不難。  
憑闌真自笑，高枕敢求安。  
天地三辰遠，江湖五月寒。  
好將遮日手，却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怒未休。  
千畦沈翠羽，百水散黃流。  
小市猶長閉，孤城併欲浮。  
誰誇補天漏，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漫書

不擬芙蓉珮，終然桂寂寥。  
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遙。  
巢燕驚華屋，講亦亦膏蒼叢。  
桂樹愁絕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  
薄遊成汗漫，高步覺鈴蟬。  
峽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  
平生一盃酒，及此慰飄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  
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  
隱青山夜寥寥，太古心空携水仙。  
曲更向海中岑。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  
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  
莫掛還鄉劍，真隨厭世弓。  
向來曾慟哭，不是爲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  
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  
浩



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  
社荒春汐鄉山隕夜星夕陽隣舍笛悽切可堪聽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垂垂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出處可忘言風  
急江光亂春濃野色昏舊游嗟契闊覽物思空存  
五畝清江曲爲農計未踈那無經世策宜付絕交書野  
笛吹頻歇漁舟去若虛卜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高興真誰共佳辰祇屢經天清風細細花遠樹冥冥勝  
事今非昔狂歌醉欲醜終南飛鳥外一髮向來青

次韻答友人

十載論交地才皆第一豪江湖嗟契闊風雨夢蕭騷超  
走知無力標題敢自高期君養翎羽一擊可徒勞

九日登石頭城

背郭囂塵遠高秋川岳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遙  
望龍盤舊長憐蟻穴爭紆園隨處闢粉堞向來傾發草  
窺簷井看碑驗故塋門開蒼耳路亭愛翠微名遠樹淮  
南出滄江鳥外明人煙川浩渺風物歲崢嶸吹帽仍佳  
節傳觴但老兵愚生雜蛙黽浪走媿璜珩去去帆檣盡  
蕭蕭蘆葦鳴登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政復哀王粲何



堪厭襦衡敝廬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有美維仙李孤標見碧梧高門留雨露短褐混泥途姿  
悍寧爲小機深或類愚洗心須具業游藝及樗蒲政爾  
難箴穎愔然獨抱竿從容觀近效僴俛事群趨稍廢琴  
心曲能操牘背書誰將窮罔象莫使避珊瑚它日逢何  
暮清談動至晡醉醒勞問我喜怒得令渠契闊江湖迥  
漂零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仰亨衢秋社枌榆外南  
包橘袖初飛騰如借順能勿笑蟾蜍

次韻答陳君采蕪簡一二同志六首

憶昔雙溪上相逢暮雨時交游傾意氣談笑挹丰儀草  
草中年別寥寥大雅詩受材知有分豐嗇竟誰司  
不謂飄零日求賢網四張胡然卑小技乃爾闕孤芳寶  
唾非無色江鴻詎有行散材何所似徒愧飾青黃  
十載西州客論交著處新時時談述作一一望光塵澹  
月銀河曉暄風玉樹春幸令窺髣髴微薄尚何伸  
默守知存道清言不廢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此  
士須前席何人屬後車唯應畊釣者縹緲識霞裾  
尚想南歸始簪花出禁闈塵沙迷故步桃李借餘輝有  
日酬天造終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履倘相依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詩筒來絕響茗椀出新烹磊  
落筆傳意蕭條異代名無爲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洋山夜發

蕭蕭洋山暮倉忙拜水神吹噓端有力漂泊竟無津黑  
夜魚龍界皇天蟣蝨臣生還如偶遂敢憚歷微辛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觴坐  
挹才華盛衰慙髣髴髮蒼新詩穿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摻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揚

子多奇字王祥忝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送陳養直歸四明

迢迢浙河水同渡不同歸執袂方成別驚帆已若飛野  
橋行處酒風雪去時衣瞻望嗟何及天長鴻鴈微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渺存亡尚喜衣冠舊能傳翰墨香春  
秋嚴助對富貴買臣鄉莫厭官曹劇諸生在鴈行

讀陳制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鄜城詩老  
去山河在仙成日月遲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隆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伐閱仍世覲儀刑  
漂轉逾三峽森扶筮五丁芝蘭紛滿砌橘袖欵充庭  
它目看空櫪羣公羨發硯鼎湖驚掃迹華表訝摧翎  
風物嗟王粲心期託管寧乘桴良已後抱瑟匪求聽  
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迨迨瞻北極袞袞化南溟  
薦剡多新墨恩袍祇舊青故應氈座冷不愧草堂靈  
食檠餘深味縣車及暮齡一朝傷永訣千古闕遺經  
謬忝鴻私久徒增雪涕零無辭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花  
何方堪報國將老更浮家可得同携手山顛復水涯

逸句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背朔風行歌萬里別聲教百蠻通  
列郡創殘後諸生色笑中誰當偕計吏封殖待新功

題天童疊秀軒

名山標巨剎樓閣在青冥別路通禪窟當軒列翠屏  
暝禽多雪色偃樹盡龍形負土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登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  
之草堂已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出靈源詣鹿田



遊三洞遠過山橋至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之  
壤復迴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經兩紀獨去宿孤峯古  
木蒼波歿禪房側徑通夕陰千章黑人靜一燈紅幸及  
軒車會寧辭杖履從相看如夢寐健走愧兒童春盡山  
仍好林深澗忽窮天低時墮雨寺遠但聞鍾弟古田無  
鹿探竒洞有龍幽尋穿窅窳高步踏玲瓏靈草多成藥  
踈篁不作叢嵐光凝曉曖野色在空濛下瞰疑無底言  
旋復向東巖阿棲斷礎烟外落飛淙細洛緣磴危槁  
跨石洪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利鏈名岳穹垣護

畝宮倚闌斜日下入室老僧逢零落螭頭黑荒涼馬鬣  
封不才待薄祿終古望遺風弛檐雲關裏傳觴雪峽中  
追隨尋道侶迷作付文碓急景真流電浮生尚轉蓬後  
期觀歲晏來往意憧憧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才名萃一家嗟君本朝七出宰向天涯度  
嶺三冬雪行春一縣花應憐未歸客鞍馬尚風沙

送趙仲理御史

籍甚聲華舊頻年沐盛恩校書天祿閣執法太微垣攬  
轡炎埃豁揮豪玉露繁庸踈徒自笑投贈欲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趨龍禁驚聞正豸冠  
汗顏居館下塙首望臺端  
去路黃河直飛霜白日寒  
仙舟如可記歸理釣魚竿

送馬伯忱教授

卓犖青雲彥飛騰及妙年  
書成天祿閣座有廣文氈  
九陌車塵外千軍筆陣前  
白頭漸倚席臨別思茫然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冥郎官動列星  
揚旌開瘴癘持斧用雷霆  
遠俗難馴化儒臣解引經  
無如多註誤能勿望平亭

送宋顯夫憲僉分題得邵伯棣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孺  
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  
藕花方爛熳使節莫留連  
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送宋翼卿照磨

莽莽關河路西征獨據鞍  
借材運幕底養望栢臺端  
指日傳溫詔朝天正法冠  
廣平心鐵石寧禪朔風寒

送潮陽蘇縣尹

夜水藏蛟鱓秋天卷瘴雲  
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  
巧宦誠為樂修才况不羣  
尚煩驅筆陣時復張吾軍

同劉遂初脩撰周伯溫編脩任大瞻經歷王繼志  
架閣西山行香次韵



仙馭賓天久衣冠此出游祇園金地古汾木白雲秋謁  
拜陪諸彦躋攀展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  
藏青靄平蕪映綠疇層臺臨大液環海像瀛州粵自遺  
弓劍無從望甃旒明庭虛次舍綵纜藉維舟陞戟盈千  
列靈輿副九旂祠官偵伺謹中使往來稠備禮兼今昔  
求神遍顯幽琅函開具葉玉瓚薦黃流彤鬻人天合輝  
光日月侔遙看陳羽衛疑是問龍樓花雨繽紛落香烟  
泱泱浮重關羅虜兕簇仗擁螭蚪去去簫聲遠微微扇  
影收清都成夢境塵劫等浮漚歸逕綠湖尾賤陽掛樹  
頭舉盃相慰藉分席暫淹留物色迺行轡風寒韻故裘

迴瞻天路永坐感歲時周戀闕慙衰朽非材墮謬悠詞  
休富鴻藻珍贈苦爲酬

題道士熊君壽母詩卷

跨鶴出山中春衣密密縫度關占紫氣賜酒折黃封介  
壽慈顏喜承家積慶重蘇耽却來否石上有仙蹤

題石門淨勝寺

十頃蒼陂上山迴地勢偏屋樓黃面老碑掛赤烏年葉  
葉風荷顛層層雪瀑懸青燈夜寥聞獨照一僧禪

杓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山雲作路累石海爲田蜃



炭村村白椶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美何處有神仙  
縹緲蛟龍宅風雷隔杳冥人家多面水島嶼若浮萍  
海鹽煙黑淘沙鐵氣腥停驂方問俗漁唱起前汀

試院同諸公爲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日秋闈獻藝初端居煩坐鎮妙東備賢書憶  
昔興文運惟天啓聖謨教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儒術  
俄中否詞場遂久虛綸言何噩噩髦士共于于吐握承  
謙德飛揚感壯圖至公留藻鑑成物待洪爐肅穆華星  
聚涵容化日舒誰歟隨計吏行矣聽傳臚橘袖天庭貢  
參苓相府儲鋪張須鉅筆衰朽媿荒疎

試院同諸公爲監試官作

文治回亨運群言協睿謀設科存墜典傳詔及遐陬風  
動黃簾曉霜飛白簡秋迂臨宣上化精察副旁求懷牒  
魚鱗集擢辭繭紉抽按行承獎飭鼓舞望甄收水鑑垂  
清照淵珠免暗投允庭先品物入殼總英游奏自簡臺  
上名依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南州使節光華盛  
公堂禮數優無能裨末論傾詠獨綢繆

游法華山回宿樓氏書房遙望嵩頭陀智者國師  
道場上清五雲龍壽諸山而未及至其處贈同游  
傳生國章



故廬湖山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峯掩霽間倦  
游煩汲引闊步強躋攀老怯高寒境非綠興盡還  
小憇虛齋夕何人笑語同青雲一才子白髮兩衰翁節  
物逢春好名區有路通未能窮勝踐健走媿兒童

過永康桃巖

立石平如削飛雲近可梯莫窮千古勝但惜衆山低靈  
草經春長珍禽隔樹啼人言舊朝士感事有留題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叢有時白礪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

涼風動千里孤坐思滄洲白露洗明月青天北夜秋

題趙公畫蘭竹

倚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夫夫彼棘心胡爲久吾側

題馬虛中畫

人在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欸乃聲但見山水綠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門人宋 濂 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兒  
掩袖嬌啼瘦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戟腸斷汝翁呼不起  
金魚象笏供樗蒲紈袴終然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  
嗟汝少年柰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鸞啼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金僊憶君淚如水  
昌陽落花青蘂菜曾城珠闕揚素氛開明信信環九門  
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吸海簾生塵若有人兮悵脩阻  
紫玉參差老凰語笑揮如意教雲舞雲間鶴雛生兩羽  
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琪柯

梓山行贈桑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簷前桐君家本以桑爲氏  
胡不種桑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桑君學醫兼采詩  
朝來索我歌梓山使我閣筆頻指頤問君梓樹家何處  
青山難尋夢中路但見清風兩袖寬詩筒戢戢多於樹

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看藥籠懸珠絲種桑種梓俱有術  
也應無術醫君癡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  
迷花失石憺忘歸忘歸幾載無消息蟠桃積核高數尺  
何日青牛駕爾還肯念金華牧羊客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葉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  
宛宛一線隨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弱蘿纖葛手所捫  
須臾橫側變峯領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瀏瀏竹竿直



石樹駢立疑同根，剝金敗碧逢廢刹。猶以第一名其軒，  
天明獨去弔遺迹。玉女委蛻空丘墟，樓居西起望明滅。  
石扉呀若山之樊，罅幽穴險徑沮洳。膝行匍匐不得奔，  
割剝崖广架寥泬。雙龍遶雷蟠，蜿蜿紛綸怪狀滿巖腹。  
熊虎踞伏鸞鳳蹇，其餘瑣細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  
前趨林麓却下縋。俯矚九地窮涯垠，青枝翠羽不復辯。  
但聽風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隨華燈繁，  
聳身上出指絕頂。碧桐高下彌山園，遙穿蓬艾躡雲雨。  
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  
怪藤如鉤草如劔。舉首仰歎愁攀援，山翁頽之笑引臂。

前牽後接猴與猿，馳坑跨谷歎側過。背汗喘息逾包燔，  
陰沈古洞悶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却行左轉復深入。  
愈覺慄慄搖心魂，珠纓縹緲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  
拂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  
彷彿肩背餘苔痕，蛇蟠磬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開墉垣，  
夜歸草堂殿突兀。兀坐着雲月吐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  
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諼，

送俞觀光

寒窓讀書吻政悲，坐聞剝琢走啓扉。衝風跼凍至者誰，  
俞子訪我繇剡溪。相逢把辭語移時，婦女驚咲群兒疑。



俗物病我不可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  
忽然掉頭去莫羈鼻端氣息干虹蜺詎能折腰向小兒  
文章枝癢聊爾嬉策勳聖處今毋遲繫我愛子莫助之  
臨岐躑躅徒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繽紛  
况乃淵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  
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腹驚群后風流斑斑仲與季  
茅茨采椽絕丹黝獨追古昔寓陽秋稍挾疵瑕到瓊玖  
却蟠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  
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巨筆待援須好手  
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兩如線  
輿論微辭煩擊剖追慕政復慙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  
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為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  
手鍾螭梃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墮影霜露白  
遠遊賦成一朝去翠蓋雲棋暮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  
鄧君白鹿無消息袖中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  
金華之山青矗天山人看山忘歲年黃精芝草幸可食



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眠無為長歌怨如哭  
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

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酌胡侯墳兩漿趁鷗背城闈  
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為吳語如季真湖窮岸出水陸分  
舍舟登途指嶙峋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喝道驚春雲  
老翁繭足仍後塵解衣徑眠草為茵前趨一里趨廟門  
杖藜不得辭微辛嚴祠高居絕四隣傍為一丘標石麟  
井階鞠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稽首稱諸孫

歸途探幽挾荒榛下睨塵上多蟲蠹放舟催發無逡巡  
勝賞莫許窮涯垠開蓬列坐羅羶葷託名鄉飲無主賓  
誰歟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為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  
口吐秀句天葩芬鴈行拱立何紛紛爭言我公詩絕倫  
龐眉被褐兩山民閉目宴坐方申申艤舟黑亭鷗噪昏  
晴揚吹花灑衣巾裁詩紀實聊云云慎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  
青日尊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  
生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



笑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君一杯  
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  
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燕昭之事不足  
云陛下聖德如華勛願公功成名遂身早退魯連小兒  
能笑人

茗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黑風翻江白雨傾檣歌拖側斷人行此時惟我與章子  
孤舟蕩漾煙波裏蒼蒼楊柳黃浩歌擊舫興彌長翩然  
一葉恣掀舞青山白塔頻低昂朝過城南暮城北舟人  
問我將誰適章子棹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幾尺忽看

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  
翠石何蕭森迴舟少林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煙霧魚驚  
龍躍吾不知披蓑却入菰蒲去岸傍群兒拍手呼笑言  
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為君  
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煙雨圖

由茗溪出大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爲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  
腐鼠何得疑鷓鴣誰初令我墮世網久抱礫砢行崎嶇  
今晨笑與親友別煙波泱泱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爲一  
回睨人境茫如無向來蟻聚安足戀而取窘束同囚拘



暮投高館燈閃閃坐談姬孔歌黃虞是間幸可容一息  
孰與臣朔肩侏儒汗顏俛首飽腥腐咄予所樂非我娛  
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久自斷  
豈憂一勺忘江湖春風二月花蔽野珊瑚玉樹唯空株  
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方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走誇三白寧知有客卧欲僵  
凍骨稜層撐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言樽  
野風蕭蕭日色死看人射虎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  
金石餘音慙慰藉平生萬卷定安施一甌送我當渠借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  
安用佩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須  
昆蟲閉關水返壑孰使驪龍道領珠願言保此勿輕出  
幸免兒輩相睚盱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爲誰出  
深崖古像松聲哀鴻飛天上爪在雪過者莫睨君能來  
想當月斧乍揮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藏瀛海歸一粟  
願盼瞬息生風雷森然幻有啓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



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煙霧何時迴君其置此勿復念  
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夔夔陛下聖方士未易誇蓬  
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爲湘竹詩予辭以  
未見竹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  
事有如此者欣然爲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尺  
中有瀟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脉從誰縮  
晴窓脩脩散烟霧眼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  
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愁絕新句未成慙迫促

黃岡之產大中祿政用材美剗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  
歲莫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  
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  
涼風颯颯吹汝急櫓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  
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游歷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  
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出玄都觀裏舊桃花  
見我重来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徒闌干日將暮  
前潮方斷後潮續層波復浪無重數魚龍出沒相後先



疾雷鶴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真茫但烟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  
能勿徘徊起哀暮近聞旱魃肆為虐殺吾手植千株樹  
且須為我語此隣莫遣牛羊上丘墓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  
石床卧聽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  
鬱紆遲暮祇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

但見層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  
騎麟翳鳳者為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  
流水桃花尚春色為言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  
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為握手賦歸來  
求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滿六尺軀年丁七十氣尚麤  
撥棄舟楫遠江湖塵埃掠面水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  
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



王好竿寒風蕭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誅唐虞詩成篝燈  
手自書字如凍蠅密復踈食可無肉出無驢爲我跣履  
來于于曰予其歸無所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  
檄株拘嗒然忘言據槁梧童子穰穰環座隅笑我腹笥  
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何如翰林主人  
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  
宜有餘長歌鼓缶聲嗚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番易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君里長身俟俟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  
夏螢冬雪頻繼晷先生愛君不厭黻君謂先生我知已

遭時戰伐多瘡痍賊衆乘之作姦軌郡檄先生俾一洗  
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克渠本我家奴爾  
我將答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背奴挾兵來速如鬼  
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稚周君聞之失箸七  
曰古復讐蓋有禮師長之讐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士  
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笈折與弧矢  
或云彼衆我無幾盍募援兵爲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  
賈勇直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  
亟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劇賊壘  
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洎妻子



刊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豐豐凱旋公庭旗旂旄  
散遣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曰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  
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  
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讎耻  
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荆杞不義富貴寧飲水  
公母多談且休矣閉門高卧肉生脾白駒空谷餘四紀  
歿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嚙來與胄子齒  
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茲歌詩侑哀誄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鳥飛曲

臺中樹枝上鳥無數當年元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却飛  
去趙北際燕南垂道傍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憇鳥所依  
公母亟行鳥勿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  
公歸但聽鳥消息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  
雪柏霜松翳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  
叩門遺我尺素書儷玉駢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臞儒  
餘力惟知事畊鑿窮年甘與鹿豕遊敢希鴻鵠翔寥廓  
祗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秋月幸分輝  
持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薄



清時雜選富才彥  
笞鳳鞭鸞趨館閣  
揮毫成風墨成雨  
瑞錦披張分製作  
一言引重力千鈞  
青雲驥尾端堪託  
顧我方為句讀師  
掇拾殘編味糟粕  
坐隅童子日叟叟  
平生雅意渾銷鑠  
奚暇清吟發天巧  
剪紅刻紫供朝譁  
君歸卉木尚餘春  
況值新篁初解籜  
傳家有書故可讀  
有石可眠泉可酌  
大勝山人來索價  
低頭欲就微官縛  
我雖齷齪坐無氈  
有客如此良不惡  
戲拈筆管和竈煤  
爲君聊賦山中樂

風樹唵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  
牛羊在丘隴  
風吹白楊樹  
葉葉各自動  
如

何當此時孤子萬里歸  
有琴未成聲遽欲絃  
吾詩吾懶言  
詩子姑去抱琴聽  
子風中樹

題錢舜舉畫

鳴雀鷹鷂皆羽族  
強之食乃弱之肉  
兩雀亦分弱與強  
一遭搏噬一高翔  
畫師描貌勞意匠  
詩人見畫齊惆悵  
人間萬事無不然  
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  
上有立石如立玉  
尚書履聲忽已遠  
隱者新居在盤谷  
花開鳥鳴春晝永  
白雲重重養喬木  
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  
能藏且能讀  
露鈔雪纂久愈富



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翕霍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  
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吳儂飲山淥我欲從之不可到  
細字長書俄滿幅毫分縷析極根抵大義森然見條目  
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閱遺音  
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甕兩醯雞  
鵬鷄逍遙俱可爾夫君平生瀟洒意俯睨軒裳猶樊屣  
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  
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盃裏  
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冥漠雲海長  
目送歸鴻眇千里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爲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  
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祇有水竹無亭臺  
碑材久已沒荆棘屐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  
今我不樂胡爲哉太官馬漣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醅  
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  
不知何處爲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甕何喧豨  
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真學士



鋒車流水行相催  
瑤池曲宴多雨露  
歸歟酌彼黃金壘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

笑語匆匆似夢中  
衣裳俄復判西風  
殘蟬落日那堪別  
瘦馬長途喜未窮  
歲事已空南畝稼  
歸期應老故山桐  
興來尚有平生棹  
載酒何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丘不可期  
峴峴峯依舊綠參差  
空懷下榻延徐孺  
無復乘舟訪戴逵  
日暮更聞隣舍笛  
歲寒賴有角弓詩  
舊遊寂寞成今古  
冷石秋花處處悲

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  
行逢遺老色淒涼  
爲言故國遊麋鹿  
漫指空山號鳳凰  
春盡綠莎迷禡道  
雨多蒼薺上宮墻  
遙知汴水東流畔  
更有平蕪與夕陽

開元宮

誰使藏舟一夕移  
紅樓翠幕未全非  
曾聞帝子乘鸞去  
疑有仙人化鶴歸  
煙逕月明瑤草歇  
石壇露冷碧桃稀  
赤闌橋畔多時立  
閑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漠漠晴簷散薄雲  
獨搔短髮立清晨  
春風入樹無行迹



曉月窺簾欲近人旋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霧濕衣巾  
何人正踏長安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彫後爾千年開捷鑰  
森然作者見風標琪花夕日輝相並金匱名山路未遙  
賸欲傾心數還往高期無使竟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彫零半九原後來英發見蒼然高標能復居人下  
緩步猶須出我前天馬爲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  
論心待取同傾蓋可使空回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漫入山公啓  
懷袖元無賈誼書已分畊芸供賦歛胡令汲引到樵漁  
臨岐躑躅頻回首風雨蕭蕭鴈正踈

獨立

數盡飛花一愴然壯心迨逝夕雲邊十年人事空流水  
二月風光已杜鵑過眼青春寧復得汚人黃土絕堪憐  
故園尚有平生約可使蒼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齊愔愔門卷客來稀受風燕子輕相逐



著雨楊花濕更飛綠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  
浮生莽莽吾何計獨立看雲竟落暉

予與劉君師魯爲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  
識也茲過武林偶遂良覲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  
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  
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樽照眼不解醉  
黃花滿頭應笑人擣邊老僧幽期失巖南故人新句頻

秋天此日併回首鴈寄書愁未因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苔枝自送黃昏影  
寶篆頻銷白晝灰世態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  
擁爐坐聽蕭蕭雪載酒携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鴈長雲天渺渺  
晚花寒蝶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未晞  
鵬鷄逍遙端可耳玉堂何必媿柴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



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  
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寄  
莫雲疑碧坐愁神

寄朱十八丈判官

金榜淒涼已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  
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來尚有田  
懷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寧問北枝偏  
清泉白石多深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朱仲山

異縣關心朔鴈飛酒燈棋雨計頻違  
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疑李白非  
黃葉閉門方寂寂碧雲回首故依依  
相逢賴有梅花約試踏東風走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鄉暮川葭菼空蒼蒼  
漳濱卧病它年憶渭北題詩春日長  
蕪菁作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苦顛狂  
聞道茯苓已堪斲遲子青鞋經澗岡

夏日漫書

枕上初殘柏子香鳥聲簾外已斜陽  
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風晚自涼  
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落蒼茫  
求羊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床

逢葉伯幾

水煙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  
瑤曲天風春夢遠



墨池秋草故遊荒，碧峰又是新迴鴈。白石依然舊化羊，一笑相逢却成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暝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潯。寒沙細水通幽徑，脩竹高楠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語，悠悠醒醉百年心。石霜煙月寒無寐，坐聽疎鐘出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煙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笑談未害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大華黃河入回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答友人

芝掌峯前一盃酒，別離歲晚迤相望。野梅如雪遙入眼，曉鴈連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幾時抱被却同宿，愧爾詩筒遠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漫有金臺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僻地，一聲白雪斷絃初。芙蓉峯下聞吹笛，淚滴春天草木踈。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笑俄聞變古今。千日却醒徒有望，



九原莫作遂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鋪此夜誰彈子敬琴  
水樂亭西煙草碧舊遊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  
不知秦樹幾啼鶻牧童解指看碑路野衲分畊祭墓田  
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柏正蒼煙

雜興 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  
風雨漫山連杜鵑憶別老僧如昨日待分幽事及他年  
春江正綠不能去勝踐蕭條祗可憐

藥回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去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  
竹根穉筍欲過眉久拋書卷都如夢閑看香煙偶似癡  
寄語平生張仲蔚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去滌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視昔  
十年懷抱我憐渠故應曾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踈  
風雨瀟瀟守環堵祗今可望故人車

山中夜歸

漫山松葉行逕迷獨穿犖确幽步遲驚風低草山虎過  
寒月掛樹天星垂泉鳴荒冢夜牢落露洗青林光陸離  
茅簷抱膝者誰子歌闋飯牛聲正悲



旅夜

歷歷飛螢度眼明，獨搢高枕數殘更。薄遊已倦新彈鋏，  
舊業猶餘未棄檠。一雨送晴初月色，百蟲專夜故秋聲。  
情知三十非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奔走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  
祇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  
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

紅藍新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  
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煙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懶曳裾，可能爲我強躊躇。一帆秋色紅塵外，  
千里江關白鴈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潮斷定無書。  
黃金未盡朱顏在，莫種桃花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夜壑舟無定，  
竟使春天草不芳。賣藥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  
誰憐後死仍漂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着春霄擁勝流  
漂零回首媿沙鷗  
黃塵烏帽知誰爲  
白飯青芻復此留  
未必嵇康能作吏  
何妨李廣不封侯  
敬亭雲鳥知無恙  
款段惟須逐俊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逐飛雲別礪岡  
解纓聊爾濯滄浪  
襟懷久已無山水  
容鬢誰令有雪霜  
未必丹砂真却老  
可須白首更爲郎  
前脩未遠斯文在  
努力無愁岐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  
好將夢寐弔遺民  
也知往事如流水

祇想重來是後身  
棹響官河風色暮  
雲離野服鬢毛新  
舊遊偶失扶桑路  
煩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嶙峋  
千載風流可復聞  
鼎有丹砂輕縣令  
囊無蕙草詫將軍  
苧袍歲月孤青簡  
石室文章閔白雲  
淚盡侯芭悲獨立  
短衣高鳥祇紛紛

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  
尚煩青簡慰蹉跎  
山中舊別期猶在  
歲晚相逢感易多  
華表神仙成寂寞  
靈光風雨見嵯峨  
百年瓊重斯文寄  
趺足脩程可柰何



韶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  
夜床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裹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  
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羨侏儒飽一囊舊遊搔首獨淒涼連天斷鴈初沈日  
匝地寒花欲有霜聞道爲郎須白髮未殊高枕待黃梁  
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傳朋靜江教授二首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條異代得吾賢宦遊忽過三湘去

家學應令四海傳北望犬牙連上國夜占鷓尾直中天  
炎風朔雪皆王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蓮峰下駐飛驂風土遙知久自諳會有新書裨禹貢  
坐聞舊俗化周南深篁盡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  
珍重斯文強食飯漫誇丹荔與黃甘

送揚州傅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尚想青春虎豹驕一日江山走珠玉  
萬家燈火沸笙簫喜逢才俊登文署好頌升平答聖朝  
芍藥瓊花兒女事可緣風月逗華鏢

余山



春雲牢落鴈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雙屐漫窮芳草逕  
一龕長愧白頭僧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卷翠藤  
後夜清風滿遙念夢遊空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楫滿迴汀斷雲挾雨時時黑  
密葉藏花樹樹青習隱未成陶令賦行歌聊共屈原醒  
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漸覺交遊隨日別  
強知顏色逐人行百年松檟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

妄念掃除渾欲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幾白頭被髮祇誇迎駭浪  
側身寧解障奔流江吹碧瓦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  
後夜月明天在水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飛蓬時情冉冉心如醉  
世議紛紛耳欲聾會種扮榆依漢社共談禾稼續幽風  
跼踈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燈火關心夢不通浪走紅塵真自笑  
舊遊白社竟誰同胷中好貯千巖秀眼底徐觀萬馬空  
風雨未休鴻鴈斷此懷渺渺故難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閱過船睡起小窓初聽雨  
岸旁垂柳已生煙坐拋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泫然  
尚喜游從得諸彥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蔣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  
夜雨春盤冷碧絲握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

酒船漁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唐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官况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  
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  
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灣碧樹童童蓋一山何意茲辰成邂逅  
與君携手共躋攀鉤衣亂石通高步着面和風啓醉顏  
尚愛銘碑多楷則俗書且勿闢妖嬾

重遊毗山



十載重來思惘然勝遊邂逅一開顏高林有色煙雲淨  
曲逕無香草樹閑漫遣金樽催白日絕憐紅粉浣青山  
南朝舊迹今誰記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州遇葉士心因寄郭祥卿架閣

謝公城下蹋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歛歛  
高花銀燭霧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濕政恐重來燕麥稀  
大地風濤竟如料九霄一鵠看橫飛

大卿牟公挽詩二首

雲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推夾道共看丹旆去  
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蘋花冷渺渺鄉山杜宇哀

哭盡貞元舊朝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刑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  
死無新爵上銘旌瓜田方任蓬蒿沒玉樹偏依雨露生  
舊笏滿床知未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遙望仙槎度碧湖翩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  
無奈青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獵獵霑衣多露已塗塗  
相逢幸及南枝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筠菴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長愧求閑未得閑客路獨愁黃葉下



高人正在白雲間 隣儻遂容依止載酒終期共往還  
未嘗看山仍柱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煙際蘭橈動  
誰共花前玉笋飛青眼故多知己在黑頭未覺壯心違  
赤霄孔翠吾何望嗒嗒隣雞爾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恙  
試問春風竟不知斜日游蜂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  
殷勤却是江南客曾擘冰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吐漫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  
若教指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來有夢知  
留取青青承雨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闕下口號

通駿先猷在作人忝陪多士奉明綸端闈乍啓清光近  
臚句高傳茂典新奎璧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  
不才何以酬天造徒詠菁莪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為置宴口號

拜賜纔霑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還迂十騎



坐席雍容累百觴他日同鄉脩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  
承宣得意逢明牧諸彥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爲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  
微榮彌覺主恩深少須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  
千載斯文寄來哲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靈源宿却過雲關墜翠微初日映空千樹立  
驚風遶礪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烟霞路易非  
幸有潘郎遺事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  
雲霄迴首路岐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綸瑞錦張  
爲語何時共傾倒秋床風露已生涼

寄曹子訥千壽道二同年

憶同鷓立蓬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開齊聖拜  
紫衣高唱遽分班已驚恩出尋常表更羨身居季孟間  
海國鄰疆幸無遠可容接武向蓬山

寄別宋推官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幕追遊盛



况忝黃堂禮數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  
悠悠聚散何堪計趨走終期出下風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逢人猶解說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  
風月傳家舊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  
况聞寮友多華胄休暇過從樂未決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匹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鬢未班遙數驛程知到日  
坐令官府靜如山河塘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烟海氣間  
歷歷舊遊如夢寐可容乘一追攀

送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裹寒氈去若飛歲晏忍為千里別  
林間驚見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颺綵衣  
漫使臨歧生悵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  
應詔諸生故未還荒冢草深迂石路高齋月滿闕松關  
窮年漫迹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畫圖想像空陳迹



譜謀流傳喜到君春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薦爐熏  
臨歧何限滄洲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宦譜  
又聞議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  
遙想郡齋多暇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擁臯比十載餘忽聞飛鶚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  
隨處猶須小曳裾燈火尚慙餘事在雲霄轉覺故人踈  
爲言留滯今頭白無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遙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絳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光厚  
還喜山川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  
定知館下多才彥政樂風零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鄭公鄉忘形肯厭追遊數  
借潤頻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  
杏花時節霏霏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



春淺猶生陣陣寒。公事痴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  
輕風正滿微黃柳。誰與相從試凭欄。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櫺四面開。一柱殘燈何熠煜。  
半簷衰柳故崔嵬。謬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來。  
塵土馬蹄何日事。可容良夜廢銜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尚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  
未忍忘情寂寞濱。圖畫雲臺非我事。掛冠神武獨何人。  
也知州縣徒勞耳。相見空慙白髮新。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湛州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  
夕日依依魏闕情。金匱故歲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  
棲身朱墨非君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烟霏。忍逢朝士登舟去。  
如聖仙人拔宅飛。游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黃扉。  
公餘若過滕王閣。為捲朱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櫺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



柳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  
更有殘山并剌水煩君迴首六橋東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脩蹊犖确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  
高入重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  
上方燈火青林曲隱隱疎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沈寥樓前物色不蕭條窓臨謝傅祠邊樹  
門對曹娥渡口潮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  
倦游已忘山陰路勝淺仍須折簡招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跡  
春深礧水出桃花流傳圖畫來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  
目斷飛鴻那可到舊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  
又聞澤國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  
歧馬望君先數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疑是省親辭太學



驚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  
想見捧觴仍綵戲鄉人爭作錦衣看

題雪竇妙高臺

偶為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  
雲掩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  
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岑江上初日團團水底紅鼉吼忽搖千尺浪  
鷁飛仍挾半帆風遙看島嶼如星散祇謂神仙有路通  
及此棲身萬人海舊游却在畫圖中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峰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  
秋深老樹不驚風舊題尚喜苔碑在高卧無令蕙帳空  
我已倦游今白髮有山如此頭長終

送葉仲輿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前黑  
日射河流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為郎  
絲綸閣下多知己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為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如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



數到黃梁夢覺時李賀元無樓可記劉伶漫有鍾相隨  
少須海上蟠桃熟歸蓬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舉山陰棹  
別去仍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  
浮萍飛絮何時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  
訪舊爭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暗天低驛路嶺梅疎  
鳳池不隔同年面歸及梅花鴈影初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彥  
應有文章達教條日照樓舡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  
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披頗驚遼鶴歸來晚  
正值驪龍睡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薝蔔任風吹  
高秋蘭若烟波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題甯節婦詩卷

春旗柳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



疏封近降紫泥書河壩松柏風烟外階祀芝蘭雨露初  
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群賢新渥時聞下九天東觀紬書何日了  
中丞遺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  
千載斯文寄來哲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  
過家未覺驛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  
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送謝仲連小廉巡檢

而翁許史舊家聲遺子黃金不滿籬坐擁齋爐驚歲晏  
出乘邊障屬時清遊山定復多新句飲酒何妨得老兵  
媿我白頭官尚冷夜深仍對讀書檠

送烏編脩代祀海岳南鎮兼簡明善隱君

承明退直馬如龍將指祠庭禮數崇岳色非烟生近甸  
川靈藏器出幽宮周原共識皇華使禹穴誰陪大史公  
亦見安陽韓處士為言客鬢已秋蓬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蓋盡青眼



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  
春秋決事待公等，莫戀寒氈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  
百年遺廟獨巍然。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中奏凱還。  
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奕葉更綿綿。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終南山翠湧亭臯。林深未覺蘭蓀變，  
天遠何妨雨露高。此去漑根須食實，誰分賸馥與殘膏。  
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霏滴鳳毛。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繡衣前。禹門尚想龍初化，  
遼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  
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寒氈久坐歸何日，  
上幕初登望若仙。莫使催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  
春生馬首逢迴鴈，併寫相思入近篇。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遡天風上泐窰。共喜彈冠如貢禹，



豈期投筆學班超時清桴鼓元無用歲晚弓旌倘見招  
雪後江南春水活重来莫厭驛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傅今無策  
猶幸虞卿舊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鴈年來旅食厭騎驢  
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  
四十年前御史驄先廟鐵衣猶挂壁兒郎玉帳已生風  
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咲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杖  
行春聊過赤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  
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分臨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  
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  
公餘若過滕王閣煩爲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脩憲使

文參法從侍疑旒忽擁幃輶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



淮南草木自生秋  
遙瞻龍節辭中禁  
尚想鼇峯接僊游  
擣散鄭虔無所用  
幸搜巖壑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  
鉤校寧煩事細微  
遙想名曹多暇日  
不妨高詠發清暉  
潮生江上仙舟迥  
春到湖邊驛使稀  
送盡北來南去客  
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髦  
出守名州領教條  
已羨漢儒知吏事  
要觀齊俗變風謠  
雙旌前路方迢遞  
八座家聲未寂寥  
此去行須歸報政  
鳴珂幾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辟書  
勇隨使者駕輶車  
橫經久合居高座  
上冢應須過舊廬  
黑夜文星南斗外  
青冥鵬路北風初  
來期莫落梅花後  
待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脩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  
忽報楊鑿出鳳城  
未老已嫌金帶重  
暫歸不著繡衣行  
故人尚作瀛州客  
歲晚無忘魏闕情  
臨別贈言聊復尔  
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  
遠奉靈輻返壽藏  
予告公朝存舊典



疏封泉壤發幽光  
揔戎行復開油幕  
傑直仍須赴玉堂  
它日過家如上冢  
歲寒松柏正蒼蒼

書巢張君挽章

歲晚巢居寄一枝  
上林無樹可相依  
不隨葉縣飛鳧去  
竟作遼東化鶴歸  
架上牙籤書在否  
門前珠履客未稀  
春江如箭船如馬  
忍見丹旗颺落暉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傍南峰  
遠有咸平處士風  
山態近人猶偃蹇  
湖光無雨亦空濛  
行春杖屨時時到  
臨水軒窗面面通  
別作新亭供戲劇  
青帘搖曳杏花中

次韻伯雨臈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泛山陰雪  
不奈舟膠野水凝  
朝士白頭愁獨步  
仙人赤脚傲層冰  
招來盡是雞群鶴  
趨附空慙驥尾蝇  
夜久松龕同擁毳  
絕勝傑值有青綾

予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感舊述情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  
春去風花各自飛  
遠信已隨潮水斷  
故交渾若曉星稀  
縹袍可戀知誰在  
青鏡頻看歎昨非  
正欲從君共傾倒  
莫言興盡便須歸

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



真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爲賦詩四  
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爲至元辛巳正  
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  
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  
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  
仰止前脩那堪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

春風味郎雪初消野宿貔貅靜不驕綠水芙蓉分上幕  
青雲騷裊度輕輶龍庭會祭包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

下土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鴈鷺  
風生老筆動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雲深樹有花  
若見君家彭澤令爲言且莫問桑麻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號遺民鍊成偃月爐中藥  
閱遍銅駝陌上人魯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  
忽聞舊唱貞元曲衰涕能無灑石麟

六月十二日上京翰林開院喜雨院長開府公俦



爲詩以志之

雨浥鰲峯長綠苔，佳辰良會玉堂開。涼生薰殿宸居近，恩予官壺詔使來。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作霖正尔須公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贄納謁于翰林，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爲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脩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丹徼。特設朝班，覲紫宸。炎海計程歸路，求都亭燕餞寵光新。抵承德意，勤宣布鼓舞。爲魚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爲從史直鑿坡，幾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借才聊復試弦歌。屈原故國蘭都長，陶令公田秫最多。應笑衰翁苦留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怛洛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函香祕宇，祈靈貺出節宸廷。振使華賤榜，舊誇韋誕筆。錦衣重過買臣家，相門喬木殊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坐老仙翁，曾及清時侈際逢。行殿曉趨開豹尾，禁林秋宴出駟峯。休官尚想英遊並，愛客何嫌異味重。



况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送李師曾蔣仲善赴春官

憶隨飛鶚上秋天夢斷慈恩四十年及此鬢毛俱禿盡  
見君頭角共嶄然計偕已趣輶車動臚句行聽衛士傳  
紫陌紅塵衣易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連連溪上青蘿獨繫船正是落花寒食夜  
水煙沙月又鳴鶻

哭御史王公十首

有人新自甬東來別後音箋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  
豈知塵世隔蓬萊

被髮胡爲竟渡河由來魑魅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  
一曲箜篌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爲海已多時路人方爲乘驄止  
流水生涯遷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  
漫今平地有青雲

金昇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  
轉見人間母子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群仙入貝宮  
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  
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訝來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  
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劔痕秋風已到孟嘗門  
殘潮落月天涯夜剪紙誰招萬里魂

天吳罔象正縱橫誰認鼇山頂上行  
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弔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弦定不迷  
應到故山叢桂裏笑人騎馬學聽雞

有感二首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  
頗聞玉食登蠻果不獨涪州有荔枝

漢室需材拔隱淪鼓刀屠狗正求伸  
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它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既歸  
復與子長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子山  
謁二皇君祠回宿寶



積觀賦絕句十首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巒滃滃青紫陌紅塵寧有此  
十年空負北山靈

芙蓉峰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竒更向水窮山盡處  
一菴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  
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  
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峰巒別

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冲天歲月多至今香火歷差我劉郎不是無兄弟  
奈此丹雞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薜蘿衣何人爲擘水壺破  
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幾疑日月費撐支一朝頓在闌干底  
始悟從來見處卑

遙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竒骨若爲此日千峯頂  
更試平生九節筇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



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  
閑對青山揮白羽  
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圍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  
人言此客殊癡絕  
盡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  
無端更被丹青污  
狼籍春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

卧聽風水共喧喧起視青空白雨懸  
祗謂桑田可無恙  
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飈五月秋  
莫謂天公無皂白  
誤將陰雨怨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枝  
賴有四門章博士  
不緣風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却回江天五月未聞雷  
南風祗在浮雲外  
彈折朱絃喚不來

草長故山懷獨往苔生今雨歎離居  
誰能共飲桃源酒



一醉千年不願餘

偈二首

久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  
分明信有旁人分  
五十三身第一叅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  
不盡普賢殊勝行  
隨方願啓一城門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山房偶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  
白浪千花帆一葉  
茫茫天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  
最憶澱山湖北寺

白雲堆裏看青天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  
忽見畫圖疑是夢  
冷花涼葉思紛紛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為情  
江南有客頭空白  
腸斷東風百轉聲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夢方酣子遽醒絕絃可復要人聽  
梨花寒食東風惡  
淚盡重山宿草青



灤陽邢君隱於藥市製芳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  
先朝嘗以進御云

君家藥籠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須一味醍醐充佐使  
從今合喚酪為奴

芳苗簇簇遍山阿珠蕾金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  
吳儂元不過灤河

春風北苑聞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羨爾託根天尺五  
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玉堂中夜有詞頭歸鞍曉逐南飛鴈

猶及西山半夜秋

題李阜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想見春風士馬閑玉勒錦韉塵土化  
畫圖流落尚人間

水僊圖

脩脩翠羽映鳴璫誰遣乘風過我傍歲晏高堂空四壁  
一簾烟雨夢瀟湘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慟小兒悲元戎奏徹鏡歌曲  
來聽完州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  
地老天荒石不知  
故國小臣誰在者  
蒼梧落照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  
竹竿裊裊不成叢  
絕憐意匠經營處  
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  
亂山高下白雲層  
夢中猶識江南路  
惟恨舟人喚不應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  
海闊天高月正中  
坐對畫圖如夢寐  
六街塵土畫濛濛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  
旌旆搖搖馬首東  
惆悵鳳凰池上客  
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  
掛冠神武意如何  
也知久歷中書考  
若比汾陽恐未多

氈筆書題墨尚新  
杏花零落故園春  
一從今日公歸後  
身到黃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  
路人嘖嘖歎賢哉  
東風無限新桃李



不敢煩公手自裁

片雲為雨出山時群物欣欣各自私收歛神功去無迹  
尋常草木竟何知

住近韓家畫錦堂不將牙纛詫同鄉翻嫌相國歸來日  
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鵠立漫紛紛遙聽車音共候門相見唯須飲醇酒  
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游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卜居天子若思真漢相  
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

愁絕燈前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遊藥籠深漸晚見收新築沙堤却何日  
欲歸且復為公留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趨遷便腹先生醉欲眠匡鼎若來猶自可  
後堂無處著彭宣

題金德原所截元暉小景

床頭書盡正縱橫忽值今朝醉眼醒起向米家船上看  
青山元是舊儀刑

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  
驢背春風度市門  
不到人間今已久  
多應醉卧古藤根

贈寫真

自是清時翰墨流  
水 林下莫淹留  
漢皇正在麒麟閣  
欲畫將軍博陸侯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往歲從君直禁林  
相於道義最情深  
公車承詔在行日  
莫怪頻頻酒屢斟

題王南谷大夫自作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  
染衣不是洛城塵  
豪端一綫陽和力

中有江南萬斛春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畫濛濛  
百二山河一夕空  
收斂神功歸化筆  
野花啼鳥尚春風

題陸山長柳州

簇簇春山紫翠圍  
瀰瀰烟水白鷗飛  
東被正作西湖長  
一曲空慙賀監歸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  
何時結屋鏡湖邊  
羨公高坐毗盧閣  
萬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獨遡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  
歸期莫落後千年

次韻答濟公 三首

舊遊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聽徹貞元供奉曲  
羞將短髮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老厭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  
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賒目斷紅雲花島上  
樓居縹緲梵王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為雨雲氣垂垂欲傍花莫問前村何處覓  
垂蘿盤石即吾家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筆底春風殊未老  
蟠桃積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携家湖水東放舟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  
閑却孤山月一篷

題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  
凌晨先照最高峯  
不知今日華嚴界  
樓閣新開第幾重

武王扇賜圖

一夫偶爾獲清涼  
四海仁風孰奉揚  
有道曾孫不忘遠  
幸均此施遍羣方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即事詩後

銷金愛玉音聲古  
抉石奔泉氣勢雄  
目斷雲車天路永  
小樓春雨杏花風

題明公畫蘭

吳僧戲筆點生綃  
嫋嫋幽花欲動搖  
夢斷楚江煙雨外

秋風灑水暮瀟瀟

東陽縣西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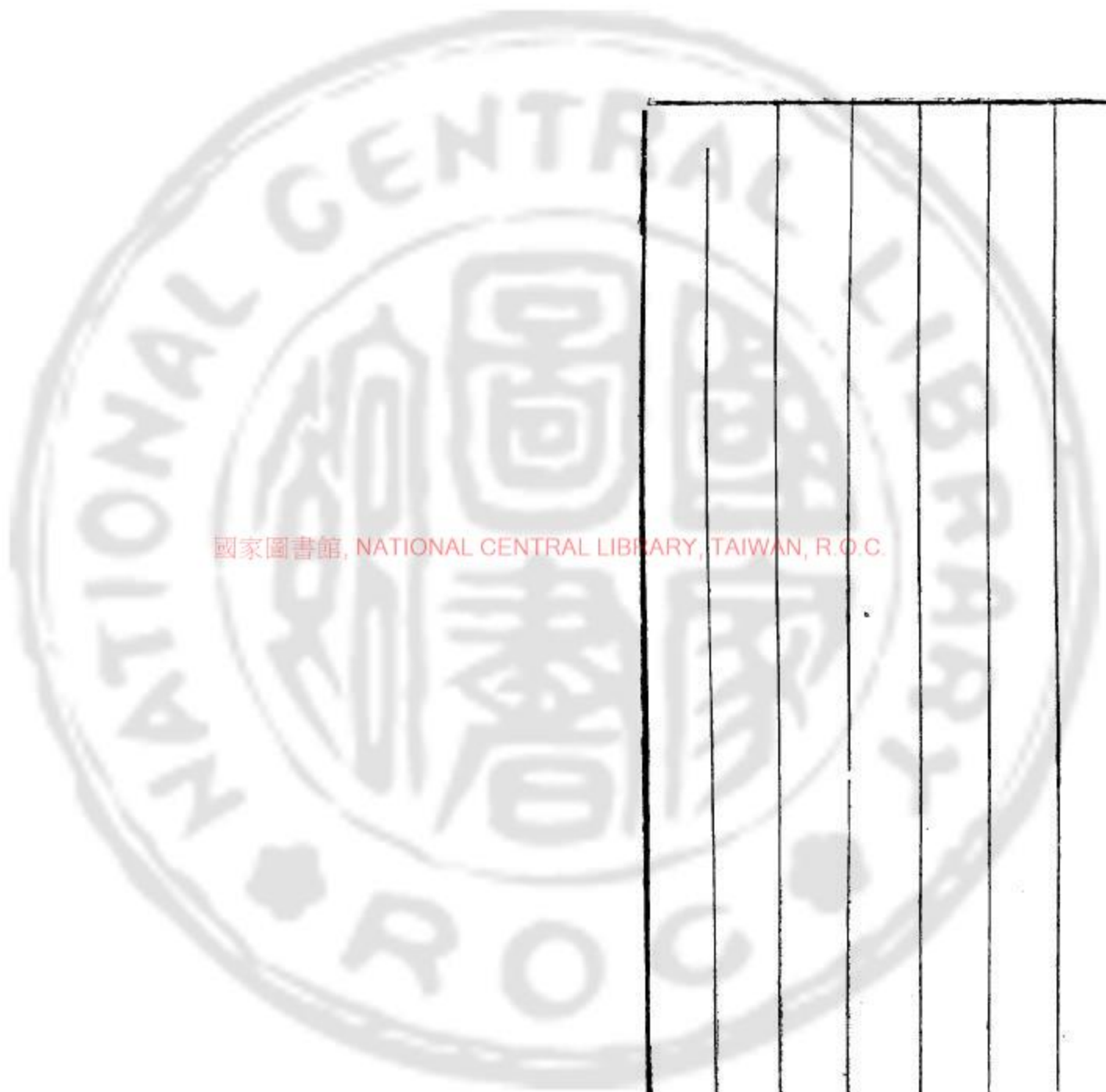
柿葉成陰綠滿村  
桐花覆地草連雲  
百年舊事無人記  
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春三月遊左溪  
癸巳春三月遊天宮  
有感而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  
祇有山光與水聲  
尚想玄珠密相付  
免令我慢肆譏評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三



門人宋 濂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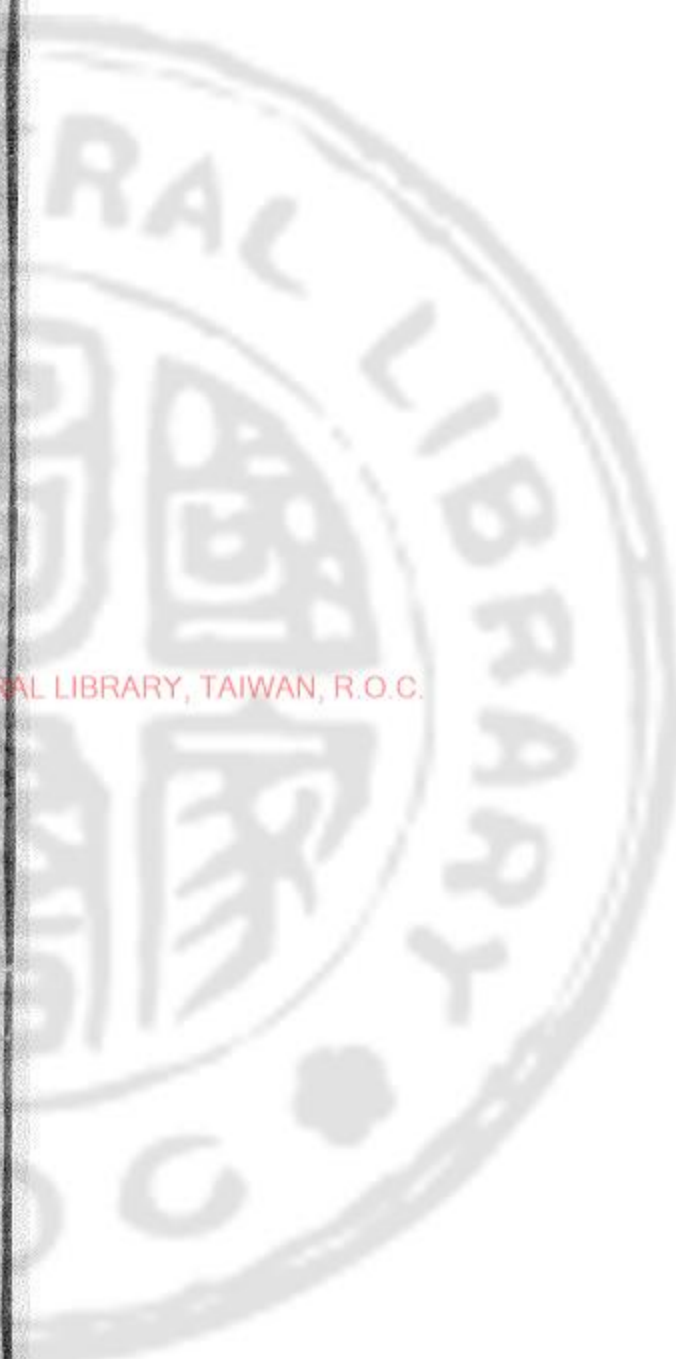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賦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潔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  
援往列之餘休粵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賢  
賢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違郵攬僇慙以我彌兮懿前志  
之爲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躑躅而見收胡閔勉抱  
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





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率並轡以疾驅兮  
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恥而蒙羞惟昔者  
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選其既多兮邈異趣之  
交鉤紛詡詡以徵遂兮咸胥頽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  
兮矧將勗予以良猷居快悒其誰語兮茲予歌之幽幽  
恫惚慌以頽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空濁兮駭  
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  
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非識路爲之先道兮懼  
九折之摧吾軫恙穴豫以狐疑兮悵臨岐而夷猶軫中  
情之戀嫪兮思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固吾以  
爲贅龐弗瞑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  
怠兮悼年歲之易邁諒予懷之旣騁兮雖坎壈其敢偷  
苟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  
以綢繆夫有恃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膏闢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  
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  
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  
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  
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於中天兮啓群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二  
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  
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  
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  
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羨兮去  
道遠而備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  
圖兮開盲聾於十億謂斯道之匪它兮在夫人而曰誠  
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竒論之後出兮穴  
墻也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  
化薰兮望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

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  
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  
方疇敢索無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  
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  
隱探陽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  
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  
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閑閑贊 并序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僊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蟻蠊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蝻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之徒也歟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忌怵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干鈞則重鼷鼠則微憤激于中有弗違計寧使妖血狼籍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鱗鱗之舞尚其聞孫曰予禦侮

李御史畫像贊

瞳如點漆顏如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



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爲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爲宜居焉朝斯嚮晦宴息尚要其歸請爲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

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于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覩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脩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羨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覲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厲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村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



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董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閥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風也

騷

訟魃

皇直正直兮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魃之暴亢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兮俾闕厥伸窮千里以逞毒兮豈此土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倣九疋之邁凶乘陽竊出兮霍霍隆隆斥棄輿馬兮謂肥蠖其猶龍絳帑彤靴兮疾走如風揚氛壒於澮涂兮瞻我野其童童餓糧殫於草木兮搏塊磔之不可食旄倪僵尸兮強效死力首丘而弗違兮胡愍隸之可得狐狸飽而跳踉兮腐齒縱橫藜藿出戶兮室無哭聲野蓁蓁其誰關兮葬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曷椽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兮職魃所爲耗賊大和兮過玄澤於既施朋殃友



厲兮出入教娛仰九關而往愬兮予踳踳其屢止曰無  
往而弗復兮其悔禍之汝埃胡披猖而荐肆兮將窮蓄  
乎今茲扇虐燄於熒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焯其如  
饋兮瘠薄人之四肢挺刃歛至兮狼顧睽睽曾遺民其  
幾何兮矧有秋以爲期咨汝魑兮誠伎忍而險懷憑妖  
矜孽兮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  
有赫臨汝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歎兮威不可久  
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  
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鬯嘉生於百  
齡磔棄妖贅兮沈溺清冷嗟魑弗俊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  
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脩以爲迂闊乃倣昔賢述其  
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  
於小諒通乎變者不侷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  
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常資竒玩以相強  
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醪  
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  
熙洽之朝名則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闥歷絳闕騰驤



翁絕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  
得輸筋力效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僨勉趨趨擇地而  
趨持下執雌以蹠 蹕乎泥塗子之爲術不既疏乎於  
是主人瞠然而眎驟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  
之榮悻昧俗化之隆庠賭擗橈之利用而將棄之階祀  
也曩者王途慘濁獮狡接足恹恹婞婞壤壤蠹蠹川奔  
焱馳爪拏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  
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  
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  
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翺捷疾

更起迭仆朝躔要津夕僭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  
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曾連唾睨於商賈長驚  
獨立蟬蛻滓溷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泝淳源軼燧  
農轅羲軒龐恩濺澤芴魄布濩圓顛方趾之民濯沐神  
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籍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  
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  
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  
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  
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絲  
是遐陬裔壤嵬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緹履喁喁于



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曆遭迤朝佔夕呻亦且睢  
盱批揆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宜故  
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為萬乘師此理之  
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  
當羣居而言財利奈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  
鐵離騶裹以助其駛耶客乃憮然有間曰夫市井之言  
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  
亦潔名以為高矜已以自熹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  
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嬖豎厥開富疆毛生重  
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摯匿媵以要湯是皆韞不

世之閔略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已  
而遑遑夫以鯁生駢淺豪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  
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簣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  
肩聖詰而駢立哉迺若樹不貪以為名宋司城之寶也  
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  
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迺仁迺義人  
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  
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媚  
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  
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間於乏興張季藉勢



於雄貲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跡於沈黎是亦非寰  
人子之可幾獨共已族命而奚疑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  
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  
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  
而未能發姦擿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爲變通之方識  
時務之俊傑詎可默然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爲政者  
擇而行焉毋徒爲甚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  
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  
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  
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則苟遁吏議而視  
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於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  
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  
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  
試陳之無以讓爲也

問欽惟天朝建國學爲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



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籥凡古所用以爲教者皆未嘗以接於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媿於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爲教之具亦有可用於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爲也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爲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爲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間絀於吏議者徃徃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焉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爲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爲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向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



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遂末作者  
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爲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尚  
不同故其爲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  
漢人所習尚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爲文耶則  
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爲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爲  
忠耶則爲吏者又往往舞智以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  
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  
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略  
問除盜秣荒非無良法然莫思患而豫防之乃今聖仁

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衆固已肅清菜色之民殆將甦  
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  
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  
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  
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  
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  
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  
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  
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答問少



據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設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

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腴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



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  
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  
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  
何如也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  
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  
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  
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  
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嘗  
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  
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  
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  
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  
果可岐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  
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幸  
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  
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  
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



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  
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  
異建何歟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  
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  
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  
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  
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蓋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  
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  
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  
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  
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  
有司者即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  
之廷者即古之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  
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  
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  
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



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爲河圖雜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爲而古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子群居終日求於師者爲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茂明之母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



晉行於辟雍今願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  
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  
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  
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  
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兩漢惟鹿  
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  
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  
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  
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  
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  
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  
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  
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  
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  
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  
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  
風之變獨見於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



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  
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  
爾然以其時攷之禹有友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  
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  
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  
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天行  
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  
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未  
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  
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  
尹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  
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  
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歆  
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  
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  
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據其言之無忤於  
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



以養廉爲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

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純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華自任諸君子亦嘗覽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



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

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効顧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歟不然則承流化宣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



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入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

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闊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旂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爲

又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爲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穫適適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偕計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闕閱貴游恥與寒賤



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

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問古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內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蠶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生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



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爲也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

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玉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特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



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

溝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淞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筭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詔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



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特殊事異通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兼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姑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

而雷同勦說以對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上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



或以爲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  
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  
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雜著

賈論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  
馬至於漆臬卮茜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別而貝  
璣丹銀重淵邃谷恠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組冒百死之  
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  
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顛顛心計目察筭者閑者在

筐筥者匱而藏者辦之患弗良聚之患弗豐其辦而良  
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入且以千  
金至矣求其張虛肆負枵橐自廁其間而能以操竒贏  
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  
辨物以真賈焉方囂譁烟熅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  
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  
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  
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爲寶也非必燭幽縫深涉死地而  
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儻人  
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



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賈生以適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爲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歷試之

又顧於卒然過主之頃欲盡去其舊而惟已之所欲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與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勢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



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  
前言之易而尚肯充人之短已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  
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  
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  
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  
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叙

僕為此叙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為信及來京師將取正於太史氏

而新史所紀二王事乃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謹據其一二附注于舊文之下以冀訛舛補其闕逸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

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召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歲丙子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等立益王于福州以為宋主改元景炎并福州為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碇與據傳聞之辭誤以景炎為咸熙云明年南遷化之碇洲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淺灣四月移廣州覽次官富場六月次古壘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復



入海至七洲洋歌往占城不果遂駐瓊洲鎮又明

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及填海錄

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自井澳遇風驚悸成疾以至太

漸遇風之日新史以為丙子填

海錄以丙寅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

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庚午龍見海中書於新史而

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擎空而上身首角目俱全登壇禮

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為祥龍

龍興以為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

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

官有差景炎新造之務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

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

東西策應大使秀夫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

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尋謫潮州明年七月劉義能經制

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祥興嗣立世傑以樞副秉國政秀夫以簽樞禪助之皆

未嘗進拜惟劉義以間官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填海錄

所載視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史異

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雷

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山縣

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

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

福陵殯官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寓於

香山先是宜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

舟次稠州衆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蕃洋轉拖往古城

累召竟不至山陵使乃觀文殿學士曾淵子非宜中也

見填海錄而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

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朝



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

六月己未御州發峒州乙亥至新會縣潮居里之崖山起行殿

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填海錄而新史謂升廣州為翔龍府

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

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

劉義追宜中事無可考

八月庚申月貫爾斗已巳夜復有星大如

奎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

如雷蓋天狗云

已巳星墜海中書於新史而填海錄以爲癸亥夜一鼓後墮廣州南初墮紅大

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墮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非墜於海中也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

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

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

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恒爲

副元帥大典所書可考而恒廟碑謂恒爲都元帥江淮省亦遣弘範至自漳潮

明年正月己酉

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

世傑就崖山港碇爲方陳中樞外舳貫以大索四圍起棧

至崖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

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

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

海事見大典及填海錄新史不書

二月戊寅朔世

傑部將陳寶降

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及其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

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撥

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不同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來攻之

恒乘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

早朝退改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碑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爲癸未之明日



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

世傑命小舟取刃主入已舟秀夫懼

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為人所賣被執辱於是擁之負墮綬自沈

後宮及百吏士從死者

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

元之十六年也

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指揮使公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填海錄所載世傑知大

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遠至

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

宋軍幟旗矣

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朝而遁世傑出仙文澳得風入洋追兵不及而還舟

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之回廣東乃回舟議南恩之

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釋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

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圖即登拖樓

露香以祝風濤愈甚隨水溺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朝

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洋後為其下所殺見填海錄

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

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

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填海錄

新史書秀夫景炎之初為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

為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死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

盡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者言其以

簽樞行相事耳恒朝碑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

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

者縣小吏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

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

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

莫能變非字也

劉義次子景由直寶章閣見填海錄僕為之矍然起將以



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譏焉姑叙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黃潛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潛送之茗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爲物乎嵌巖壘空一掬之多遺針墮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爲湍爲礮也驀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頽不既壯歟然而

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醜爲三江鍾爲七澤茫洋演溢涵烟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汨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鰕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爲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褻也螭蛟投焉而不以爲污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瀆湜爾淳滴爾洩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顧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



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歟持涓滴以相波瀾祇強顏耳離歌既闕風颿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

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魏文侯使季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尚勉之母苟以爲



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 三成

之曲 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呂角 二成

之曲 一

帝德在入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歲事有儀感以至誠尚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 二成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尊是奉執事孔虔神哉沛兮冷風馭然

降神

應鍾羽 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安安有位清廟奕奕彤螭潛通豐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旂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

孚顒若文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齋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  
降庭止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載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  
將忱意靈方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爲俎孔碩以將以享其  
儀不忒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與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太皞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辨玄酒在罇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耒耜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眷言顧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為衣為裳法乾効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純精鬯達匪籍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  
娛嘉席歷世昭配永求無極

初獻降殿

與前同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  
敢怠違神具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亶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  
退無違神其祚我綏以繁釐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颯舉雲翔瞻望靡及德  
音不忘庶回景眈發為禎祥

望塵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糝愈恭精誠斯馨惠  
澤無窮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豈光華之莫續碩習尚之易  
非惟君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  
不琢況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



之遺謂宜益大於先列遂襲紫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  
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  
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奚疑君之自處  
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  
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道  
周望喬木以增歎踟陳辭而薦酒爲有知乎無知嗚呼  
哀哉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爲高顧  
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

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序弗猥弗  
并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鬯達滿盈蔽英歛華  
根祗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撞發其和平遠  
彼聵聵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  
誼猷乃茲乃歌乃佐武城人趨易良俗失悍獍稚耄熙  
熙怙爲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車轍乃專鑑衡  
賤華貴實樹之風聲磬欬所及驅飈走霆學徒嚮方俊  
良用登藐此陋微亦累品評贊邑海壖遺則是徵擇士  
藝闡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競競曷使中路奪其依  
憑嗚呼先生爲幽爲明有煇斯文揭若日星重江復山



煙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祝文

謁先聖

忝繇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  
言罔既欽承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忝繇諸生  
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祇事云初肇以  
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  
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  
嚴廟像奉遷改作伏慮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二首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敝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



辰興作廟庭清謚伏懼驚誼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巍巍聖師廟祀維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旣固旣完式  
侂俎豆吉蠲薦告冀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斃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姓  
某等敢昭告于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爲名  
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仰止  
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神  
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元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  
子奉政大夫江泐等處儒學提舉潛敢昭告于先考祕  
丞府君潛蒙賴教育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  
秩升朝載楊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  
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  
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潛繫於職守不得躬展羹儀  
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  
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潛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  
君先妣郡君童氏潛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



承委社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  
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  
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  
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  
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  
謹告

太廟時享祝文二首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  
燕來寧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歲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

薦孔時弗祿是承永世無斁  
表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  
宇均懽臣鄰胥慶欽惟 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  
竈天池揚風霆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  
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鼈禁筵跡鸕班黼黻丹青莫  
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

玄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覆



臨所暨杵蹈惟均欽惟 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嗣服體  
元建號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  
天貺式迓春祺臣等忝職教庠參陪班序鴻鈞一氣難  
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  
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 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  
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  
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旅千官瞻乾日之清  
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不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  
宮均慶百辟騰懽欽惟 陛下祗遜文謨丕隆舜孝雲  
行雨施等天地以無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欽時  
五福賴及萬方臣等忝職儒黌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  
化鈞奏九成瞻比極之常尊嵩呼三祝  
頒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  
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 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  
樂承顏昭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  
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覩朝儀律應薰絃並  
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國子監賀冊太皇太后表

德爲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備  
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 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黼  
座端臨念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遂  
邁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傾  
向日之微忱遙瞻廣內祝齊天之睿筭未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  
輯邦家懽同華夏欽惟 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  
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

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濫司教事欣覩綏章關睢正始  
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  
與外廷肅禱元會欽惟 殿下道光內治德配先朝尊  
極宮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茲  
端辰裒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育獲預班聯絳闈天開恭  
展三朝之拜滂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冊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驩



騰禁掖喜浹寰區欽惟 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  
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壺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  
華於椒屋增鞏固於蘿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  
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中書省賀正旦表

歲臨析木藹瑞氣於神臯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  
朝嘉會萬福來同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凝命上玄宅  
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侔日月以並明震器  
夙成俾橫經而就傳謙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惠綏群  
黎函蒙慶澤臣某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調元莫  
贊皇猷之盛玉卮稱壽願增寶曆之長

中書省賀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瞻龍御之當陽緝  
典載行輿情胥慶中賀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  
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  
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荐膺多祉臣某等忝居政府  
肅領朝儀接武泰階莫贊無爲之化發祥神筴願綏有  
永之年

牋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騰廣內喜溢羣工敬惟 殿下淑德純全德音夙著中饋黃裳之美恪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穀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獲倍班序化行宮壺願新彤管之書慶衍家邦敬上玉扈之壽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壺隆名載舉乎大號於外廷治首六宮歡形八表敬惟 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輯彌文之盛暈衣綸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舊章亶為鉅典臣等叨居黻序獲綴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旦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箋

中書省賀正旦箋

璣衡密運回玉律於青陽暈翟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壺喜溢大廷中賀敬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治道春生穀旦天錫蕃禧臣某等庀職宰司遙班元會載新椒頌展盛禮於三朝永固蘿圖登齊年於萬壽

公文

代制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  
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  
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  
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  
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脩己而治人  
粵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  
卓居輦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  
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  
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為祭酒以設教啓前賢

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覩時髦之傑出  
東帛承天寵之哀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於當宁特  
馳乘傳加錫上躔高朗令終既䟽封而告第華結一節  
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  
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  
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  
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  
是用申頌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曾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間出彰大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借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於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彗彗與昂殆幾楚然而有聞于千纓冠孰其矐若以自後棘連圍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送之定負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渠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闕之餘見 辨麗者或乖雅馴

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稜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 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 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晉者器質窳陋術業疎蕪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且謬充蹠弛之求敢期小枝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庸謏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衢室之諏積奏森羅煥爛上之



札盡少俾於末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鼓已至於再三  
威實臨於咫尺塵終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  
宮之士存而勿去偶同矍圃之賓叨綴第以爲榮省流  
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底厲文風假華袞  
之寵褒曲垂薦藉致黻旒之過聽獲預弁容潛敢不勉  
企前脩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爲銛  
尚一割之可用上酬享遇次吞隆私激烈情深鋪菜語  
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昕陞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  
之禮肆時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啓  
類霑優渥之恩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  
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  
卓乎懿行充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技究觀當  
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策雋於鄉闈逮旅陳於方物褒然  
高舉籍甚能擢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  
膺妙柬式副旁求日昃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  
宜密近於清光侈是際逢胡然引却姑一登於選部不  
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疇庸之美亟觀  
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覲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儒者



之榮膏澤下流上慰斯人之望聊摅悃悞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  
憑書間庸儼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  
舊物陋祀宋之莫徵大冊高文卑晁蓋之所對科目之  
士於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然竚民材猷力禪治化  
風行草偃里無珥筆之民川泳雲飛定有彈冠之客載  
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籀之期敢後典籤之詞某衰  
遲漫迹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慙於揚批瞻承伊邇  
幸毋爽於及底拱俟晤言悉摠下悃

書

上憲使書

某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菲薄猥以克貢由是昧昧  
於一采庶幾求伸其所欲爲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恥  
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誚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  
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某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  
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  
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  
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  
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  
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  
競之俗成矣國家剷除前弊改試爲課以教不爭其貢  
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  
之效闕焉未著豈風俗實爲之與且古者舉一人而不  
仁者遠令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  
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  
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  
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爲凡物之  
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

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  
身徇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  
又適以觀人風爲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  
消息之是未可以爲細故也某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  
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  
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  
實也其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  
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  
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爲有得也不意今  
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



乎親承明問以少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爲不父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某而某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爲滯留澶忍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某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某敢知也惟明公不以某之進退爲嫌而以人才風俗爲念幸甚幸甚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脉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擢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允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



黥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嘗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問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秦貴驕襲美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爲報立夫嘗爲禰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齊燥之方冬返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逋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

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常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蓋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偉殊絕之行著于篇

###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迺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於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所藏處遂爲所得將

殺之劉懼析哀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竒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竒之乃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壻由是名益聞諸



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爲太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技羈虜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廼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問始來又十九年廼歸閭巷之人皆爲之歔歎歎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葺器之乃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爲文以祭其言悃 惻怛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踈踈然爲卑讓君子哉迹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讐誠亦能勇矣至身爲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盤也彼固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爲難乎故曰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 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它日然後信耶

###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爲美官至黃君廼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晬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旣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

### 孝節云

東陽黃潛曰予讀詩至柏 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爲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石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 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



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授以藥皆弗効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之滅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啓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灑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

之序云

金華黃潛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據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難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太  
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疎常落落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  
不可廼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  
同舍生掇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  
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廼返耕築室南山之  
南嘗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激詭蘄絕  
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強起以  
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  
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

白當詣謁先生笑弗頌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  
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  
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  
然任氣好減否間里少年以爲厲已而與謀中傷之相  
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  
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  
拔颺駛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  
好之者凡所著爲夢稟六卷癡稟六卷聽雨留稟八卷  
歲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



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  
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曾  
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  
學碩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  
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疵麻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永  
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  
而言立者尚幸爲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朕惟三千之徙莫先顏氏瞻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  
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  
之道賴以復明翳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  
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嚴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  
孚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  
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  
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  
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  
尚稽於封冊胙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  
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



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明樂予竊嘉其能  
得朋而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爲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矧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予之從來  
之紛若匪善何信匪信向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  
適莫惟德是徵復而來寔用無咎坤以喪朋厥慶終  
有一陽之至我其竢焉三陰之聚我其舍旃豈茲記言  
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

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交游司規敢告

閻隸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  
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  
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韓國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唐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  
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爲潞州著姓康惠公  
金未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  
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姑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  
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  
淹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

於當世然耻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  
至翕如也特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魏公初  
至漢中徃徃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爲父執名  
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卽骨相殊常公  
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關聞公名將  
辟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原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  
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  
並遊乎乃束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  
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揚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  
老竒其材矧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  
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爲夔府經歷乃徃省焉  
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沂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  
旨爲事忠獻公勉之入仕復北上三十一年 成宗皇  
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  
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馳乘傳以  
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閣 徽仁裕聖皇后求名  
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特留官中公曰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

受知於 成宗持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  
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寢 昭獻元聖皇后  
幸軍懷公以官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軍懷四  
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暫  
虛宗王大臣密謀構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  
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等力贊 仁宗削  
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  
承制以公爲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  
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  
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爲之少自撓也居亡何



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  
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  
之許昌築室於陞山澗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 武  
宗即皇帝位 仁宗爲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  
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于玉德  
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宜  
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  
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  
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

以國事爲已任慎賜予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衛士  
之冗負責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已而莫敢言也前所建  
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  
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  
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  
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  
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  
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  
殿外藩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  
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歆然不自以爲



功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爲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顥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象勅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

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自刑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爲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爲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



于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  
勲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從上京數  
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  
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勲爵如故公  
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間禮遇尤至七  
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  
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妄構誣言盡收前後  
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  
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  
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

罪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  
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爲譖也恩意稍加焉入望公將  
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  
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燕遂以夏  
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七以其月十八日塋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  
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  
官 令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  
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  
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



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  
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  
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闊廓材略過人三入  
中書事閑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  
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  
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  
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  
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  
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  
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它所奏陳亦

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史之  
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  
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士爲之序潛幸辱從兩人  
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爲之狀以俟太  
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

辭

白雲辭

爲陳生作

秋風起兮白雲生親之命兮子奉以行秋風落兮白雲  
歸倚閭望子兮子歸遲遲膚寸而起兮大蔭周乎八極  
求仕與道兮焉往而弗得子兮來歸毋使兮心惻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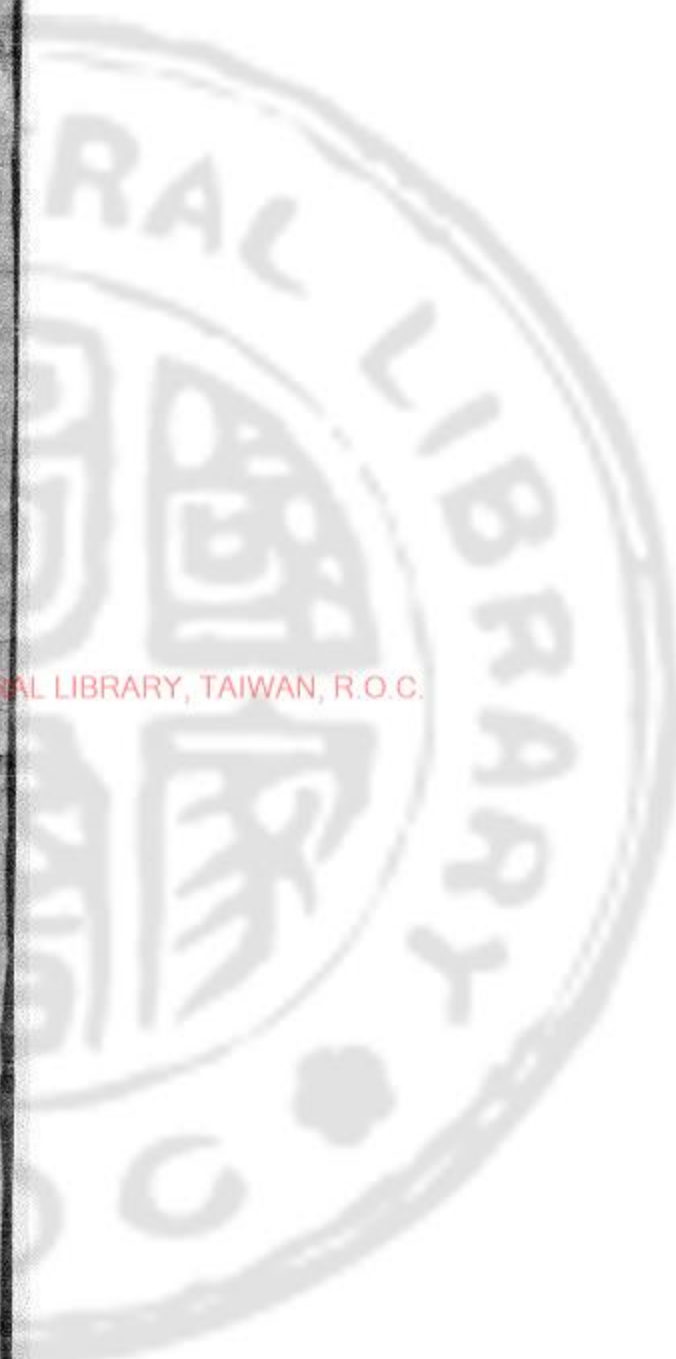
門人宋 濂 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斲當世知勗哉保令德  
千載以爲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  
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  
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  
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  
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  
所倡荅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  
探幽發竒使組繡之麗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  
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爲詩顧  
其用恒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  
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立壑而吾詩併亡今  
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爲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  
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  
之所謂詩者其有所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  
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也  
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懂  
懂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  
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鈎竒撫隱而使人不得其  
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  
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  
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



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憊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劔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翺飛跂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况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



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  
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  
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  
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  
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為予上  
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  
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  
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  
敢即哭蓋猶幾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  
育以訃至育先生婿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

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為婺之永康人先生嘗  
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  
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  
探幽發竒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  
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咲言樵  
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  
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  
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  
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  
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



君子恒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  
旣哭之以詩故弗復爲辭以相之始追叙疇昔以志予  
感愴之私云爾

跋李北海求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  
書而罕得見其真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  
求而適相值哉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  
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少衰

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掇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  
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疏檜姦  
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  
它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嗚呼悲夫  
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隲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  
覽是圖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祕閣核理卒  
於官距作此卷時厯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  
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



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擊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熈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爲公論須久而後定

豈不然者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無故又譌而爲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



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胃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爲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伐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弁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它師其問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冢簡復啓其祕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爲歆艷簡簿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諗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爲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爲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沒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不可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題脫鞞返權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爲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鞞返權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它日公旣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



入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爲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宦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

中在帷幄諸侍共讒之衡乃做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竒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爲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言求之

###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



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臯羽後自成一  
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  
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  
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  
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闡白事中書  
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爲詩如千篇清粹圓美庶  
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鄉死已久道傳方入  
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  
顧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  
謂楚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爲占章句且將

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婿吳萊竟以言  
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  
重楚然之喜耶因此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揚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  
旣爲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  
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  
魯修頴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爲之師  
者弗與也何揚君之得於群公者閔侈若是哉記春秋  
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



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龔  
斷之密丹黜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爲本詩春秋之旨系  
之末簡云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  
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爲固非曰曾子爲  
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  
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  
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爲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

君之事爲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爲能然  
而人不比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  
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  
止尚奚以多言爲哉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  
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  
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年  
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間  
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  
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裡使臣阿榮傳旨  
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抃蹈而退襲箴惟謹以臣潛待  
罪太史屬伴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  
集爲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  
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  
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業持詣榻前四復奏然後予  
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  
直當上踐柝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

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  
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旣賜之弓矢及它服  
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  
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曩絕前比茲蓋時清主聖馳武  
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將使中林兔罝之士  
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嘖一笑  
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  
抑可謂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超詣有非䟽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贅一辭也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景廬旣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尚何言哉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廼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

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爲火或爲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言觀也慕也惟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爲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賣降恐後君子耻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斤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格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譏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爲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爲桑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惟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旣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徭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繫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



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僞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爲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名位略等懌以吏匿其閥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又格不下隨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懌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間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米元暉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飭而傳其術則飭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惣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譔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徃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旣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遠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縉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入于邵獨在中書起

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今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爲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  
宋王君槩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  
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  
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  
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登西岫山作亭泉上名  
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爲賦詩亭旣廢好事者或以其詩  
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曆二  
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  
復刻詩亭中侯之爲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槩見

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爲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  
者有取焉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爲  
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  
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直翰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  
積雨彌月遙望群峯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  
幻百出宛然它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能窺



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

先世墓銘後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爲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從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秘閣爲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李泰發參政得罪貶穎坐貶泰發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三官

銘作於檜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爲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爲潛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叙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以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



集中居士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佞臣謂檜也公  
沒迨今百四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唯所賦樂府猶爲  
人所傳誦潛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  
爲三卷間又從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併記其後  
庶來者有考也

先居士樂府後記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即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  
舊傳樓秦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  
制楊沂中發卒輦恠石寘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絢劾  
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

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  
之美樂府所爲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言  
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例貶萬里外  
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旣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茂恭跋文附見其左茂恭蓋龍  
川先生所謂四君子者而龍川茂恭兄子壻也

跋景傳遺文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  
與予爲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壻也景傳始屬疾陰陽  
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并非所獲



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爲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志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尊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爲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獨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予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爲之銘又無片辭以爲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尚有警也

跋景傳新店巒詩

新店巒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余以督運吏居鄞時景傳携其子克讓來爲予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未訣者



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橐不勝愴然輒錄爲二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寄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張監丞代祀震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指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響答此皆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乎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旣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書王氏忠孝堂記後

僕所居里於漢爲烏傷縣蓋秦人顏君以孝稱負土葬其親而群烏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故曰烏傷其後有宗公澤宋元祐進士靖康時守磁州高宗以親王北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尋以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而公爲副元帥遂建中天之業公以京城留守歿於汴謚曰忠簡縣人至今奉公與顏君合祠于學官號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數萬家之邑上下幾二千年乃得此兩人其子孫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絕無聞若潼川王氏萃忠孝之



名於一門而嗣人又能侈大之俾彌久勿墜雖晉卞氏  
不得專美於前吾鄉先哲固有所弗如也因觀侍講震  
公所撰王氏忠孝堂記輒識其贊美之私於篇末焉

跋劉聲之詩

僕年二十餘識聲之先生于錢唐時聲之方以經學教  
授媿莫能執弟子禮後因讀周官將質所疑于聲之而  
聲之已死今年秋始獲觀其門人瞿君士弘所集遺文  
凡如千篇劉君師魯實存其首於是聲之同時輩流人  
物凋落殆盡與聲之游最久而兄事聲之者今唯師魯  
而已士弘得師魯以爲聲之不朽之託尚何憾哉獨惜

其所纂錄殊有未備以僕所藏聲之遺墨校之集所不  
載者五七言古律詩猶十有二首輒書而歸之俾寘卷  
中僕所弗及知者固不止此也聲之之子某能保其父  
書先王之大經大法見於論著必尚有可徵者士弘其  
合而傳之述作之家或有取焉

跋俞好問記外家遺事

記外家遺事者前有陶公淵明後有蘇公子瞻朱公元  
晦皆旣沒而言立故其傳至今俞君好問以外孫記沈  
君遺事而不能必其如昔人之傳與否是以汲汲焉有  
求於人而託之以傳四十年間所得前朝故老若一時



公卿顯人之文數十通好問年今七十有六而求之不厭雖以某之蒙陋晚出亦將使附氏名其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凱風寒泉之思詎有既乎沈君約已裕物爲善而未始近名傳不傳於沈君何失得竊獨感好問之爲足以厲薄俗而有功於名教甚大故弗辭而爲之書

題鰲鯨圖

客有持鰲鯨圖過余者作而言曰漁陽嚴君大德中由殿中知班爲川州判官州有屠牛者詐爲病牛詣州上狀君臨視之則牛自其家逸出昂首屈膝望君悲鳴若有所訴蓋牝牛始孕不病也迺按致屠者罪牛母子獲

全今所畫騎而立者嚴君也持文書跪牛前屠者也右顧受屠者文書若擁跪者後趨騎者旁君所從吏卒也其事亦異矣里父老既爲之圖且率士友爲賦詩竊妄意太史氏辱爲之序余聞昔有以詩遺史官願書桃花犬事者有識之士或譏之曰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乎觀嚴君之愛物而其仁民爲可知固不必計夫牛之異可與桃花犬比否也序而歸之覽者尚無誚焉

書趙繼清詩集後

延祐初余以非才叨綴末第浮沈州縣十有六年晚通朝籍乃與繼清相見京師追數慈恩舊題升沈存歿殆



相半不能不爲之求慨於是吾同年之在朝行至大官者凡若干人入則奉宴間退又各有事乎其職業獨繼清方待班而余以卑官備員冗從得以暇日數過繼清繼清亦大出平生所爲詩文相與誦詠之以爲樂余每愛其詩極清婉而骨氣森然評者但美其不事雕飾殊不知吾繼清非復異時東塗西抹久矣居亡何而繼清隨牒調補一縣去臨分握手於繼清之詩未及改評姑識歲月以道其離合之思云耳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未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爲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晏氏進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爲是以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跋胡氏家藏公牘

予家藏先世以京削外改時舉主五負照牒皆有奏檢而此悉無之不知偶失之耶例無之耶凡自判司簿尉關陞須舉主三負其舉堪充縣令者謂之令狀右選中乃得以校尉徑舉縣令又不限所舉負數觀此亦足識當時故事也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

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爲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議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爲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去職者爲誰當別考也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爲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知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于朝丞相王文定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頰陰右之亟俾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爲蹊牛奪田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爲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旣用磨勘轉官除職

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迺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授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婺相蓋指文定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爲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



元年春一稱秘閣脩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時事出處問答兩門此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庶俟采錄以補闕逸云爾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詘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槩見也

跋蔡母潛詩

唐蔡母詩見於殷璠所序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漢鍾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不遠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間上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題真文忠公小像

潛嘗從仇仁父先生觀此卷于金陵今二十又六年重觀于京師寓舍撫歲月之逾邁慨前脩之渺然景行行止無以多言爲也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其功烈在史氏而公履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歿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槩見公之子是爲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斑斑相望魯齋之待于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非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爲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爲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跋葉南康遺墨

學必有師觀南康史君葉公銘俞先生墓其本末源流可見矣今去公僅六十年新學小生徃徃務求名位尊



顯爲人望所屬而能相引重者稱以爲師習俗之不古甚矣覽此銘不少媿哉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爲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

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爲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頃因發策上庠嘗以爲問諸生咸莫知所對茲獲觀伯脩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爲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爲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脩蓋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爲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跋項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爲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弊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爲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爲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徃徃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右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爲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昌宜無傳乎

跋致慤亭紀詠

梁棣州之先大夫祕監公作亭祖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名之曰致慤按商人之詩稱綏我思成而不言所以思成之道記禮者始發其義以爲致慤則著盖少威儀之謂慤有合乎商之質禮以質爲本茲其所以能思成歟墓祭固以義起禮而公之名其亭則可謂知禮之本者矣夫至哀無文至敬不飾壙墓之間至哀也偶人象馬雕刻如生不已文乎宗廟之間至敬也一宮三室施以采績不已飾乎文飾盛而哀敬衰是則公



昭示後人使無忘其本之意也孔子之先實商人其嘗而奉薦也慤雖子貢猶疑焉去聖日遠安知不有致疑於公名亭之義者誠不宜無述也凡記載序錄賦詠總若干首棣州既輯成巨編以某嘗託年家之邦復俾題識其末如此

跋何節婦詩

僕舊聞曾大父戶部府君倅吳時永康何公以閣職導旨樞庭奉詔察訪江淮招集射陽湖流民道過吳興戶部府君慷慨劇論時事竟夕而別未幾丞相吳許公去國言者希旨目公爲丞相黨人戶部府君亦坐與丞相

兄厚善奉祠而去僕與何氏故邦家也節婦呂氏之夫實都承公之子僕以邦家居同郡而莫能知之僕誠鄙人哉若都承公兄弟村猷之美業履之盛與節婦父母家衣冠奕葉望于一鄉則僕知之久矣節婦之能以義自守皆家庭濡染之素與閭巷之間砥行立名者固自不侔竊意節婦方以不得終事其所天爲大戚諸公顧以有司之所旌異動色相慶而未歌之不知果出於節婦之所願欲否也謹附氏名卷末以志其媿而質其疑焉

書魯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謀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顧人魯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官游南海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於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謀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於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致思親堂記

思親堂者廬陵彭氏兄弟登其親之堂而思慕之不忘故以爲名堂非以思親而作也則凡可以寓其思者奚獨斯堂哉竊意其布武而前必曰此吾親所行之庭也拾級而上必曰此吾親所歷之階也入而窺其奧必又曰此吾親所居之室也不寧惟是至於盤杆几杖物器之微苟傳藏而不廢者必曰此吾親氣澤之所存也是宜於目觸心接無不託以寓其思亦無時而不思豈必當祭而齊始思其居處如記禮者之云乎雖然此猶其末耳身也者父母之遺躰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人人皆爲孝子者弗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彭氏之季曰斗字宗建者久遊京師示予以堂記求申其說宗建之去斯堂也旣日以遠敢告以近取諸身而廣其爲思之義云

跋思存堂記

新安吳氏之先墓是爲存山即其冢舍作堂曰思存蓋因其山之名以名其堂庸寓夫事亡如事存之意云謂之思存者其存與否視夫思與弗思而已祭義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又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言將祭而齋當齋而思如其親之存焉詩所謂綏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者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莅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仁人孝子之不忍死其親固無時而弗思其親之沒而不亡者亦無時而弗存不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見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輒以臨川先生之記斯堂者申言之如此吳氏之嗣人何日而忘之哉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君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爲矧今之堂非言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爲乎人不能爲而趙君獨爲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謂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跋和靖先生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而先生書顏不多見山陰僧金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

此帖字畫與之正同可寶也

跋誠悅堂記

濟南程侯子敬駁歷州縣間治行甚著既而棄官歸養其母廬陵王君吾素與侯有雅故又與侯之子益同在史館爲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身其說具於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之美者因末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於事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苟徒勦取昔人之成說而侈爲空言將焉用之覽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斯可爲知言者矣



跋常祿平反序

晉寧府祿常元亨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元亨閱其牘知有寃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迺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願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耳而太守不能聽至今抱具獄哭而去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元亨能爲于公之所不能爲者非元亨之才有大過於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爲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居北門握史筆倘因撰著而有所登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寃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爲小善而略之哉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爲江西行中書祿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領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遷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吭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併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



迪時爲都曹掾按儒墓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  
白其狀罷遣之且爲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爲  
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旣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  
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警謂萬山長至云凡舟  
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  
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  
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  
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爲之掩卷而太息也  
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書申屠公墓表後

孔子之贊易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而孟子論君子之澤直斷以五世嗟乎名之  
成否慶之有餘不足亦視夫善之積與不積何如耳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雖百世可也內翰臨川吳先生旣以  
善人表申屠公之墓且登載其爲善之迹甚具人知公  
之無媿於是名而不知公以考城君爲之父御史君爲  
之子諸孫又徃徃能以材自見而取顯融於時所積之  
厚非一世矣公之名則已暴著餘慶之未艾詎易量哉  
繼述之善是在後人庸志諸下方以俟

跋蘭亭叙



吳興公臨禊帖子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觀唐馮承素所臨極蕭散朴拙殊與此不類好事者能合而求其同則王氏筆意所在可得矣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爲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復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爲字臣潛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

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臯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身而以元首股肱爲喻元首之明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爲賜而因以字之于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臯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爲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爲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  
一日侍燕間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  
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  
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爲中政使出以示臣俾謹志  
之臣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  
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  
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爲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  
以勲賢貴胄爲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  
推廣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臣同躋壽域豈非所謂  
彰君之賜乎臣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旣不敢強贊一辭  
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跋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  
以佩刀刻蘆菴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爲  
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  
禮部尚書入侍燕間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  
出以示臣某裨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  
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爲圭徒以實其  
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



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裸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祕書監著作郎寫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親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七卷後累增為三十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跋武學博士朱公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當時所被告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偽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



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爲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禕從予游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爲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員則關陞令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爲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

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擢而理爲須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爲轉官以知縣爲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



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瓌憲聖猶子曾開府覲壽皇潛  
邸舊入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  
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爲中書故亦真  
於鄭侍郎作肅之後暉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  
造是必嘗歸於祕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  
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  
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爲竒玩也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

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僞難憑又曰  
切須審處似道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  
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  
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璫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  
書之耳璫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  
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  
是月之初十日丙申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  
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  
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  
寶璫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



似道故正史及它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月日以備  
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  
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實藉鈞庇伏丐  
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  
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孰  
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  
之秉筆者焉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  
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  
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  
寶也

跋傅氏所受誥命

潛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  
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思聰  
於先生為魯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  
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  
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



藻之曾大父也傳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露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社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爲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爲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壁秉珪啓籥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籩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爲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 跋方承奉墓誌銘

承奉方公大治丞諱應龍之父也虞公與大治俱嘉定癸未進士故承奉之沒虞公爲銘其墓因及吾邑諸同年景雲者朱公元龍字元齡者樓公大年字處善者龔公應之也龔公以經義受知穆陵歷踐清要官至右史終於中大夫直寶謨閣朱公由宗正丞兼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左司郎官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知台州虞公由尚右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知瑞州樓公亦以吉州倅攝郡事入爲提



領戶部犒賞所正管文字惟大治先已有官鎖應換授  
僅得一階未及陞改而以選人先其父卒人莫不悼惜  
焉後虞公作銘一百有四年是為今至正十二年大治  
曾孫道禪以歲久銘文失其傳來訪於某謹錄而歸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  
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  
官必為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  
憂五年八月自穎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  
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

到必穎之鄰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  
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脩天爵奉天職可也  
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  
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  
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  
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  
公之子季默編公牋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  
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跋乾淳四賢墨蹟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祕書郎而群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効如此豈復敢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特

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爲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



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月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父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遯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修竿續之敬自通於臺閭守倅交代同寮皆戶部府君為之具豪蓋以文為贄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絨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接摺之坊偶灑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



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豪凡為啓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於學而酷嗜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昔質文之異尚也

跋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右唐臨王右軍二帖其精詣如此而不著臨者氏名蓋當時士大夫類能書非獨二三鉅工顯人為可傳也

跋東坡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於此帖乎觀之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



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裴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克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畧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群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宋人不載此三詩則皆



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戲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爲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

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人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歎乎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叙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



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爲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

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爲灑落嗚呼賢哉

跋靜修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



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其既得以快覩前脩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竒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爲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欲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某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爲孟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爲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錢翼之千文

具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徃徃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



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  
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  
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跋餘姚海隄記

書叙禹之治水備著其濬道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  
淪濟潔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  
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  
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  
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為縣時宋慶曆間  
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

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  
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為州四  
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為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  
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  
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  
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為之末或者  
遂指經義為無用之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  
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  
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之難能者由  
其知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以~~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

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隰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爲刪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者自不可揜公書亦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



爲犬彘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  
過爲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  
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  
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爲公畫贊序謂言  
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  
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  
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議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  
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  
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  
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  
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  
附傳之可據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剛忠堂退  
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  
節歷官行事之槩茲復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  
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  
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  
文獻之不足徵者旣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  
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



秉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昔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閣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爲剗切似道知奏藁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爲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憲宗皇帝奄棄群臣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爲已功遂入據相

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勲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傳誦之國朝旣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某俾志其



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子嘗於故祕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覩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

已鑒定爲真蹟誠可寶矣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末和袂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袂帖未嘗爲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



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爲恨也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

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葱蔥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實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朱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爲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爲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



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爲別白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爲哉諸公猶嗟嘆之永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爲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五

門人宋 濂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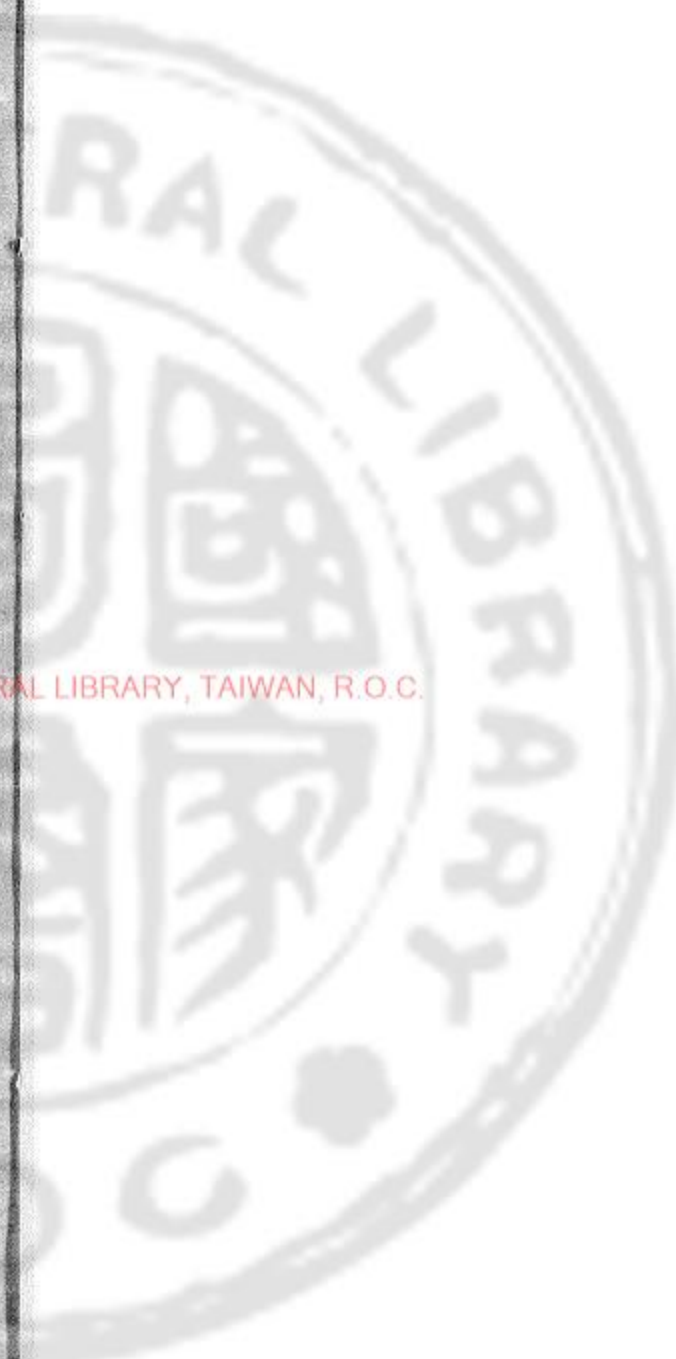
後學虞 守 愚 校 刊

後學張 儉 編 次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輜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簸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物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對或者舒揚振導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畱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爲





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藁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邃激越其畱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子焉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闕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埋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

序而截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爲病也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爲斷焉耳方儒服俎豆熠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豈亦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於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



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卞莊以搏豨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駢而爭險於猱狻也躍乎若丸飛而矢決也歛乎若楊飄風簸鉅海而高颿大舶出沒後先也儻稱媿譽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耶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歆羨而贊慕乎雖然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

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游戲出之則非予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它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者升脣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俱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厥今孔氏



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某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吾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恢其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頽豈私其家者耶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氏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爲賢於有子不猶愈乎隆顙升脣圩頂河目面如象俱之偶同者耶周卿行矣予之

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旣形于辭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弊弊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籬糧竒書呻呼踊躍合乎京師以聞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鏑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千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



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觚擘牋以歆豔乎徐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於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於高座則人之蘄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在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忤焉可也尚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於生者寘諸篇端云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夤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謙從之盛徃徃眎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



人也夫何世儒又有所謂其用於時者以爲釋氏之子  
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  
逐然一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  
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歛其  
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且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  
矣浮屠氏寧於是而復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  
驚庶幾不見捨於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  
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  
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  
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歎於其道而思有異聞乎傳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  
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  
取異哉頽其蒙詬於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  
學椽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論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  
乎

###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於仙經地志者天門  
閬風丹丘桐栢而南田號爲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  
險絕莫適至頽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  
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峯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



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  
如累噐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坐十人旁睨四  
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  
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爲稱首予佐  
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挾剔蔽翳求昔人  
之遺刻旣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  
望東麓杉松蒼翠甕桶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  
欵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  
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  
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

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  
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  
南園以爲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而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大  
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  
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  
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  
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  
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覩夫衣冠



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於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於詠歌謠誦之間纖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譔寤言馳驅洒掃葵棗瓜壺苴茶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人以之列于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况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獻樓公旣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晉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維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旣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柙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



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  
剩水間徃徃握手歎歎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  
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  
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  
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  
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  
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臯父素以風  
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時無知  
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  
以遊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旣緘辭銘其墓且

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  
求嘉尹趙敬叔刻寘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侔來  
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  
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  
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  
龔公聖子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  
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  
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  
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豪縷之異抉擿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旣俵俵然無所售其技童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徃徃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爲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芄芄棫樸薪之類之又曰勉勉我王

綱紀四方夫薪樵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旣不得升歌爲清廟欲爲薪之類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爲空谷之白駒而遂爲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又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又近爲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卑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爲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發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階上下古

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歷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隳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爲其詬病也豕鉅淪沒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



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它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爲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厯有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

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爲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爲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爲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



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爲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

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文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實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



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礪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

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



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於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鑠金凝土弓車皮玉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有不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於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盍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撻背而嘔血

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今之厚而徵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爲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軼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爲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悄邁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



爲序庸俟覽者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闕闔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衆枝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群王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旣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入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玆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

踏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調范蜆蝸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盖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



其所嗜焉染指而出是矣尚無以秦人之多易吾之多也哉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今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顧謂科目有不足獨特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筭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涖于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間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

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斂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憾焉者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之耻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吏託官聯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在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爲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於群公篇什之端



焉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冑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冑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閫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

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成司成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它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躓歟生之行



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臆分之宜爲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徃徃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

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爲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旣奉著令從事而未



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 夏生文藁序

子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母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旣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

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撫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



爲已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行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王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摧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爲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王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群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椽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

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塲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咲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

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逡巡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爲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



千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交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旣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柔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旣不必群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眈眈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恩大篇短章



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它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 送汪生序

始予旣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籩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

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槩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褻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歛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



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求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家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

時任越之筦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朞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柰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娘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蓄聚而携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楹而已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戢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瓜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爲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婺



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  
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  
政事王公實爲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  
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  
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  
之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  
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  
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已之欲  
爲若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  
其賢與它見褒表者固不作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爲州仕焉者  
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  
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  
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異  
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  
嘗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  
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  
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揚侯  
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



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燒而與之相安於其事不致疑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者共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它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畱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耶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



人爲郎祕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龍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與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浸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樗壽甫者予友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

送高承之詩序

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爲人以俟它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墮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



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叅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  
歸後魏氏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沔州  
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  
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爲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  
苟自售而與時浮湛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  
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截護惟謹蓋承之欲世  
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  
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己則  
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  
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予言

爲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六

門人宋 濂 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序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繇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檣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肩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伺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

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婺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負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携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負未及執經就列與諸



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  
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  
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  
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  
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  
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  
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  
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末如之何  
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  
以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

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  
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  
然此諸侯之學也况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  
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  
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  
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  
叅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潛序之潛竊惟昔之



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傳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已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

訪徃徃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据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公華之故下可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潛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



以遽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衰然借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歌庶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莪豐芑之澤爲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罔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

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若干卷子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



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竒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韞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

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竒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為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然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若夫借



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枝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失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爲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

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求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厘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



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于上  
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  
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  
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  
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  
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  
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  
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  
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  
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

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  
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  
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  
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  
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  
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  
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  
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



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實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崇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

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姦於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



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至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於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又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爲嵩之所毒朝廷獨疑

元杰無疾暴亡爲輿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於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



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  
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  
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  
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  
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  
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爲之發憤  
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  
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踈謝宣遠之  
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  
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

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  
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  
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德性命之說  
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  
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  
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  
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  
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  
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  
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鄙謂某盍爲後序某竊觀



先師朱子感興之作絜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盥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

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寔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湏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



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爲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

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搢公曼碩與某之同年主君師魯所爲序某獨溯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後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托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掎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揜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



能閱藏者人亦不能閱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偉之士隨所受之豐膏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籛糧竒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

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爲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它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



先生之季子樂始哀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某序之  
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閱藏者人亦莫得而閱藏也  
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  
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  
雲沒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  
而挹其膏馥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  
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  
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洎孫字甫山世  
系年壽卒葬某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學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  
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  
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  
於諛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  
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  
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  
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  
矣正傳自羈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疊疊  
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  
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



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

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已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



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  
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  
已卒它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  
職編摩而其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造屬史氏與公爲同  
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  
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  
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  
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方勸游不俟引

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屢於屬郡辱公臨况者再握手  
道舊故殊欵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  
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  
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  
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洫  
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  
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  
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  
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  
誚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



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  
寒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  
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  
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關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  
兢業虛心采納片言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  
之務擢賓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  
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  
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耳使退  
之求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它日聞朝廷有骨鯁之  
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

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  
於明晦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爲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  
厯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  
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  
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其  
庶幾乎先是爲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  
通皆弗之拒習爲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却之是  
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



糧而隱匿飛併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  
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晷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  
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子奪之柄  
以爲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  
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慙伏悔罪  
訛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譏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  
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  
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創常平義倉而  
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  
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至於生爲立祠樹碑廩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僅  
有者也而况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  
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  
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侯初  
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  
功超擢宣閩都司歷江東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  
傷治行爲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  
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畧侯它日傳循吏者采  
擇焉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閩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實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鷺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

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脩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鷺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蒞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



待序而可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耻探竒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辨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祕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

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鬼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詳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懼書生



以游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爲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槩於忘乎

###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隳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邀故事延儒先以爲師教

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出不羣少歲即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入自爲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覲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爲訓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填鳴而麓應也逮伯雨勸



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竒采遽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某爲之序而刻寘

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爲之畢其說乎

###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稷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竒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季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朮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



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  
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  
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  
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  
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  
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  
一予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  
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  
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觴周  
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

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  
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  
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族系之  
貴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  
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  
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予於明  
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  
歟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  
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  
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稗成卷求予志于卷



首以實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旒  
旗爲人衆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  
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  
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  
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  
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  
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  
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爲譜言

氏族者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  
高陽者自柏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  
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  
而其後有沈妣蓐黃諸國爲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  
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於柏翳祖臯陶  
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  
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  
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  
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  
蔡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



江陵之監利爲五大族而其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夔  
浦江舊譜以爲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  
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  
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  
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  
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  
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  
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  
嘗補官而不及祿某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於  
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

以爲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  
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及於分  
寧七世以上皆畧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  
九世祖而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爲之圖若譜  
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  
詳疏者宜畧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畧者自可互  
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  
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  
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族譜圖後序



某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之子直祕閣穎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揚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入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

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砦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於我曾祖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乃於七世之上又溯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葺釣游處猶爲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於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爲先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第惟顏子子夏並爲先師子夏詩

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子十哲而獨推顏子爲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爲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爲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吞侯霸之兩語它論議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則爲經術脩於行則爲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



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予欲無言喟然而嘆謂言語非所以學由是一意務爲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脩名姱節視子陵可無媿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爲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勵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爲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爲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刺爾公爲資政院使洎事伊始首詢官府之公單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徵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徵政院互爲廢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徵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漏碎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爲古之君子居



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替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負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彪分昭列細大弗遺釐爲三卷號曰資正備覽挈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潛承之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sub>一</sub>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

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爲不知矧今資正領以專使皇上爲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於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間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爲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爲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勲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



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東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便殿親臨諭遣之群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爲敷繹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爲虛文臺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爲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 十有 人皆首及於要地而

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爲名郡而尹爲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翰林編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眷知擢居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實之循吏之列而爲立傳彥禮其勿爲沒黯之於淮陽而爲黃霸之於潁川它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爲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祖  
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  
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  
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  
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  
輕之弊而爲官擇人甚成舉也播於詠歌鋪張聖德以  
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  
心耶庸推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隆山羊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

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  
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羊氏父  
子遂山歸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  
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  
能世其家業而不墮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  
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  
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  
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  
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聞於史學大理公歿學者  
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質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



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閤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龔臧遺藁懼哉

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爲郎於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于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旣不有祿以貧強起爲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



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  
爲誌于幽堂此不具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旣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  
文曰間居叢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孟子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  
行狀公生而岐嶷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  
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  
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  
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

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  
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  
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  
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  
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  
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一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  
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  
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  
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琬  
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



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  
列之日策名於昕陛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  
極盛之際也某浮沉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曹  
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  
疵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  
槩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  
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  
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  
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  
徙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

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  
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  
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志神道  
有碑茲不贅述焉

繡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傳君景  
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  
廢士散束書東歸遯跡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  
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  
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



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  
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  
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  
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  
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翱翔非餘子可得而  
預也予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壯  
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  
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  
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蘂癡蘂聽雨留蘂者重加  
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已

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醎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  
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  
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  
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  
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  
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爲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  
淳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各自累名且不有詩  
之傳不傳蓋無足爲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  
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子  
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



傳諱堯道云

送鄭仲舒詩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  
爲檢討會叅贊官闕即命攝其官予與仲舒同里閉而  
託三世之契至是又以官聯而申寮友之好休暇過從  
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休田里仲舒亦以外艱南歸  
服除當還朝朋友咸爲賦詩而徵予以序爲贈言之首  
蓋贈之爲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  
今之贈言者直欲爲延譽俾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聚  
族而居迨今九葉朝廷旣旌其門閭而復其徭役士六

夫莫不爲之紀錄以侈其事仲舒染濡家庭義方之訓  
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爲其增重而仲舒  
有國之元臣以爲知已凡所納交皆鴻生魁彥亦無俟  
予爲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據瑰竒之素蘊酬特達  
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  
容已於言者矧今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彥靡或  
遐遺仲舒諸父昆弟宦遊于京國有同升館閣者仲舒  
踵蟬連奕葉之盛衣被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  
垂於後在此行矣豈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爲州  
里之榮哉顧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墓左待終天



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游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無歆豔贊慕然以心思凋耗筆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舉輒因序詩而附見予屬望之私焉

###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爲竒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蒼之間又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

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懇聽並至節度使而懇爲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遇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爲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  
辟舉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  
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  
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  
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  
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  
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  
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  
強顏復起而竊食於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赳赳囁其  
爲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

公澤曰予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  
微而擬於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實勿論而  
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  
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門人宋 濂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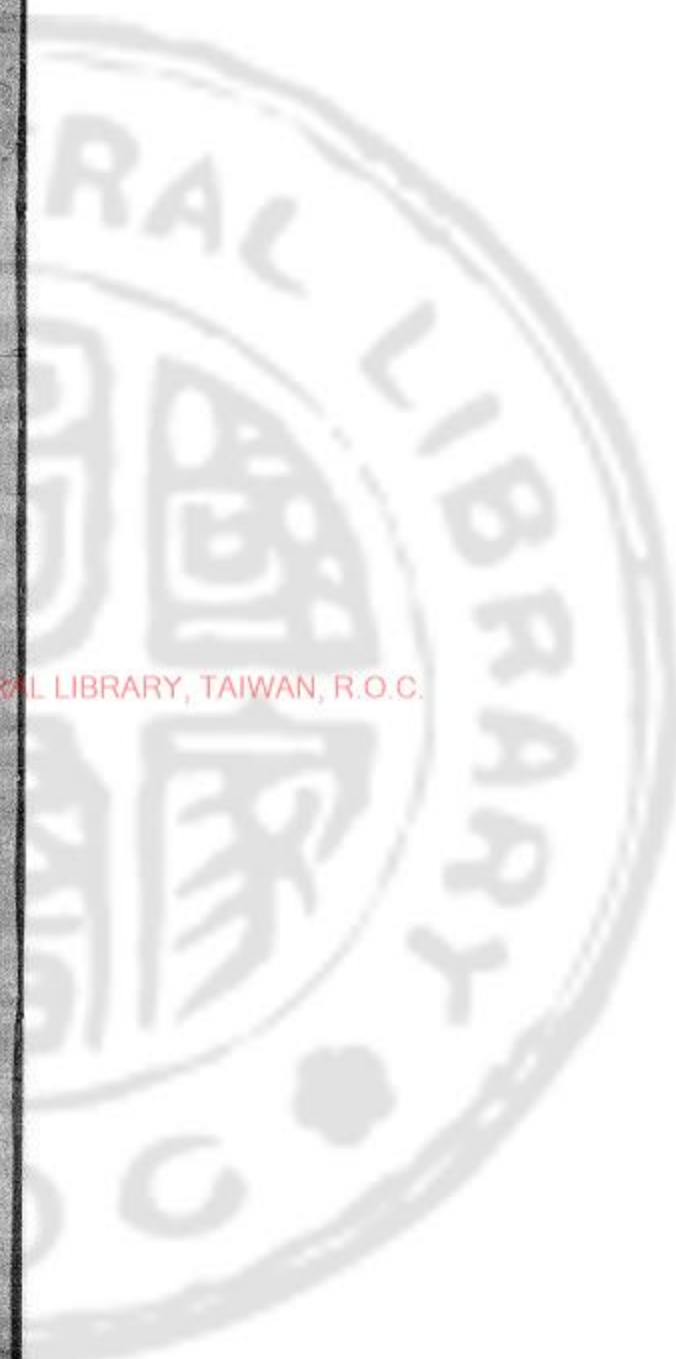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據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爲何時某侯爲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爲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





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  
家遴選仁哲以惠幸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  
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爲題名而屬予  
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  
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  
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  
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  
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

如詩玄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  
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  
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爲本者  
也其爲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閱材傑  
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爲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  
蓋先生自少時爲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  
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爲文逸出橫厲譬如風  
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  
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爲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  
剽掇譁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躡幽微辨



名數者殫豪末而先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繇繇  
儻儻浮沈俗間其自視吾言蝸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  
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溢流  
無所記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橐癡橐聽雨留  
橐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非  
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  
地之心爲本者乎綿千禩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  
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櫝尚奚爲哉姑用以致吾意焉  
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潛旣爲之述茲不復云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  
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諗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  
爲道院者闢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  
六晦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  
有三晦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  
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  
慶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  
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爲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  
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侯弗爲動乃賂吏瞰侯  
在告謬爲可疑上其事于宣閫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



破其計而閩復下于郡侯爲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廼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柱大奸一斥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廩焉不可奪者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師祇奉德意幸惠斯文甚

厚繫六君子之胄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入傑出其間媿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既爲書其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已田百畝代其匱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已田三十畝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



來涖縣事厥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克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庠者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學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愛其所有以弛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米徵文爲記嗟乎大道墮裂人統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

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身孰大焉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從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未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又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



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碩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賓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晦山之可樵者若干晦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

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負而箴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爲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爲某官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爲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爲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嚴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庠又下陋歲久且就圯丞耿君某以爲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爲基之崇參其基

以爲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爲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爲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動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



凡庸可畧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爲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爲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爲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泊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月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庶堂室器械之湏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擬廳事

而休吏士于旁舍廼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爲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爲力眦尉難矣矧處爲山郡而介于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涖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爲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逭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爲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譙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



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  
世恒譏儒者迂且憚事君君之爲武夫俗吏不可少媿  
耶爲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  
名自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爲常之  
宜興人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  
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  
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  
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

五十九而爲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  
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斲皆腐缺  
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  
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  
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枳  
木以竅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  
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  
半更爲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爲此有司者之事非細  
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東焉事聞于府  
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



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爲之周陔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醜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遠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

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爲題名而虛其左以竝且屬潛記之潛惟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



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  
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  
達之流相與蹈詠爲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  
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  
閱十年而偕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  
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  
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  
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  
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爲稽古之所蒙豈  
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  
諸君子求無作焉可也小子有造潛於承學之士蓋月  
望之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  
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湏稱是取民爲最夥而其  
爲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  
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蒞治其處一切趣辦  
用民爲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者日削而弗繼吏鯁鯁  
焉惟期會之或後爲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爲  
丞也會 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毋敢



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賦物力之薄厚各捐已索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爲衆勸旁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茲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秋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

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爲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傳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傳氏之居也傳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晦合族而食五世矣以



羣從子姪之蕃衍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  
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湏之費吾懼夫久且弗  
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  
晦別儲其入爲子本而權其竒贏俟它日更購田以附  
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  
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  
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爲之井田以同其利爲之比  
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  
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  
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于

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  
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  
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慈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  
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  
役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  
義云爾也克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  
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



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書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  
潛窩扁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  
為言退也潛之為言藏也是固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  
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善為退藏者豈墮然伏其身窅然  
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  
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却立而睨之如萬斛  
之舟順流而東騏驎裹繡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  
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砵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間所  
居而履滿於戶外矣鴻聲駿切疾起水涌庸詎知夫退  
之非進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墨以為守是以恒蹙若乎  
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  
君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  
惡乎藏顧獨弊弊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關其藏者  
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斬一割之用其光氣燁然星辰之  
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揜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  
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  
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  
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  
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  
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  
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  
嗒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  
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  
入善惑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  
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  
易動者或怵之善惑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

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  
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際退而即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  
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  
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爲家人  
其象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火內也  
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  
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  
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  
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爲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  
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



志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待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撰未暇如君琪請廼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

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躒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廼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



若干縉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君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恠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之禮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恩溥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



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  
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  
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  
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  
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  
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  
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  
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  
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  
來者庸弗辭而爲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爲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  
枕江爲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  
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爲市區百貨所萃壘氓賈暨咸  
附趨之江滸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  
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爲石路外出以屬于舟  
次謂之馬頭凡爲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  
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  
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爲病至順二年秋  
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隄傾



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  
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  
議興作俾大家之後於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  
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投其  
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爲柱而設楸栳其上內攢衆木圍  
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  
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歌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  
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  
二月訖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俾來俾  
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

竊取斯義叙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爲諛言以  
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  
一驛谿水逕闌閘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  
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  
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領教令內奉職  
貢使客傳遽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廼  
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爲橋其脩六十尺而其  
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爲日若干車者無濟盈



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爲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頗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槩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達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辯而爲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所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爲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即分涖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犷悍喜鬪爭獄事爲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勩囚有言其寃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



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  
伺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折薪之斧並斫殺之既沈斧  
水中而血瀆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頽以爲  
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  
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  
謂疑獄遂復寘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  
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谿有吾家故所請  
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  
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  
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

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  
散賣其妻子於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  
止以占田坐其他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  
田可乎廼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  
陽民張甲彭乙爭溉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  
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未取其家竹篋實禾  
爲驗吏以爲所殺者真盜也將貫其罪公曰彼盜汝禾  
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  
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  
復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



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  
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某能衣食  
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龔  
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到成  
獄公疑有寃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爲罪首常德之桃  
源民盧中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  
弟之爲僧者欲訟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  
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  
草間而棄尸與仗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髑髏  
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

廢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曰已瞽而謬云曾見一  
尸爲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迺疑獄且不止三  
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  
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官事未決而乙  
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歐既去而盜屠者燕  
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鬪歐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  
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以聞吏不察迺捕繫兩  
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  
印社子者問同里民家女爲妻未及娶而周某者耻與  
爲姪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



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又適仇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嗾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彊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况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瘦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南郡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蠟墓毒乎

搆烏柏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爲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不實爲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寃爲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寃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



十百人禮之齊氏沅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孟雄於貲而善持吏短長爲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施粉壁著其過惡遂藏去省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爲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爲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寘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君歷叙其事焉昔者于定國嘗爲御史矣而其爲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父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厯存

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克而已豈非當特軼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叙刪取大畧爲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



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奚舍焉  
苟無累於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甃也萬物之臧臧  
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  
始資夫山以爲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爲知君  
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  
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  
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  
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爲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  
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爲  
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  
雲固不能爲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怡之云  
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  
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  
中則夫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  
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  
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  
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  
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華其名  
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宴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  
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君之  
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  
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爲卦其彖辭曰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  
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况君遭時承平方  
以材見推擇且寔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  
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舍歲脩游息  
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  
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

則巽自遜來遜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  
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  
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遜而不變者乎  
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  
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  
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  
命行事而或爲隱或爲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  
菴有類夫以潛隱屈伏爲巽者於是乎言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爲之表悉著



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  
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  
江浙行中書省莅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  
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  
車丞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廈增崇其壯觀以昭示  
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  
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積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  
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潛叙次梗槩以告來者潛幸嘗以  
文字爲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  
朝稽古建官以來厯臣碩輔入則保茲天子而儀刑乎

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  
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爲行  
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  
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  
海隅旁連諸蕃椎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  
制於梱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  
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  
令煥然聿新群工疲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爲之改  
矚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初特勅詞林宗工  
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



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者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  
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秘閣之所纂名山金  
匱之所儲相爲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  
州下邑廳壁所記可與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  
院題名以爲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  
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  
乎是道雖東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  
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  
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內成周  
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逆觀  
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  
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  
分三省肇置都司爲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  
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  
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  
省內宿直等董董數事而已位有常負職有常守也今  
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  
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



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爲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實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閑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爲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儔功偉烈自見者侈爲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潛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潛竊

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回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爲之記凡叅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乂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寘其中昔我世



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  
成澤甲申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  
茲其權輿逮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寔人文運之  
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  
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  
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竟其缺轍而  
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  
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  
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

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  
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  
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潛之曾大  
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潛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潛不得  
辭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  
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



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寔制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間始盡撤而新之與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脉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工後來問有不爲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碩假術者之言以爲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蒞事展謁而退覩斯堂之暨茨不施歆反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爲之太

息亟令鳩財僦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壤甃甃必堅必良棟桷豐碩櫺檻顯敞飛棟步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于成什器之湏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脩五十尺有竒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



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  
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  
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闕窳窳幾若向之有  
廟而學何以廣教道稱上旨哉宜乎周侯鯁鯁焉致其  
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  
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瑄鄉先達朱公如  
璋陳公炳及潛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  
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潛不敢勒取前人成說  
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  
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爲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  
州者里人徐疇實爲之記疇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袁  
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  
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  
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  
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  
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  
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柴某家于蘭谿既與州  
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



其歲月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  
興亡雖異其爲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  
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  
虔祥慶之來下蔭麻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聘儒  
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鍾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  
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窆謚今以  
甲乙之傳嗣爲住持爰輟衣盂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  
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謹

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  
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  
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猶坐  
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  
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  
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  
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  
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  
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  
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



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從祀於邑庠並著爲有司之彛典諡之生上距公歿二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弁以公官伐之槩系焉公平生大郎及功施于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爲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躬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



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似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  
朝仍其舊設師弟子負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恒產以爲  
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  
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  
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  
管羅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  
肥磽均而爲二俾分佃之咸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  
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  
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頽靡不畢具元鼎  
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

後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  
焉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  
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  
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  
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  
不擾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  
兩亭甃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  
臺曰富春山庀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  
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  
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



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  
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  
惕焉于衷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蒞脩游息於斯碩瞻  
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  
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  
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閻爾仕于中  
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  
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  
來涖茲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  
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  
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  
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  
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  
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  
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  
其聲音物器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  
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  
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



制循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又宜弗  
講至止元年夏四月陳侯其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  
閱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  
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愈  
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  
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  
不和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  
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  
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  
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爲鐘而  
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  
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  
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  
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  
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  
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  
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脩其時事周  
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  
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  
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豆登壘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

俾伸其所欲爲僕居其間雖無能爲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爲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略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



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  
花赤名李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  
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  
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葵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  
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  
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  
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  
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

履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  
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  
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  
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  
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  
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  
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  
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  
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發瀕溪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艫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父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刺解金吾公爲移閩閩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紮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爲兩隄中爲十一頓凡頓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刻其上以殺水怒

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爲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爲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爲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什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葛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



交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爲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爲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民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爲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爲橋梁與不急之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罄衣盂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處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今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蒞視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

所部吏民欣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爲殿者三爲亭者二殿以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爲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遡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



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之常事可以  
槩論夫何以措其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  
第叙後要而不及其它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  
文見意者也某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  
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  
名御史也公平居無它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  
求售者輒援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緘滕度置覆以傑屋  
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 十有 年嗣子耀州史君

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諭于某  
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爲之記別  
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蕩谷  
則翰林待制鄒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  
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  
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爲之記者幸界  
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  
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  
爲後然托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  
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爲不足徵當孔子時



把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  
不足徵尚何恠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  
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  
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  
所爲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  
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爲江浙宣  
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  
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  
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

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隴屋壁之道  
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  
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爲之子克  
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距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  
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公所爲碑銘此  
不著耀州名駒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  
然遇之輒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



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爲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喜觀者爲王晉卿凭倚而立視者爲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者爲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爲蘇子由執蕉簞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爲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爲李伯時按膝而夢觀者爲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爲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爲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

竚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士偶坐而諦觀者爲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爲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爲道服繭衣紫氅黥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鬟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王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惟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葳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



甲午後一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覩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逢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爲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素所著也

西湖書院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所統吳越閩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爲書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跡所存而表顯之以爲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創爲之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抗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



徐文貞公持部使者節涖治于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  
西湖上所祠三賢於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  
詳達於中書畀書院額立山長負異時書庫官之所掌  
悉隸焉顧所以贍之者田皆薄瘠且遠在它州縣富歲  
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廩給之須猶或匱乏而弗繼未有  
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  
以報稱乃捐宜興州泊陽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  
于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二實爲米一百三十有二石  
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它費凡書板之刊缺  
者補治之舛誤者利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教事

者既白于儒臺而轉聞于憲府俾有司蠲其田之繇役  
慮後人昧於所自而隳其成規徵文爲記以示永久昔  
蘇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爲物之悅於耳目適於  
用而不弊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  
於其書既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  
可悅而適用不弊而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常無  
弊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  
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  
意於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  
之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



能玩味其英華而窺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  
歎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  
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庸顯誦其  
說而推明之以爲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  
夫東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  
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  
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  
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

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  
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  
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得隨材以受業鄉人來  
學者弗拒也尋後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  
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  
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約貧無以給昏喪諸費  
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  
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  
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  
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



千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  
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  
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  
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  
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  
而發其油然而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  
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  
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  
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勗沈  
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脩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爲齋居之所扁  
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  
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  
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  
之命說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  
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脩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  
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



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它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言爲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

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于多文云爾是爲記

間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間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逍遙間止爲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齋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蚩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



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  
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  
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  
爲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  
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爲山  
林之爲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  
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  
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爲輪奐  
之美步止於葦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達味止於園葵  
而不知孰爲食前之方丈歡止於揮子而不知孰爲侍

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閑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  
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予英清修好古  
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牽於名迹宜其聞淵明  
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  
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  
淵明以弦歌爲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爲  
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  
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  
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  
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間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



尋常枯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  
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  
倘能爲予言之請留更僕而筆受之以爲後記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  
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  
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  
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  
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  
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

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  
公是爲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  
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  
以學易鄉先生大竒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  
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  
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  
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  
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焱初戶  
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使就試  
於漕闡非其志也掇俚諺爲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



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賂於焱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熒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困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帥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諤是爲潛之祖一女適劉景宸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埴次壻咸淳已

巳戶部公似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壻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廕入官者壻未命而戶部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垓生一女適劉璨垓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垓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爲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潛生於高祖既沒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



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寔遠墜逸不傳謹錄而箴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爲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恩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稱後九世是爲武翼大夫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爲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謂

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爲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爲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充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爲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爲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



之民皆有常業食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  
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  
田以爲相賙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  
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  
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  
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  
弗懈益虔而京不達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  
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  
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兼覲  
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日昔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佐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勲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爲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象被眷知備負禁從恒廩焉以隕其家聲爲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爲寶或以仁親爲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爲寶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



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  
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某歷觀漢內之豪  
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  
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  
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  
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 百年猶廟食于  
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  
而言則爲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耳惟扎刺爾氏  
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  
後享有茅土訃謨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

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僥  
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  
魯兩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與  
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  
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  
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閑之燕而謙退不伐克  
念厥絕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  
而知忠之爲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  
昭揭而自儆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求勿墜爲慮豈不  
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



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  
有夫土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于某曰子幸以國子  
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  
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  
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  
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做以爲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  
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爲我記之某聞  
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

斯言非爲學而弗仕者勸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  
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  
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  
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  
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  
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爲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  
以鈞撥趨辦爲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  
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  
則弦誦之聲益以希闊年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也有  
能不爲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



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  
于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爲此誠意正心之極  
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敷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  
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  
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白是而登  
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爲言考也庸謹記  
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勅賜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冀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

薨于位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  
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  
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  
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潛撰其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  
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使書  
于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題其首而刻  
焉惟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  
獻王以宿衛重臣久侍帷幄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  
佐命元勳入秉國鈞夙興夜寐勤勞帝室將寘其家于  
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敵祥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



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爲時名臣即文  
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  
爲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昇  
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爲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  
而祠焉其構興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  
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  
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玄爲之記至是別  
爲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  
子之公卿有大勲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  
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桃壇墀而祭之後世之

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  
爲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則自奠  
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  
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夔夔周公  
而誰歟忠獻以雄材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  
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闔闢之  
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  
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  
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爲已責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  
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



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祭享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涪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餘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勲德之碑者此不具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

重其事也昔在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先廟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擇監脩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公鑄監脩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監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冊垂于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



凡大拜之後必誦告視篆于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固得右丞相完澤太傅公而下總十有人礮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

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爲永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爲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興文署以待制兼令編脩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住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于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



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脩  
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  
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久未  
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厥  
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宗以來徧州下邑莫  
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觀其闕文  
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國家之聲明  
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參佐具  
干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  
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世祖皇帝作別都于濼陽  
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  
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  
信於萬世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聖心退  
則納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擢必勲閥  
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  
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  
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  
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



馬爾蓋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將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曹屬並列于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良楨之爲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牘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于廡下未及成而出持

闕中部使者節尋復召入參議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俾潛爲之記潛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闕爲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爲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爲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建至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于左右兩司其委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所掌付受兵刑之政軍號雄緊而百工之事尤爲叢劇豈它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昔人所謂



學爲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歆慕而奮發焉則其爲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廢府各以其職分宮扈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爲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墊僊護都掌羅鐵穆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

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替白筆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爲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



秋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勲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爲衆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永久者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爲存也請以是爲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灤陽八月回鑾十月甲子朔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

申補太學諸生入以比古之外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厭於太學故其規制褊迫庳陋顧出他州郡下擔簦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泯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叅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



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達路後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囂煩不可得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俚之度木簡材而李君邠來爲副提舉亟命學正錄直學等揆日

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爲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從閣於四齋之故位且爲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輦石刻置閣之北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廬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甍堂涂自門屬于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爲錢若干緡爲米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



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  
訖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合舊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  
群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焉游  
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  
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  
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  
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  
工役之槩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  
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

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爲時名卿婺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  
巖山中歿而爲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  
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  
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爲公更  
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  
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  
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 王師殄巨寇廟食于  
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



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  
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  
人方氏倡衆爲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  
季年方氏有大冶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  
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爲鄉先  
達而不知所敬慕不徒効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  
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  
謁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逮事  
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歷踐要塗晚以從  
官全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  
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  
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  
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俾之使刻諸石且爲之記其作  
廟之顛末附見于石背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  
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  
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堊僊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  
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末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



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鄆雍郡之仲子是爲吾高祖雍  
國貞獻公被遇 世祖於略畔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  
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京兆奧魯總管終于家吾曾  
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  
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  
葬于鄆蓋視鄆爲鄉土久矣吾父倅 今天子位爲丞  
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  
則侍閑燕於內廷出則奉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  
鄆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  
嘗買田築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

在其間幸爲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  
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  
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  
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爲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  
今爲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爲樊川西爲常曲東爲  
杜曲則唐人所謂城南常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  
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爲終始秦樹隴  
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  
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  
異時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末嘗少息也唐宰



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於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遊其地自謂我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爲家無何有爲鄉視半萬里皆我室我闥也而况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君曰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記

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歎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暘谷處士戴氏諱某字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羸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邃廡穹門下至庖溷庫



庾直舍之屬爲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甃黝聖績壯而不  
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  
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爲芟荷菰蒲之區又十畝  
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三  
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  
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負恒百五十人  
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  
以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  
文宿德主領教事佯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  
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

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  
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  
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  
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  
閭閭門側之堂爲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爲左右師而閭  
中之子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  
爲間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爲  
貧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  
有其爲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爲畝而以百畝爲一夫之  
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俾以田



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爲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逮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鐘爲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

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爲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躋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



志之以俟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 國朝  
卽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初始築得而詳圖志載  
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塞其四而存其七  
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圯壞弗葺非一日矣聖  
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闈林林總總  
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 皇靈所

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  
願以承平滋久執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  
起乎倉猝中區倣擾而旁州比縣民譌不寧於是行中  
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  
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閫  
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實肅政廉訪  
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列  
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  
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大中陳侯伯顏  
不花亟謀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



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爰頒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廣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爲僦直募間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䟽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寮屬某等相繼總其功程而爲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公藉其飲助爲多焉城

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扃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甃石爲路脩與城等絛甃爲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鈞橋過以三石壩壤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椿以防其空郤屋于壕壑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



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爲百有七壕  
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  
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徃役者以  
分之所宜爲而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顛末以授某曰其  
爲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某竊惟易於萃戒  
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像使節所莅嫠爲會府民物  
萃聚殷盛叢劇儆戒無虞而陰銷潛弭姦覷之萌誠有  
不容緩者鄰境之袍鼓相聞而嫠獨按堵如故厝安慮  
危思患豫防及是閑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  
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

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  
垣墉士氣爲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爲流通  
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  
永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  
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  
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 皇朝治教休  
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  
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



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  
光之巋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  
有起其廢者 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  
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  
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  
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即命鉤考簿書徵理  
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  
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  
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  
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

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街道墜茨甃甍黜堊髹彤舉稱其  
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  
在列範銅爲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歲脩息游  
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  
既行舍萌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揚衽奉書  
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壯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  
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徂亘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  
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悚然侯下車  
之初即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浹而畢  
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



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耻焉末學衰朽諱托猥令載筆爲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如此云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

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摭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亶亶不勸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



終苟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辯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編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爲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

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胷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遷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聳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



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  
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爲同志永嘉戴公少  
望聞先生名奉贄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  
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  
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  
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間  
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  
其爲臺諫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有仕祿又不  
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  
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

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  
築室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爲東陽人於是大愚及  
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社門不復出矣  
先生好爲詩閑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  
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慤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闈  
爲本經第一先生既遺猶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  
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楊  
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  
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  
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



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脩食堂師蒙作也祠室堂軒爲間者三翼以齋廬爲間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爲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又闕弗講乃相率爲文以祭宜牽聯得書屬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奚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爲之篆題而未肯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既不可作其子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粟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爲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倜儻尚義慕



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爲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爲之師公時自著庭歸卧蛟峯下欣然爲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擔簦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婺之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撤臯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爲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履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

有五入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合猶子朋龜並登上庠領胄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珮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爲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其居而塾廢矣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父在廬陵亟遣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論議疊疊知爲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父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處其季子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於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羣居



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歿穀城逢時  
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于朝暨出爲  
穀城尉倦游而退休于家林遽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  
晦自以生晚不及觀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  
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  
曰黃金塢雙峴擁其後鄰邑之桃巖龍門諸山供禱其  
前而東岡獨擬乎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爲  
楹間者三昇石刻寘其中外爲小軒以憇來客而便觀  
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  
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招延名師  
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他邑所不及指石  
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塾而言也  
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  
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  
攷其成規舉其隆典使賢材興於照代義聲動於遐方  
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奚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  
子實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書東陽徐氏族譜圖後記

宋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徐公諱彬字文



伯潛之曾外祖也徐爲東易著族七世以上名皆闕而  
以行稱六世祖曰增兄弟五人增最長次永次極次謀  
次逸族六而分增居縣南號南徐謀居縣東號東徐兩  
族尤盛掇魏科躋膺仕者代不乏人增之子曰起起之  
子曰壽公高祖也曾祖曰元輔祖曰楠免解進士考曰  
斨公以太學上舍生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補安慶府教  
授堂差泗州教授召除國子正寶祐六年與潛之曾祖  
戶部府君同在兩淮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淮西則公  
淮東則戶部府君故戶部府君爲我祖考請婚焉祖妣  
之來歸景定元年也時公已不祿一子亦早夭一女長

即我祖妣次適永康章氏潛生未晬遽自免乳去母氏  
之側而祖妣之撫育教誨者二十年祖妣沒已久而  
潛忝有祿食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莫伸  
罔極之報衰退之餘誤蒙收召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  
用著令推恩于祖考祖妣比年兩膺錫命潛既得謝而  
歸虔奉制書展告墓下族姻里黨咸會祖妣之再從姪  
文泰亦在焉因出徐氏譜圖俾潛以祖考祖妣之年壽  
卒葬贈封官爵系于下方我祖考諱壻卒於大德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五祖妣卒於大德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壽六十以十年八月合葬于義烏縣所居東



北三里崇德鄉東堃之原祖考前承節郎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本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本郡侯祖妣初追封江夏郡君若進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學有文庶幾能允其宗者徙居義烏三世矣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之說爲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矣知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辯不



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將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  
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  
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復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  
公多傳之而祕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  
卦爲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尚書  
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  
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  
八卦爲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尚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

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采與采始與  
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  
解之獨鄭玄忽作芻而謂芻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  
是以芻爲笏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  
羑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  
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  
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  
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饋於人者反借以爲雅



稱是以鬼事入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時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程泰之演蕃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爲陛下按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求求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求求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 辯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戲齊司馬貞曰

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戲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爲迅則又因裴駟訓徇爲疾而以迅爲疾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駟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塋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郡臣塋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叙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爲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錘史寬舒封禪書註引徐廣曰錘丈恚及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昭曰黃錘人姓名一以爲地名一以爲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

錘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錘者又似可疑耳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爲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



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却皆有劄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爲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

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攷也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土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爲慕器何耶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朱真爲之或以爲宋之權行守試即其遺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復單車歸爲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貿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張



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寄祿官高  
於所任之職事乃爲行也

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  
於習鑿齒絀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  
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  
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  
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  
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泄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  
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

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歸  
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  
難軍節度使銀綬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  
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  
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爲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  
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  
平王大詔令及今新脩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  
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  
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葉韓壇而未暇逮  
耿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



懋賞式勸忠勳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  
真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  
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  
壬子夜之事亦是捨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  
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頴濱主分祭朝廷迄  
從合祭之說以至于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  
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祭以伸  
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脩元豐六年之制仍集官詳  
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

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  
之祭易夏至方位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燿火  
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復執前議蘇  
轍特爲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二黨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三  
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  
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允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記孝宗聖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  
曰淳熙中張說爲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  
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



遣中使賜以上鐔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肯來夜遁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為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為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坡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為簽樞累進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秉史筆者毋責可也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時肄麾下

犯法當斬忠簡見而竒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之軍前會金人犯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為踏白使已而凱旋補為統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於韓信暴勝之於王訢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之事以彰其竒遇飛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侵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



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竒之亟言於吳公  
公與語大悅即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宅  
重客有加人咸驚訝旣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  
庚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間京湖  
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  
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于江陵府治聞  
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爲撰行狀  
上于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  
公等入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  
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

名誤以夢炎爲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  
無所於考立信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託亦弗  
之考而旁采傳聞之異辭以七年爲六年則歲在丙午  
又以爲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  
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貌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  
先曾祖戶部府君忝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  
諭實與公並命同一牛詞是年十一月貌孫除監察御  
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脩官後九十年是爲令  
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爲太學蓋



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爲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  
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士諭皆師儒之清選  
也間嘗錄家藏先世所被告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  
訛近閱新宋史魏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  
告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魏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  
尤足驗其爲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于此以俟後之秉  
史筆者刊正焉

雜辯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揚子雲皆以爲疑或曰  
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

岳之後四岳即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又叔  
於許爲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  
以爲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  
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者又爲誰乎姑厥其疑可也  
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爲宋繆公  
之後音謬者爲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  
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  
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謬也繆固有兩音一與謬同秦  
繆可音謬安知宋繆之不音謬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  
繆爲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



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為據乎漢有謬忌字正作謬文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為一而忌之名亦辯證所不及辯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柏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

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祕書為塹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令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勅當是誤以梁字為勅也程叅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宣秉



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  
自漢已然泰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奢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芊芾或為黻  
黻與芾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圖故人  
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回絕米懷玉五代有沁陀米  
至誠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  
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初  
平初起豈皇與黃可混為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  
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  
為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黃而山谷則自

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嘗  
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為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  
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  
又以為張說因東封而其壻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  
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  
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  
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  
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  
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弨一弛何緣穀已覺翻翻不受  
檠陸放翁曰檠作平聲押用漢註也燈檠亦謂之檠音  
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漢地里志朝  
鮮民飲食以蘧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  
檠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義山以檠為去聲蓋本於此  
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春山谷曰  
旣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攏予曰旣  
云孤館閑春寒似無簾隴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隴

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攏恐損  
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嘗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  
仲芳隨宦至邯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  
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蓋其  
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為  
人言而為之求嘅或曰傳錄者旣以廟諱同音而為之  
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武相  
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狀之則二  
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為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  
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略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况當



時諸公詩篇中所用樹字不一姑以大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聞風驚樹罷琅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鴉翻樹等句作於順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以為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今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肯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

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為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為二斗非也南斗於次為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為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大明庚辰天順四年夏五月望日十三世孫叔善命工重刊黃文獻公筆記

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  
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宋世濂傅藻等  
塋于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明年以  
門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  
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  
直翰林素為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

之經筵有詔脩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從公於史館  
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  
卒丞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  
集賢校理文節公著于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  
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議已者獨奮然題樂  
府太平樓上有礮劔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  
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  
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  
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



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堦以進納恩補丞節  
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  
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  
夫江制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制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  
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叅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  
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之在任二十四月始生母夢  
大星煜煜然墜于懷生甫晬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  
比成童不妄出門能倍誦書詩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  
百言著吊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

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諭叔奇兄弟耳  
稍加工其不與之執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  
之文獻具在咸德徵焉大理卿牟公燾期公甚遠歸從  
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  
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  
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  
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  
真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  
海縣丞縣地頻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厲民  
爲甚編氓之隸濬司洎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



以法吏恩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廷兵捕盜賊者急遂沈鹽于河師衆以拒延兵怒爲取它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刼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懸薦知治狀事悉諉焉公爲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愬昏田闢訟下其林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壹經論定翕然畏

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于龍秋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樞西場監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析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舡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貴足于民有餘則惣其事者私焉公泣是役搏節淳蟲還其餘錢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



史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儻人曰弓卒額上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唐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傳重議待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盛世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

轉丞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入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于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生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克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淞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脩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博旨兼經筵官名



見慈仁殿 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脩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 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道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制丞相達世貼睦邇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粹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

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亶亶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授擡精切 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鼉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曰盈于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捕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



其費在朝不仕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  
於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  
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一旋踵  
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  
處外及登法後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絡  
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  
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然  
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徒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  
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 仁宗御極擢俊英公

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  
時彥迺根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  
隆宦情弥薄掛冠歸休翱翔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  
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  
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著德東塾之阡中奉  
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請謚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擅  
一代之文章爲諸儒之軌範既有功於名教宜加贈以  
褒崇切見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脩



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天資端介德操剛方早擢秀於翰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事郎諸暨判官擢儒林翰林應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奉政大夫江淞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順大夫秘書少監居閑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屢蒙召見殿庭賜以樽酒金織紋段寵遇優渥蹟公之筮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育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秘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知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卿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

肅主文既公得士爲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奧妙論著述繼韓柳之雄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之大雅古文諸作垂奕世之宏規四方學者覩之若星鳳仰之若山斗年既老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脩撰曾堅出使江淞還言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于家享以匪材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霑膏馥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搢紳所推許爲學者之依歸如蒙轉呈移文合于部令此依翰林侍講學士袁桷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謚仍付翰林國史院爲



之立傳甚樞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門人宋濂  
所撰行狀錄連在前合行移閱請照驗轉呈施行

謚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為日月星辰在下者為山川草  
木賦於人者為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  
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  
之盛異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為當世之儒宗  
者未嘗無其人焉迺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  
知制誥兼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  
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

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屢蒙眷遇掌絲綸  
而弘帝制脩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微道德之崇  
邃六經羣吏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我國家  
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必命公為之海內冠帶之士以  
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為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  
家傳人誦書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隨珠趙璧其文章  
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整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  
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  
為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  
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書之史冊



銘之奉常允符公議易名定謚國有彛章謹按謚法傳  
間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謚曰文獻前應奉翰林  
文字丞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新除文林郎  
太常博士傳亨謹議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八

門人宋濂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儉編次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子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後店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爲潛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





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畧其可見者曾孫萬頃昭祖紹祖  
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為  
五世祖玄孫伯謹簡天壽慕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  
伯恭三畏伯紀桂發維介子唐英綱縝十八人諱伯信  
者於潛為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  
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  
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  
焱次太學生煒朝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  
殊遠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大  
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悉復故

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  
承節郎諱塲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大常禮儀院事  
江夏郡伯諱鑄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  
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雖逸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  
積善之餘慶是謂叙次世系訖于功總譜所弗具莫能  
詳也袒免而下令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  
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為吾祖考黃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  
柩合葬于茲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



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年兩膺 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婺大姓由金華散處它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文弟又徒義烏而為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薦

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堯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裡當任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廢入官者公僅以進納補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楠祖諱斫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



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閫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育我先人為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缺虧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塋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即我先人諱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

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即潛次溥次浩為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龜後更名鼎次洪次滋為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順後女三適賈師夔劉咸生劉拱辰曾孫男六禱檉梓樞杞植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玄孫男八璨瓊璋瑞瑄琛瑋城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龍岡阡表於卜吉六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潛衰謝之餘繼罹憂患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褒大顯榮賁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速有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庶賴其子孫者也屢奉 命書展告玄宅感慕



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予茲石表嗚呼來者尚有以知其所自而求求不忘哉至正十年八月一日孫男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 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篆於同年三鉅工願以縻身下列久未克歸入石既蒙恩外補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豁石以刻而奄罹大故惟先君荐膺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舊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潛憂患餘生退休田里

無繇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廢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摹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書者悉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困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于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二朝請府君見而竒之承卽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為子儒林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直寶謨閣太府少卿曄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方以考舉及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終



身歲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  
姓先夫人之曾大父恠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  
必遇迪功郎紹興府嵗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  
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  
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  
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柩于先君之右先君受封  
五年卒官七潛自國子博士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  
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  
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既得謝而 廷議妙

東文臣付以史事旁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  
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  
累贈先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  
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禱已卒梓國  
子學生今用蔭赴吏部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  
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  
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  
贈典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述而脩著之先  
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  
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



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潛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  
比歲累蒙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  
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  
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中奉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  
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清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  
夫人間者潛以衰朽乞身而退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俄復拜召還之命未遑有所登載茲幸

得請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  
男又二琛唐城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  
日男潛謹記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輦丁既  
蒙 恩外補乞身而退俄彼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  
得謝而歸則奉襄大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  
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  
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  
先汲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



暨四世祖徽咸弗仕曾祖諱師仍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困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冢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場妣張氏初昭慶入奉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

當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鎔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駁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童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已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睿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力就若不經思而藹然有前輩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宇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



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官游歷七閩三湘旦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 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開門授徒生計日衰簞瓢自適安常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李氏婿武後公某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

即潛妻累封江夏郡夫人潛之曾祖姑歸于昭慶而公以女歸于潛篤世姻也次適李灑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湖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澗孫男二人坦墳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童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畸俾寺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券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



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為壽藏  
旁置家舍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替其承也公既歿  
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為罇擲安  
厝焉始公命潛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順  
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青冥佳山佳水兮佳城鬱  
鬱吁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  
未爰以屬於潛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  
外故其素蘊不少槩見於設施潛所書若甚簡畧而皆  
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誣言以為欺也至於系序官  
伐姻亞之詳雖細弗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

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幸無謂焉  
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庚申婿翰林侍講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  
記

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為常非  
有為異及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歿壽以之雖休  
勿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  
為孰劬而躬閔勉朝夕封吝殖驕執為已得一元默運



其生職臧天德之脩人道之極猗君之為厥志允臧式  
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克實輝光我曷振之勒銘  
茲堂

兼善齋銘

墨貴兼愛儒者攢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  
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為我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何志  
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則罔敢知坤之積善尚其肇  
孳止也以所動也以時毋慕千里忽於毫釐仁如夷吾  
或羞其卑為善有術視我銘詩

腴晦齋銘

王君仲致以腴晦名其齋盖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  
之祝辭云爾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者復而通也  
今乃接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仲致來徵銘為之銘  
曰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信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于幽以  
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  
王君歛其華英退歲於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  
徒曰予庶幾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茲銘

息菴銘

上人允茲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盖扁以章所息之處



號以表能息之人能所相爲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來徵銘爲之銘曰

謂菴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菴名孰與嬰所息者境能息者智菴耶人耶依正不二刹那之頃能所雙亡十劫何短一息何長勿生癆勞而止中路咄茲草菴非汝住處

圓硯銘

翼之家歲王使君所貽圓硯有白文貫其腹銘曰黑之守處也久白之不涅歸也潔

興讓堂銘

何君貞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乎其祖妻以讓于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馳恩旣行乃扁所居之堂曰興讓名人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詠焉君出以示予因系之以銘曰

讓之爲義推已所有木水本源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繼其姑家之積慶匪我有餘嗟嗟末俗借鉏取帚孰視爾民俾歸于厚施由親始于乘可輕義以起禮善不近名皇仁在上孝子不匱奕其龍光恩榮備至爰建稱號樹之風聲一家之讓國人其興作爲銘詩薦此樂石匪私其家維以勸德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爲之銘曰

輿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已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爲德不自毀于腓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青石硯銘

雪竇方丈所蓄青石硯德壽故物也銘曰

匪琥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而藏守之以黑毋曰茲宋之隕石也

恒德齋銘

易之爲義隨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恒性人之固有充爲恒德不息則久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恒惟君法天下偕行偕極惟臣承君咸有一德繫公之先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旣立其用必行措諸事業乃恒之亨允懷于茲益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求終譽



墓誌銘

張君妻趙氏墓誌銘

潛爲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爲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潛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掇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爲銘以畀之銘曰

於粵之墟句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軫君之名君實其字羣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刃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胄出燕邱五世祖詠䟽封安定從伯祖光典領宗正丞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父曰希墜進食京秩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壘亦主外藏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履守節自誓嫠居四紀至治初年龍集壬戌三月之肅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男復暨願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禫服旣除祥琴弗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孝子曷顯父母繫長民者宜存風勵顧慙不敏承之下吏瞻彼西莊九九松栢勤辭相哀用勸凡百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勾遷昌國正監管勾入御史臺爲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刻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斥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爲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主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旣傳致成獄君直其寃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爲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訐其事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

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它以事株連若鍛鍊無得而又繫者君悉爲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遣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賊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是天子方用言者悉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它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追用平反超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珪等將奉柩歸肅寧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潛子辱游於先人最久  
宜知先人蓋有述潛嫠人也幸能道君爲獄官時事它  
宜傳者詎止是耶史稱子公爲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  
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令抱具獄哭而  
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爲之銘君娶曹氏次  
林氏子男三人汝桂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  
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降其材而奪其施孰受之器而易其宜百疇一逢孰  
終尼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爲汴  
人金末父信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爲冀州南宮縣人  
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秘書監  
爲奏差尋又入御史臺爲殿中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  
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時方新使  
名以正憲度將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  
膺其選深自底勵以求報稱間以慮囚攝使事行郡邑  
懲姦貪省寃滯接引善類所至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  
婺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  
史調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丁內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



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  
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于鄆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髯秀眉容止言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  
善屬文尤喜爲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琴樽  
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中原文獻  
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  
吏部銓俛首常調殊無難色其任筦庫也分帥閩粵廉  
車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  
仕既久而家愈落歿之日賴故舊致賻襚乃克以歛其  
清約如此娶鄭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蔭

爲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之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百  
戶孫毅夫次未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女一人初公母  
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俾某爲之銘始公佐憲府某因  
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  
父子間殆四十年銘非潛其誰爲之雖不文不敢辭也  
公家世之詳約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  
有令聞素乎其位無喜無愠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  
孔昭以勵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進  
封天水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爲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  
州都自父珣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  
南武定王爲征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  
未弱冠以推擇爲吏隸河南統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  
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  
專以鈎摭趣辦爲務日與士卒同冒矢石未嘗辭難凡  
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久次陞提控案牘歷行  
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

省事復署公爲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  
公與在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旣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  
師順流而下俾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  
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  
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省提控令史拜中順大夫壽昌  
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例解所佩金  
符旬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且嘗  
蒙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德不以  
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  
事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爲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



建等路都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爲福州路總管  
至大二年九月某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  
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爲  
公單騎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公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  
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爲良民蓋公久居兵間聲  
望已著故能使之讜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漳州金穀也  
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爲轉運也患富商交場吏受  
鹽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做福之南臺列倉于  
漳泉興化以貯之持引執受鹽者無所容其弊歲得羨  
鹽五千九百引其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

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  
男七人長曰鉉以公陰入仕今爲承務郎婺州路東陽  
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旣以四年十月某日奉公暨夫人  
之柩合葬寧晉縣村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於朝  
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  
景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  
道潛惟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  
其僚吏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  
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趙  
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歛藏不耀出其豪芒貌貅百萬長  
鏃鉤戟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簡書鸞騰  
電擊靡亟靡徐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數爾  
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公罔敢知國有元臣元臣  
天子之聖曰弗汝遺視汝初命公材則多無適不宜魚  
符龍節未究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詣辭式告  
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  
胙城曾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嘗佐開州軍事

因家焉故又爲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  
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  
東都元帥府爲令史厥明年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  
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匈匈凡所以  
布宣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  
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中  
書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  
公亡何以事乘傳入奏京師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蒞浙右亟剡上乞署公  
臺職未報而公去爲兩浙都轉運鹽副使東南財計莫



重於鹽筴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爲憂公規措有法自常  
筭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下  
車牒訴全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  
者公探其獄以爲此愚民無知因容舟漂抵旁近地而  
利其菽粟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  
僚佐疑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  
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轉徙旣又以爲水  
利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  
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爲水門  
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

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  
九百官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爲病也田里旣  
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  
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  
五載如一日會朝廷以没入朱張家財物悉歸中宮擇  
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  
聞其事乃命公縮銀章爲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涖  
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爲生祠且請于前史官  
聊城周君作文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  
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



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中一室翛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開之濼陽縣黃斌原子男四人長曰恂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次忱蚤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閏僧孫女二人俱幼公爲詩曰琴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望范陽號稱官族其別於開有任叅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予景今江陰州尹亘以文章家知名終於翰林待制而公文有潞州以爲之子方興而未艾也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繇公兄弟弗墜益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旣遇矣不究于施曰予其休退也委蛇勾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邇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齊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洧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嵎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爲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少歲即能讀父書旣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群試于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竒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

引以自近癸酉更以國子舉預奏名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劾上先生爲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爲江浙同考試官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上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柩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



長樂以先生致仕恩今爲某官次樂次大德蚤卒次樂  
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燁灼嗣忠嗣弘焄焄焄凡先生  
爲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  
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  
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固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齋峯  
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啓碑誌序說總若  
千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  
以先生較文鄉闈之歲忝備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  
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樂與潛遇於錢唐  
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敏誼不敢辭如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  
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褻味雖厚兮弗  
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昊之離何野何成兮式全吾歸  
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旣卒之明年潛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代致八歲孤  
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  
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  
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  
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



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上  
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  
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于杭故又爲杭州人仲  
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  
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  
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  
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脩武宗  
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  
照磨兼提控案牘於是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  
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

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  
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  
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  
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也次遵次迪俱幼  
仲弘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感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  
從皆當世偉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  
爲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  
而其文壹以氣爲主豪端疊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  
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於畸岸之縈折  
舷歌柁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撰著未及詮次以



行而人多傳誦之潛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潛曰子之文氣有未克也然已密矣潛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烏乎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槩以慰吾亡友於地下云爾銘曰  
烏乎仲弘而止於斯孰冒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不屈不枝有寧一官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沒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來求銘以葬予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鸞佛舍

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爲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志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筆右瓢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迺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仕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基



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爲人內秀朗  
而外朴疎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  
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  
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  
下代弘道爲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  
人尤以爲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  
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  
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爲碑文曾祖璧通直  
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  
樂清縣尉父績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

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  
遜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大初之孫女今  
以贈若封並爲冝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廢得官未  
調予聞弘道垂屬續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  
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末矣銘曰  
樹之旣同有穫而弗克不羸于躬獨以嗇終後其豐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  
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  
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



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  
文清公也潛藐焉晚出於文清無能爲役彥實乃欲以  
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邪  
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旣新貢舉法而  
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  
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  
書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爲彥實喜而彥  
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  
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  
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夫夫文潔先生宋寶

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其邃於經術  
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爲本故在朝  
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  
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爲  
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  
人率脂膏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  
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  
幽浩然爲萬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西  
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  
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布衣之士則皆與昔



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鷺菴閉門讀書益不妄  
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爲知己而文清之言  
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槩見也彼以是瑣瑣者爲彥實置  
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  
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彥實  
殊不以小試爲亦不以不大用爲訕也彥實於經史百  
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爲文儁拔備麗意氣奔放若不可  
禦而要其歸能弗畔於道有鷺菴暇筆三卷詩文雜著  
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  
郎一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謚  
室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之徐系出偃  
王而代祀遼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誼甫有隱德  
大父曰克威以疾廢里豪乘間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



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卒自奮以致完厚然喜施予  
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越邵氏因徙家蕭山之漁  
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娶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  
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二從父避兵踰濤  
江夜夢神人告曰趣返否且及難既寤遂西還已而兵  
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旣俾徐氏有後又謹護之積善之  
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學能爲詞賦  
旣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雖憊不休  
人或譏其過君曰事無小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在  
郡府君視其牘議不少貸漕運官屬恃其品級已高尤

恣橫凡姦私殺奪執事者率畏憚不敢竟其獄君一一  
具上論如律民間以匿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逮者君力  
爲辨析免男女爲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  
例不一求文學吏整比之君定自中統訖大德爲之綱  
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旣書滿行  
中書省著君歸安縣典史白雲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  
府有悟其意者兩人將寘之死地兩人之怨家私鄰女  
不得殺以滅口棄尸桑林中事覺陰使以他辭引兩人  
傳致其罪君將直其寃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  
也君盡立羣吏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能濫殺以求媚



於人會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徒有僧某者通民  
家婦爲其夫所毆而銜之適有遭劫殺者賊弗得僧爲  
飛書誣其夫及有他怨隙者七人故以書墮邏卒家七  
人中或以罪黥卒得之曰此警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  
其寃而七人者苦卒霄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桎械始垂  
泣自言令以左驗已具難之君服弊衣佯爲賣卜至其  
處悉得七人以已物實贓狀取其家餘絲布數升析縷  
以比無不合金竈及他物存者又合僧乃伏罪七人者  
得直已而獲真賊於武康人始歎服焉縣獄舊有以男  
醉死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爲訪求其實悉

生之鄰縣安吉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於盜者意其子  
也巡官捕繫而煅煉成獄且取它衣物爲證君爲縱跡  
其事或驚懼以實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巡卒及行貨者  
屬歲大侵君夙夜施其拯救之術凡所給寧過厚曰無  
以法害吾仁也已代去省臺猶以荒政諉之陞平陽州  
提控案牘以內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  
案牘方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  
之弊累數千言宰臣領其要者得書大喜俾乘傳白于  
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  
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咸取法焉未幾



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九品官仍爲本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 漕法利病下至占候探測著海運紀原七卷後有掠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至今賴之久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由令史爲提控采列郡圖籍撰福建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言當世宜急行者其要六府上其事轉達于中書雖不報而隱然用其說人或指曰是徐其所嘗言者時朝廷方選用重臣宣撫兩浙江東君據時政闕失關大體者爲

九策以獻會其使遷他官不果行用覃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爲治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爲割地以廣學宮章某爲捐地以建惠民局有司歲徵民輸荒田租爲田千四百頃人甚苦之君寘爲之限募民墾闢教以修方置閘而覈見田歸其實行視它民田之阻山瀕江者俾因地勢爲蓄泄以備旱潦歲饑則輒已俸倡衆以賑之民有告四十人同發其廩粟者吏欲準強盜論君曰吾方憂其死而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抵重禁當用法外意可也悉笞而遣之旁郡邑事類此有瘦死者憲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焉隣縣銅陵人爭魚池三十



年君數語而決尤以是受知於上官滿代而歸留居吳之閩門無復仕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觴酒賦詩或乘興獨往倘佯山水間自號可可道人元統元年六月忽構疾諸子懼或請禱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藥弗服時是矣已而有瘳久之乃以疴命止藥作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舊致賻不可受須臾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爲天官正七品不爲小得正而斃焉幸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先二十九年卒繼潘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曰恒出後德清鐘氏曰濟曰孚曰良紹興和靖書院山

長女一人適章光祖孫男五人思誠思恭思溫思義思文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先墓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慟至頓絕母氏卒于官第晉亨以憂病感君曲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於章句作詩善體物寫情凡所著有端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可抄書各一卷歷仕集二卷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藏於家吏學大綱折獄此事各十卷行於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皆列于官書予方樂聞君行事而良以狀來謁銘敢不諾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君秉茲諒直施于有政藹  
焉厥績胡不卒施而有遺策勒銘告哀用表玄宅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自越而吳  
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仕入國朝仕益顯最號鉅  
族今以占籍爲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機贈中憲大夫松  
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  
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  
農郡侯發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  
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爲弘農郡夫

人徐夫人溫之宦家女生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  
不啻如已出君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于心  
自刮摩豪習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態其處家雖  
米鹽細務皆有法僕隸輩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  
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  
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郝懷等如京  
師遂載之以來郝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  
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  
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  
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



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  
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  
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邨等引見宸慶殿而退方議旌擢  
以酬其勞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二  
年也閱七寒暑疾乃間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  
益練達於世故絕圭角破崖岸因自號默默道人秦定四  
年始用薦者起家爲昭信校尉常熟江陰等處海運副  
千戶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慶紹温台漕輓之直力  
刻宿蠹培剋之弊絕無所容天曆二年部運抵直沽倉  
適疾復作在告滿百日歸就醫于杭之私廨疾愈劇不

可爲俄陸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  
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劉氏  
南渡名將太師鄜王光世之裔前四年卒贈嘉興縣君  
初君有三子俱未齒而天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爲之  
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卜以  
元統二年正月某日襄柩事于泊櫓山先塋東百步與  
嘉興縣君兆合君從父兄朝列大夫同知集慶路總管  
府事清孫實誌其壙而墓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狀  
來謁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誌文可互見也君  
平生所賦詩有遺藁藏于家銘曰



弗私于佚維時之逢弗疚于用維才之通有仇其門堂  
構則崇其播其穫乃嗇不豐尚其嗣人勿替益隆琢石  
以竢表茲幽宮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  
來徵銘以葬嗚呼潛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  
諱晉孫字伯昭其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  
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國朝爲鬱林州儒學  
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或介以謁趙文敏公又因  
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旨補國子學生一

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詔設科  
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  
當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  
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  
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  
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閱  
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  
圖氏四果之名以爲教者文衣高座日臨其徒泉南廣  
東慕而趨之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  
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註誤吾民爲大姦



丞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事諉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摧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君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鈎校物力之薄厚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竄毀匠籍而牽聯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證之其弊以絕豪民憚君之政

不便於已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壹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於家行及境病暍歸居久之復以病疫而卒至順三年三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踈踈卑讓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爲容悅然亦不以訐爲直其在南城官解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畜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畧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



者受而弗服也君筮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  
及門晚爲憾其爲文無曼辭詭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  
醞籍未病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  
後世亂詰且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  
曾君求遺藁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  
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歲  
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  
月鬱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  
銘曰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



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祕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渠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爲鎮江人迨先生以宦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



勝暨成人呼其第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籍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聞其名辟冥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叅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

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暖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廟記俄投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



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  
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爲先生論說豪分  
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  
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  
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逋租爲錢十二萬五千  
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  
訟平部使者以爲能數諉以事顧以涖治之日淺其所  
蘊畜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子  
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  
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于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

葬五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謁  
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  
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爲言卓偉殊絕  
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  
醇鋒鏑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  
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  
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  
藁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  
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趨高明



有來僣僣揚其

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

刻諸方珉告玄扃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或爲漆君蓋其裔也會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興國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仕皇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賢子孫改將仕佐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六袞輒致仕而去君少敏於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歿負土成

墳松柏皆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爲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冢積久而暴露爲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焉居官所至克脩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皆再蒙恩錫賚甚厚以爲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未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爲茲謝公玄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於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於兄弟



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  
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隴鄰於雙  
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爲興茶利其徒創置祠宇  
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  
爲侍仕君嚴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籙儀因著其靈應  
之實今天師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  
承旨姚文公之使江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爲  
製其號曰可心其爲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  
大見於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  
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爲已任閱兩寒暑而

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於巴仍施田百畝以資  
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爲登  
堂說法緇白四衆咸會君忽顧謂其子興宗曰吾事已  
畢將行矣明日竟以疾不起聞者嘆異焉君生於前至  
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於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  
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日葬新理將仕君墓之左  
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蔭授寧國路織染局使  
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錯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興  
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迺按狀所載序而銘之  
銘曰



繫君之先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於所祖匪  
襲其迹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遄其歸年未及謝展也  
達生委順而化仕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未  
久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

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  
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  
皆嘗從予游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  
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

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公諱進字仲與其先燕  
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  
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 憲宗於和林錫金符  
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  
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其天性  
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  
用世勞以爲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調而儕輩中無  
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  
階俾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  
副總管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朝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  
為降璽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於裁抑奇巧崇尚質  
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  
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  
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寃能無思乎吾歸  
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  
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墓次夫人  
陶氏宣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  
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  
曰賢佐 仁宗欲使疇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瑪瑙

提舉今以累遷為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  
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  
祝貞以國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庸國子學生  
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  
強者戮弱者俘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  
而使人莫敢犯或自混於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  
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  
用而無害於義故君子寧屑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  
而恒若以為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於  
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



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賚志以沒子孫誠知之必有能  
自拔以昌吾門者矣於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爲  
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位  
丞相出臨江浙略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異從容  
一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於家庭者可知矣亨  
與貞又皆生盛時蒙菁莪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  
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于工帝曰咨垂實先瓊龍降及中古爲  
民者四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  
入彼與時汗隆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爲

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迄用一經守爲顓門兆茲幽墟  
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  
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  
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鍾躋門泣以告曰吾  
祖葬有日以鍾之貌焉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  
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  
某之曾祖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  
俱允蹈齋生某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



茲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爲越之諸暨人渭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煇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杲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氏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爲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嶇扶侍絕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徜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歎歌息偃囂然以樂隕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爲之子也先生旣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

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爲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雞肋集若干卷歲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曰瓌曰玳曰珩亦俱卒孫男五人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爲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爲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爲掩涕爲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



茲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  
爲京朝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  
珣於君爲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爲平  
江人曾大父曰璉樂其地衍沃買田築室長州之蛟龍  
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廬州都  
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  
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  
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

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  
所居西偏爲堂曰靜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  
如山芰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繚繞而  
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於煙波莽蒼間堂中有書  
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卷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  
乃已君手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床茶竈古  
玩噐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職其爲世外人  
君少敏於學蘊積之素一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  
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於考亭多諸  
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爲詩有靜春堂集若干



卷龔氏子敬爲之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  
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爲一時名人推重如此  
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  
寫爲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脩之士景  
慕其高鄉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  
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  
出次驄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顧  
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  
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赭墩先墓之次後二  
十有八年是爲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  
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  
曰

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爲寤言歌之其  
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  
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  
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爲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  
銘於金華黃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  
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  
子祐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于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  
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爲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土葬親  
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于私史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  
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諱曰公望者始冠之  
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晚所執業  
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曰  
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  
微意檜曹之末至商而終否秦剝復循環不窮繼是有

作斯爲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我彼忝離我心之憂  
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驥風槩雄偉周之爲秦竟  
乎悌矣君性寬厚而無脂膏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  
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質於  
君忿閱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洎楊公棟  
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以給餉饋桴  
鼓甫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移符趣辨吏卒  
旁午君爲代輸竭其貲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  
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  
君捐私橐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十餘祭其死者用



浮屠法譌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舊有施予恩下逮  
輿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經  
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鄉雙桂之微君旣預薦  
而不及祿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  
仁鳳山先塋之旁君娶于翟子泰蚤世繼室以張有子  
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  
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鼎以公故補官迪功  
準遣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君避兵爲  
將卒得卒欲刺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  
有三婿曰王牧程萃黃愷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

稱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  
士寧其季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  
曰六歲吾祖以沒豐貌整容猶記鬚髯坐南窓下大樹  
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母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  
喜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瞻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  
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譔杜甫之沒餘  
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闢葺不自底勵挈挈  
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爲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  
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  
曰無固辭庸掇其語播茲聲詩爲言則俚而近於質刻



諸方珉未賁幽室

道一書院山長戚君墓誌銘

君諱象祖字性傳姓戚氏世爲婺人戚氏在楚丘者實宋之世家而婺之有戚氏南渡後始著袁州府君如瓌與其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如圭如玉既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府君亦擢紹興庚戌進士第由國子博士出知袁州積階朝奉郎追贈其父約爲奉議郎而其子宋祥以蔭補官爲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君袁州府君之曾孫廣德府君之孫也父曰紹入國朝隱居弗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君天性質直無

崖岸不喜爲聰明機巧少服家庭之訓甘於淡泊目不識富貴家華靡事弱冠師事王公元章益達於命義杜門不妄出環堵蕭然有書數十百卷憤然自放處城郭如山林間也用是尊官顯人鮮能知之大德中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吏部以例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就夫人義烏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初君之祖父皆娶于朱氏鄉貢進士君之第六合令周謂君可妻以夫人歸焉江南之始附也愚民多匈匈不自安君以祖母素嬰心疾慮其驚悸疾愈劇白于父



鄞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南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孤衰經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爲銘予爲之答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珙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爲郡列曹掾非好事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輒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靡豪縱事尊官顯入慕而與之不肯爲翕翕熱然故舊煦煦有恩歲時閭巷相過

雖賤夫幼童必踈踈然與爲禮有疑其矯飾者迨君病革姻黨朋從來候問度且弗起咸有戚色君續息垂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於至誠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脫益聚書構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諸孫爲舉子業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辨定也蓋君於管郭之學甚邃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垕曰元垚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笄孫男十有三人女十人曾孫男二人嗚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昭被于人而子孫



八景學士文集卷八 五十三  
茂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爲不朽者獨銘也哉  
銘曰

維古宅兆視其從違允矣胡君蔽志不疑我擇我蔽匪  
卦于著有封斯隆有潛弗輝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旣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  
且言坦之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  
兩貢于鄉晚厯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  
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屋事遽廢逮國朝復以科目取  
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

矣勉旃無以吾爲念也坦銜訓就道尋屬預薦名而大  
父竟不及待顧乃挈挈然籬糧笥書而來者庶幾獲綴  
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  
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爲子也  
請某哀其言亟爲之答拜而不敢拒也按狀朱氏世居  
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  
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  
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  
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沉默若有不可犯之色  
至與人交未嘗不務爲卑讓春秋旣高族人在父兄行



者以十數爲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數歲時祀  
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蹈於徭役君獨  
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  
惠貧乏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倘  
佯煙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  
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  
子孫此所以識鄉先生吳君仲迂程君時登吳君存並  
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名勝士  
歛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  
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爲樂丘則應之白生事死葬人

子之職吾安用蚤計哉遇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  
不深斥之也同里萬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  
捐錢葺治以爲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  
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  
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  
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勲某官次某未仕女二孫男五  
長即坦次蚤天次屋次填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凡  
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焉而君  
之志則有足悲者某竊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  
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也銘以慰



君亦以勛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顓門父留子播速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革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俛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窆

馮君墓誌銘

閩馮君既卒且葬二十又五年其子庭玉始以書來曰先人之葬久矣而冢上之石未知所刻若有俟也吾子不以庭玉之不肖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懼後遠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矜而畀之銘按狀君

諱華字君重福州閩縣人曾祖世則祖寅宋大學生父汝翼母朱氏君少力學工爲文從父伯震深語重之伯震在太學君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所接識皆一時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漕薦上春官不合將南歸道梗于兵乃即太湖上授弟子業至元十三年大軍下常州有以君名聞其主帥者即日延見問撫安之術版受南劔州儒學教授君私竊以歸養爲喜而受之竟不果行因留君爲宜興人終其身不復言仕進所居室曰龜峯示不忘故山也以大德四年十一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某月十三日葬清泉鄉黃川之蓮花塢娶吳



氏子男一人庭玉也孫男三人女二人君平生所著有  
四書直解若干卷文三卷詩五卷樂府一卷藏於家馮  
氏之先在堂有延珎者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  
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  
允中受業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  
尉而伯震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伯  
震先後擢進士第君雖以隱約終而有庭玉爲之子庶  
幾能元其宗者叙而銘之所以俟也銘曰

馮奮于閩由杜陵君史軾其傳綸言具存子孫則蕃不  
有世祿散處劔邵爲二大族孰振以文曰維閩宗逮君  
之身乃奮弗降爾公爾侯必復其始我銘孔昭琢石以  
俟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爲曾  
大父諱茂者於君爲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  
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  
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沒時年甫  
十三能佐父理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  
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  
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



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徃從之游考質玩覃  
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  
天日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二年秋疾  
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上沈痾在箝閱  
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  
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  
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  
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  
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爲詩文皆不苟  
而無留彙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

烏巖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  
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爲未足復俾  
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  
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財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嗇不使  
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  
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二其巖父老子勿兮天之蒼二  
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物李韓公以中



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  
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  
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爲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  
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  
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爲學君亦痛自飭勵期  
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泊李  
公以舊學相 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  
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  
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  
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

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  
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  
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  
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  
傳誦潛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爲圖且謂不宜使清  
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  
欲用爲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  
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爲  
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  
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爲當世所重如此



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啗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材民家還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爲節婦子爲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徵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式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寘館閣君以葬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爲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爲銘及哀挽者趙魯

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爲儒學提舉君嘆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謀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字贛奉幣馬迎致郡齊居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且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爲具衣衾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爲徽州教授曰紹爲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



女三人君性踈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爲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爲已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據狀所述爲之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忠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已胡有不爲而上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遠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尉來者

外姑夫人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某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不得爲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計至鄞某旣爲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婦葬有日矣若能爲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惟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墓在姜族子或以其地券鬻諸富人司弗能



直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墓在桐川又數毀於盜  
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改葬縣北甘泉鄉唐塢我叔  
祖湖南轉運副使煥章府君墓在東南若干步而以吾  
婦祔焉煥章府君之葬嘗捐田若干晦有畸畀廣陵寺  
以給歲時饋薦汛掃百役之費寺弗能有也吾扣已囊  
得錢若干緡以復田俾歸其舊其併爲我誌之嗚呼夫  
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爲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  
同之從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夫  
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剪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  
氏外舅用煥章府君恩補官將仕郎兩家門戶方貴盛

夫人自 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內  
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麗水縣主簿復辭不  
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  
宴娛無異處貴盛時臨終猶不廢擲亦夷然亦逝享年  
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黃潛李法  
何洧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塤嗚呼潛不敏無以  
褒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與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嗇  
曰婦之吉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玄宅勒 方珉詔罔極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撝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齟齬時已仡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群兒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杜已墟尚書

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爲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國朝承平旣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融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世當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



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已志以  
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卧病十年  
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沒哀毀過制歲  
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扶其幼穉相依者二十  
年歲饑米斗十千給䟽屬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  
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爲計傾之者公靜以處  
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  
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  
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乃爾吾不忍寘以法竟舍  
之公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爲

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  
真敢自言公爲言之卒直其寃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  
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真盜人  
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直舒碩人  
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  
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爲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  
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  
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隲女一  
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支持身以誠勿循詭  
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



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藏於家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郵縣陽堂鄉同壘先塋之側其葬也宣閩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某以銘爲屬某竊惟宋李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爲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

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某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特飛鳴抱器歸周旅于天廷贊其筆削作爲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昭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



孫也其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于穆陵  
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  
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  
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陞兵部侍郎換保寧軍節  
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  
幼聰惠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於章布  
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  
信州路總管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赴閻公復爲翰長徐  
公琰爲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

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  
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爲  
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采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爲  
商畧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疊疊不倦遇風日清美輒  
與勝流韻士酣嬉於水光山色間所爲詩直以寫其胸  
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旣無累於物益自厚  
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歸然獨存耄期  
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  
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灾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



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禕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憲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菜老用公恩爲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沆爲伯父昇孫後次汝蚤卒次泌爲季父曇孫後次浩女三人孫男三人棧杓與權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菜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爲公所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

日亦卒即公墓旁附葬焉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某爲忘年友公次子池緣疇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某謹備著狀所述爲之序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畧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昭示于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玉孫際今興運共惟帝臣有命有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永符聖時旣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



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墟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  
莫先出處發其幽潛以示永古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爲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  
祖儀仕皇朝爲滏陽令因家焉祖毅以駙馬都尉忝木  
台分封磁爲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爲  
衆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  
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  
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棄  
去游京師 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

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爲路隸淮東宣慰司後  
更爲散府揚州路而宣慰司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爲  
病公白于奉使宣 謂復隸宣慰司便因俾公驛聞中  
書奏可之揚爲會府歲所需橐糶阻於牐埭而經涉重  
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臯諸州縣水  
運爲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焉會福院所設營田提  
舉司厲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司民力以紓  
甃杜等三十六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未  
稼災公先事爲備脩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  
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衆繕



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考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集印分兩券間官執其左戶執其右鬻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糧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爲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以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十數有所追呼必循舊法遣牌爲

信民以不擾有鬪爭悉迭耆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諉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旣日以無事乃大修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遠路有廢舉人誦其政以爲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附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爲其逃婢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爲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



晉代輸其租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間視地之肥瘠定爲  
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  
率務增加以爲功公不苟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  
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  
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文章舉公廉能延祐四年夏除  
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

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  
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躡遷翰林學士  
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脩而得此  
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乎同列相視噤不敢出一語公

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爲忤會內府市新炭司出納  
者侵官尅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章再上未報  
解印綬徑去羣憮因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不實召致  
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  
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品爲奉議大夫以外艱  
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 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  
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  
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  
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祔塋  
于北庸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



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  
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墅以見其志平  
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  
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  
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爲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  
抗言無隱真古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墓隧之  
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奉本省照磨官劉  
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衍所爲狀俾某序次而爲之銘  
某竊觀公在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特  
謹據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

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先帝之聖德於  
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滄陽縣君興國忠敏公之孫人  
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  
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蔭入官由永嘉  
縣主簿辟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  
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搏霄次未行卒孫男  
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爲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  
膺殊遇旣疇民庸遂踐朝著來居帝旁耳目之司摧奸  
擊彊脫畧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



去當宁寤歎式遄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斂避  
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繫帝之德上方用公乃不有年拱  
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  
凡百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旣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  
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  
大和最長而獨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  
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奉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  
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

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  
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爲  
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  
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  
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  
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動身率下盡力於生  
業能使貲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  
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  
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  
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



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歎傳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爲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之食賴君以居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

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者再期兄子文嗣幼病痿不良于行鞠之愈於已子且爲娶於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爲之嗚咽不已君廣額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警欬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于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母聽婦言乃瞋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大和某官次文泰次文



厚次文轟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二十二  
人女九人玄孫男三人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  
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  
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脩其業而不墜有司爲  
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  
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  
人迺續其遺述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  
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  
孝與悌軫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  
難而卒無取沈沈義聲撼于州邑有仇其門子孫蟄  
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  
侍中贈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生某官某生  
左司郎中膺胃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胃生某官某則  
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  
大夫直徽猷閣考諱冀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  
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  
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



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  
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  
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  
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  
間益得肆其力於爲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  
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旣  
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  
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闡域秉心  
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  
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爲師交不敢待以

尋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  
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爲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  
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爲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  
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  
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  
密者唐珏王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  
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  
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  
返望之者疑其爲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  
不測人第見其如竒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



顯後先以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  
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  
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  
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  
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  
餘蘊矣顧力行如何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  
末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  
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  
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迭取科級  
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

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爲名高人自化  
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  
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  
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  
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  
聚產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  
郡而越族爲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  
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  
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  
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



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起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爲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爲御史南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著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

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爲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未藍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爲多先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塋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爲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



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其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村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發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肫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



生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後父兄貢士君日  
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疑甫能言貢士君  
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  
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  
城闈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  
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  
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  
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  
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  
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

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  
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  
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  
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  
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  
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  
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  
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旬已而  
行先生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太侵先生貌如



齋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志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責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籛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趂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

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麓踈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耻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庶耿



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揚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劄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嘗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誦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闔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以羈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

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將玄金消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訣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



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  
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摠  
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環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  
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  
合泉布營塋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  
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官僉肅  
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彛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  
無不觀窮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  
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

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  
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脩  
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  
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  
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  
其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貲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  
耳始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  
覺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  
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



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数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它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

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



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况聖賢之培植基本析天末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

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盡記皆彙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王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攷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



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  
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  
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  
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  
先生皆婺源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  
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  
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  
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  
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爲之銘潛  
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  
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  
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  
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  
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  
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  
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  
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  
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  
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



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  
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  
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  
啓爾後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八終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九

門人宋 濂 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墓誌銘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諭於某曰葬宜有銘敢以爲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爲幸牽聯書之某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夙有雅故而玠又與某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黃氏世爲明之慈溪縣人



曾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權實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貲產逮今雍睦罄已橐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君父子名遣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爲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尚綱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

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纊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祖一剖州符三持使節泉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澹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遺風餘祚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爲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還卜以某月某日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爲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於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箕帚侍巾櫛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勤致養于姑得其懽心



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於外傳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爲二子賦詩若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之明年玠即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人長即玠次瑋女一今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卿府君以直道爲時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不爲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

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願罕有能知君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戰兢自持以孝謹稱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爲己善不近名逮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闡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寘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



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  
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出  
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佃人令自  
實稍增其額爲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  
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  
得七人馬上其名于宣闈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  
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  
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  
以爲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  
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

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  
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爲鎮城使者從其王歸宋有  
宋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  
曰仁厚於君爲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  
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料終於武經郎權發遣鬱林  
州事父謹集當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  
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  
上皆葬山陰其居備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  
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  
林府君子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



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壻次曰圻爲伯氏後次曰堪曰垌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鐵鏹錡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某曰君之子辱婿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爲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昇來人可託以求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

爾銘曰

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澤是蒙歸乎何憾爰茲玄宮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傳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隆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



文字入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  
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充州事妣陳氏贈宜人君幼  
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其警敏俾  
受業默齋留先生間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  
年二十舉茂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求康胡先生吳  
興趙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姊翁徐聖予從事江東  
憲府携君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  
皆爲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起用察舉署寧  
國路儒學錄逮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  
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爲古文歎賞不已是歲以

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用特  
恩補溧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於  
役爲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漕行  
中書省辟爲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閑白以行訖  
無所壅抗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辦旬月而集時宰  
以爲能而風紀之司頗欲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  
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  
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後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  
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覃恩轉承事郎被省檄  
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糧不宿倉官吏惶駭莫



知所爲君知而不發使自爲之所糧既充而官吏亦得  
自適乃皆感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壇殺盜錢乙  
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事  
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  
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柴埭以禦水繕脩無  
時病民特甚君爲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紓水嘗暴溢  
君跣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  
弱死者君親收瘞焉鄰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  
衆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爲諸州最未報會  
霖潦害稼君所檢視當免輸田租者衆使者覆按左右

承風指誣君私庇之君無何誣君者以賄敗投遠方而  
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于神弗答君探獄有冤  
出其無罪者三人乃兩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  
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  
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寘弗問反加告者罪君  
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乘廉車按是  
州劾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獠穴諭以禍福皆  
讜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入  
廣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末疾而歸疾稍間潮州  
迂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驛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



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麟君易箚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竒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亢十九年秋七月有 詔令洙赴闕架閣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嗣襲洙力辭乃以爲國子祭酒提舉荆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號

而不能欽承

德音存其封爵因自稱存存齋云君

所爲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藁未及詮次惟闕里譜系一卷爲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露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隨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得平不求所禱殆有徵焉架閣公及兖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洧方孱弱君獨治葬祭贄皆委而不較且接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地爲報卻弗受其孝友出於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承



嘉族人以其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  
八歲力爲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於君而  
沒君鞠之如己子既長爲嫁于士人術士頌知幾來謁  
遽以疾亡君爲具衣衾以歛而緘其行橐惟謹妻子聞  
訃而至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術爲獻拒弗納有同  
與計借者見黜於有司貧不能歸君爲貸錢壹阡緡於  
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  
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於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  
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弔祭而上私謚焉默齋之喪主  
辨尤力溧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於省戶到官未

幾而卒喪過杭君迎致於其家而爲位以嚴親舊皆感  
動爭來歸賻其篤於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驩然  
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又乃  
服其識量平生無苟取嘗預書大藏經有旨賜弊亦辭  
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伍阡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構  
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予締交於君最久且  
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  
不得而略也庸備著以爲序而銘以系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  
今之世無待而興六行無備直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



緒餘卒不大施爰擇斯箴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諗來裔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遜都臺公墓

誌銘

公諱脫帖穆耳字可與系出蒙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太祖皇帝爲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溫名在國史公高祖也

曾祖納圖兒

御位下必闡赤繼領衛兵取遼破金

屢策携功後攻西夏而歿於王事祖察刺從

上親征西域以功爲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

太宗皇帝於潛邸經略中厚立功尤多太宗即位錫金符改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納襲前職以隨州孤絕泣治南陽府之昆陽愛鄰境邾縣風土淳美因家焉至正十三年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加金虎符爲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旣平兵寢不用累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式列烏臺貴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謚景桓母博羅真封汝寧郡太夫人忽都真封陳留郡太夫人公以勳舊家子蚤備宿衛



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爲武德將軍蘄縣萬戶府  
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延祐二年遷宣武  
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前後  
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爲湖南  
憲長有德於民其歿也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  
里求遺像以歸事之如生存搢紳先生皆以詩文美之  
公於人有善稱歎不容口有不善則爲之不懌終日至  
戟手怒罵之其善善惡惡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  
蔡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贖而吏持不可請以  
身代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爲出其父且給

櫬以葬嗣爲郡者立廟卧龍山之麓請勅額號愍孝歲  
久廟廢而居民侵其地官不之省公攝萬戶府事慨然  
曰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部亟以爲言使者頷  
謂守令曰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慙乎即日使  
歸其侵地廟以復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  
王氏爲軍士所得自誓不辱至刻之清風嶺齧指出血  
題詩石上投崖而死公移文有同爲立廟迄今不廢刻  
有隱士吳君與公友善嘗謂吾死得附葬於二戴無憾  
矣其旣卒貧不能喪公輟俸貲倡鄉人葬于書院之  
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爲人庶介質直不喜紛華講閱之



暇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亶亶不倦懸車之後養  
高城南闢齋閣懸弓劍著壁間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  
延名師教其子每遇風日清美輒緩轡郊外徜徉竟日  
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自隨散步閭巷間稚童迎笑  
扶擁而娛亦不拒也禮部侍郎泰不花出守越作新學  
校行鄉飲酒禮迎致公居僕輔公升降拜起不愆于儀  
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  
陳留郡君高氏朱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以  
武德將軍襲職東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刺

未仕次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  
穰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次篤列圖至  
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衡州路衡陽縣次完澤不花  
方治舉子業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莘縣翼上千戶齊  
伯顏察兒次適朶兒伯解次蚤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  
達爾孫男七人諸孫遵治命奉柩歸郊縣卜以至正六  
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潛於公父子  
間有一日之雅奉鄉貢進士趙倣所爲狀來徵銘潛竊  
惟自昔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爲之股肱心膂披攘  
經營光啓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



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無爲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光豈不然哉而况公以陳留府君爲之父武德及穰縣衡陽爲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存其歿皆可無憾碩晉之鄙陋衰朽無以贊揚萬一庸悉取狀所述爲之序而銘之銘曰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由本而支彌久益振時方承平垂衣當宁息馬投戈以文易武靖共爾位弗震弗驚禮義干櫓舒舒扞城賓客在前圖書左右載懸吾車長歌擊缶我弓我治世適是承爾仲爾季人遺一經發藻儒林踵武相接趨而過庭珪重組疊生榮死哀雖歿不亡式克有譽爲前人光瞻言故立返柩而附念茲厥初祁連之墓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爲氏伐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勲仕吳越爲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勲三子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顯又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虞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爲之師



後進賴其淑艾率爲佳士里人孫祕承德之時宰賈魏公似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於賈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爲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乃得自便逮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計免宗黨咸竒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婿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

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成宗皇帝有旨令備宿衛君驅馳兩京侍上起居服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擢君爲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事至閩中感瘴癘成疾遂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旣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超遷有單袂者君爲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官品在第八乃



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入皆以銓曹失其平謂君  
盍自陳君曰此上命也敢計其崇庫耶即日就道其縣  
長官故給事於省闈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爲寮而君顧  
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  
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爲盜者尤衆  
舊以主簿兼警曹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  
爲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爲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  
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自內出乎抑自外入  
也乃逮其仇屏箠楚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  
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欲辟置幕下君語入

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俯仰偵伺爲  
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能通  
其大義處事之中節始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  
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有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  
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各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  
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泫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  
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  
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公江東下同曰舟行  
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衢信  
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間其去皆遶道請留委曲勞遣



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惕焉靡寧疾竟不可爲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它語惟戒其子玄曰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趙友淳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享允昇女四人先是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齧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驄鄉御史里夏

山之陽虛其右以爲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曾氏附食其別室仍卜地基旁造窳穴俟戴氏之柩既遷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婿李裕所爲狀以銘來屬竊觀君服勤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効雖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於幽可乎庸弗讓而爲之俛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疑疑將君鱗攀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蔚乎良材孰尸



繩墨奪爲桶椽有隕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  
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十以寧君躬尚俾嗣人  
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柏

將仕郎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  
東北之閩風山曾大父嵩宋父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  
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  
入太學遂家于杭仕皇朝爲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奧等  
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  
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

君竊篝火閉窓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  
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  
若有待者逮 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  
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  
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爲同年者曰文宣死於疫君經紀  
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廩氏家而卒五月某  
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碩  
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孕而未生  
也君卒之日手自爲書奉束帛爲母壽第言旦夕南歸  
未幾而廩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邵祖



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哀慟幾絕時進  
義府君歿已若干年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啓其殯并君  
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  
狀來謁銘予筮仕寧海聞闡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  
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  
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  
爲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  
有自來哉君爲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  
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於抗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  
遠大明之際逢聖時賢才彙進而君獨遽止於是可哀

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復  
爲劉氏子後十年見勞於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  
歲而又天後二年復見夢於父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  
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環  
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爲名曰環翁云銘曰不  
有時兮孰甄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夭而閔之得於彼而  
喪於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  
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  
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  
子王府君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宣城之寓  
舍享年六十有八即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  
府君元配劉氏前十有四年卒安厝開州已父繼室張  
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旅殯于楊州至元後丁丑府君  
之子大有始並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爲文刻石  
以誌焉初大有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接著  
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名路同知滑州事  
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爲恭人及大有  
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命亦下大有既

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階勲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  
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諭于某曰誌所以昭世系謹歲月  
已納諸幽堂惟是先人劬躬樹德以承其先以啓其後  
者宜有辭揭于墓之原以示子孫顧猶闕焉敢以爲請  
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磁州有諱遠者  
爲金統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軍而上遭亂失其譜莫  
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羈卯脫身兵  
間東至大名居開之濮陽乃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  
稍長喜讀書能屬文自處甚簡薄是時國家新取中源  
海宇未一殊無仕進意洎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



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資其子使爲學庶幾它日能  
自振後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擇尋入江東按察司爲書  
吏庶訪司立更留以爲奏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  
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郎大用次珪次大有也今爲  
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次大慶女一  
人婿曰會稽縣主簿郭郁孫男九人女五人蓋金之將  
亡大家貴族違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泯沒無  
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  
至於成立以備官使晚乃卒食其報豈偶然哉矧今大  
有歷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反辰沅常潤諸死獄人

尤以爲明允臺府屢薦稱之其顯融未艾府君之宜見  
來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於其身措諸事業  
平生之志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之爲  
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支別爲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惟特府君有  
韞弗施一其初終靡間險夷保厥嗣人使有祿位地恩  
所加草木衣被其升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茲坤  
隅中爲同允昭穆左右勒辭紀實式示爾後

贈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爲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銜哀致辭于



某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綴末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封吾母太宜人廣大祇奉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求時之文人勒諸貞石以彰先德而侈上恩詎謂吉凶同城吾母遽以疾不起風木之悲罔極柰何忍未即死以終大事願推述吾父啓慶儲社源流之所自及吾母爲之攸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占籍台州路之天台縣莫詳所以徙提學公諱嗣字繼可曾太父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仕自曾大父時以子孫衆盛併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

不乏人提學公少受尚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資以事進取爲名譽朝益暮習皆爲己之學其爲人純慤靜重不妄言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貲產惟其所用無靳賔祭百須及門戶事悉心任之諸弟咸感化而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寢疾病之三月預爲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已接物之道靡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訖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進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爲掾史用資



格序遷而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謂廉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官族提學公之歿率諸子奉之安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之必周之諸子既蚤失所怙宜人遵遺訓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至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詳審不可奪於私喜怒莫歸則詢于僕隸有少不厭其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水患謀作隄以得之而或者憚其勞賈先聖廟及學舍屢徙而多未完欲繕治崇飾之而或者以爲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爲已任宜人

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興土木之役得無爲民病乎後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談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貶息所及在其身後一門之內死哀生榮可以無憾矣潛竊觀其示廣大詩有曰金馬誇豪貴吾謂非世傑性能師古道乃與禽獸別然則穹官峻爵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一言以慰之於泉下乎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柩葬於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



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三人長郎廣大  
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明而卒  
次小戊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  
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  
集潛嘗序其篇端以爲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近  
乎俚茲故弗論獨序其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  
不有聞卒以不施箴噐於身爰有淑德媿于名門克生  
材彥孔敏而文惟君子使有社有民潤澤實豐水必有  
源遊者如斯不亡者存龍光下賁耀於無垠公侯之後

在爾子孫龍山之原巋焉丘墳禾則已拱合祔惟新歸  
歟同穴表以貞珉

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  
人 世祖亮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冲素處士曰志  
行者實兄弟行歿葬縣南乘驄鄉木掘嶺荷塘西原子  
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脩德尚義爲鄉善士母顧氏  
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志既壯而隱於醫其  
爲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於爲人已疾尤善以  
太素脉言人吉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實堂人



罕用爲其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有六年大盜竊發於鄰郡蹂踐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浙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塞脹滿寢食併廢公授以以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皆預在行將卒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使公入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名還樞庭見公歡甚陞對亟薦公于上李叔固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爲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

年扈從上京河忽都楚王疾劇有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謝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漠廻次和寧三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衆醫莫知所爲遣府僚孫司馬者詣闕請輟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上再三勉諭出尚方龍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公既至施之鍼炳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爲之剖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上及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動朝野太醫剡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等處官醫提舉



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歲職事  
脩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  
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隣有息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  
難色方將於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  
到官數月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  
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之某年十二月某  
日葬荆浦之北原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  
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於杭州路醫學教授  
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  
名女一人適厲 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

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於是至道以狀來取文  
爲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至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  
人所游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  
其詳所可知 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叅知政事

張公某公言昔吾尚少求而父切脉即知吾後當居政  
路不自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於其術者也今豈可  
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  
人自序太素脉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歛人  
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  
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槩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



經之言人血脉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  
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充秘而未出故無得  
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於銘文之首度史官傳方伎者  
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  
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帝謂斯人醫師之良昇以  
制書歸祭故鄉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  
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發潛明微在爾子孫謁文訂實  
推述源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爲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  
義思恭於公爲大父進義校尉從豫於公爲父公少從  
季父某受周禮爲舉子業國朝取宋場屋事廢公無仕  
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於九流百家靡  
所不通尤工於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  
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  
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皆馳於是推五運六  
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  
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  
方劑施砭熇率與它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



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  
咨決於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邪  
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紫舌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  
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公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爲醫  
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  
故多用宣武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  
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  
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  
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  
學會同摘古語扁其齋曰恒蓋用術貴於通變立志則

不可無恒也 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  
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  
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負後多爲良醫尋用省臺交  
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爲其提舉階自醫愈郎  
陞成全郎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於  
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於哀毀如不斂生  
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  
某官鉞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  
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  
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隣有急極救之



如恐不及人已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至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前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爲公行狀屬予爲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畧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爲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備陳之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士獨周禮爲無所周乃俾乾孫學爲詩以應有可之求乾孫篤於學而敏於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猗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

不近名尚有子輩儒英際聖時伏必興馳茂恩耀泉扃  
終其兆在茲銘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爲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弗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之生而不凡長益聞敏徐文貞公持浙西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節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於學公所爲



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  
至於前代遺老若弁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  
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  
其序其緒論中州雅望若剡丘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  
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聞見最爲詳  
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掖之翼之  
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  
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門居三十年安貧守  
約未始有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  
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

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連被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農  
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超翼之以應令竣事薦章交  
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  
尚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之人存者獨翼之將  
力援之於朝而翼之素志立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  
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於故舊往來尺牘哀輯褒治惟  
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術其識人之多特以其間  
有情辭諄切關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  
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乎於人不以爲異也大參金  
源天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孫多在東



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從稽也蓋某  
之先有甕壚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  
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  
五月八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  
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  
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  
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曰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  
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既以其月十有  
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

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於翼之父子  
間甚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  
辱矣達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於不  
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  
學士虞公已爲之序以故弗論翼之於古篆隸真行小  
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爲珍玩或有所挾  
而強使爲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  
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  
其人也銘曰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已  
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里閭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



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氏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爲己子處士兄弟素嚴張若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懽心於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將有雋聲後二十

年復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爲高第用舉者試憲府例當浦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教一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解職以名劄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閩署置同時捧檄而去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於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塲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於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氏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



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斤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綿絕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母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它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聚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君貌癯而志傲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贖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

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蓄人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求予填諱納壙中仍躋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予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爲同門知君爲深庸據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爲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峴邑居之族掇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



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迴而不進甫霑一命竟不及祿其  
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知其委社  
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  
或謂迂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  
榮光歸賁幽壑善積于家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  
舒鸞翔鶴翥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末世不渝

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鄒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  
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爲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

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爲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  
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  
震不懾元符三䟽光于史牒子孫蔓延散處吳中還居  
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  
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  
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祿食恢其先業益厚於貲畜  
已裕人遂大厥施君諱德脩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  
疑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  
通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麗人有衣服美錦織絺



君則弗御終身布韋人有室廬穹檐邃宇君則弗居取  
庇風雨推其所有惠子宗姍由近而遠卹其鄉鄰尔弱  
我扶尔匱我給力苟可爲靡有弗及或觸機筭深憫其  
窮排難解紛不自爲功青青者筠内虛外直以名吾軒  
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孚于衆譽望所歸展  
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  
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俱與  
儼克肖其父女適碩璋暨錢允臣餘皆幼艾在室未婚  
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爲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  
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爲人卓越醇厚其言  
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九九有子承考謁辭圖  
堅碩慙不敏造屬史氏畀以刻文昭示無止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  
狀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  
言爲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  
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  
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  
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鼈大父與可父復祖  
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



汪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君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爲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爲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爲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游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語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居

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爲文擊節不已方爲具薦檮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爲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奧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摠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恥爲小簾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義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原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



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  
無憾尚奚以區區之言爲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  
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爲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蔽在  
此

水西翁呂公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脩姓呂氏呂氏於婺爲著姓而非一族  
人固以其所居地望爲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  
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  
子曰迪功郎師愈仇家構飛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

父子同時與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  
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郡文學用漕薦再上春官時年二  
十有四叩匭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相白無例  
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  
餘人幼子源是爲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  
魯祖諱羔皆承郎郎祖諱楚承信郎父諱懋咸淳間嘗  
與計偕試禮部入 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  
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蕪叅知政事夢然之後孫女府  
君少嗜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  
旁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爲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



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爲成規守而不廢子女  
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交情文兼至各盡  
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侵爲粥食餓者所全  
活以千百計至於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  
器用苟完出入無僂從唯以一僮挾策自隨人望之蕭  
然山澤之塵也其恭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仁愛及  
於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  
必中於理衆咸厭服爲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爲  
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鹽誣平民蔓延所及其甚衆爲  
之力辨於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遭值江南新附

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使無失  
業且爲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爲置吏即  
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并不藉是爲進取之  
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復強起之以爲嚮道府  
君甫踰弱冠實預在行身踐重山密林荒昧阻絕之境  
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  
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  
十三年卒後娶趙氏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  
女先五 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  
曰機皆朱氏所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二子又幼弱因鞠



兄子俾持門戶事而悉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  
遣後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  
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體之重爲之斬  
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爲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  
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燦  
炯燁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於宋咸  
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於今至正六年丙戌二  
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  
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  
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迪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  
賢後溪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  
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才  
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於世宜不止爲一鄉  
之善士而已顧乃歛藏弗耀而優將以卒歲豈不曰爲  
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諸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  
令昭代必有能自致顯融而大亢其宗者爲之銘以勗  
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隱居  
行義澤施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



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天閔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聞天寵是承地恩所加賁及窳窳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通義令通義宋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太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今之湖州祖諱子洙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

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耳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閑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叅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嘯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爲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拜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



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考合格授將仕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爲幕僚者窘於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爲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爲父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坐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能縣尹縣鄰於谿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人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猖獗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

旅繼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爲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偽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辯其非辜既而朝廷遣官慮囚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邇帥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爲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孫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埋湖爲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



爲縣泣事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  
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  
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  
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  
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於家俄感微疾既痊  
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于  
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  
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  
氏中書舍人某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  
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潛女一

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楫同生文孫住孫女  
七人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  
柩葬於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爲人溫良易  
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  
靡靡如指諸掌喜誘入爲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  
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爲兩制侍  
從權臣妨國儉黨盈庭鋤姦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  
而五速煩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聖世朝廷清  
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  
時異也某幸嘗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



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程顯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寧與百士更起迭扑高風盛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社逮其曾孫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為施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以武弁扈從南遷于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

為湖州人曾祖後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矣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既長乃弃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公從之將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叅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



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中  
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或與  
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  
南王孛憐吉觴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  
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  
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  
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爲杭州路學教授視事伊始  
承歉歲之餘倉庾枵然絃誦息響適嗣歲小稔則量入  
爲出節縮浮濫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爲米三百石賞  
用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它

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大  
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招致兩樂  
工爲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  
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尚舉公可任史事中書左  
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處以編摩之職公微  
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  
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  
不樂遠宦諭詮曹授以元缺復需次于湖州家食者十  
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  
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



翁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朽  
燬藻績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  
先生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智  
軒爲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爲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  
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  
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  
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歛不均公私咸以爲惠公爲分畫  
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  
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大之民以病告中  
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

於公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交易券  
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  
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  
立異姓爲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  
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貲產公焚其憑而鞫正之  
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侵  
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  
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  
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求貞爲江東廉訪副使巡  
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



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字木魯公紳復聘公司文衝禮遇充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袞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蒞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貌益充無衰憊態俄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

置易說於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曰死期至已夫復何言須臾脩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九日也聚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駢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瑾孫男六人長璠用公廕爲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璠琰璋瑛瓚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已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駢爲之後駿等遵俗命以其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璠走京師屬某爲之銘蓋



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幄仕最顯公雖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僉上於文學掾然皆能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請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某以門生忝被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  
求氣應夫豈偶公初有逢連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蔑公行徐徐既揚其

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於文學本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馮之方珉揚芬于祀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尉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榮俱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



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爲志故秘書少監凌公時中爲江比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爲書吏督辦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潮不時至鹽丁負水取滷力疲而賦不充乃爲相其地形鑿渠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仕佐郎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道宣尉使司辟爲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之爲脩作坊募工匠至於攻金治絲設色具爲區處迄今守爲成法兩淮鹽綱病於運河淺澁事聞詔遣都水監官疏治之公從分闡至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束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靡日食足令興工

仍立法每十夫一治炊爨九操畚鍤日所穿廣四丈脩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五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而它州役議猶未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調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入江浙行中書省爲掾史會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并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憂不赴服闋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若於計口食鹽言于行省



未報而王公爲轉運使乃俾與新守于公九思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爲有成籍不可改公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碩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石之郡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何不可乎於是議歲減越鹽五千六百餘引俄有旨改畀王公以湖南憲節後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荅刺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被本司檄分治浙東力除私販誣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徵賦爲錢萬六千餘緡懼而以贓自首者爲錢萬三千

七百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擢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脩短送舟人爲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餼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害民及至海次主運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衆莫能奪乃責運戶自買知送之舟運艘爲風所敗者例當覈實而除其所陷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絕公取吏牘躬自披閱除其糧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鈔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戶免於破家



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厲宜人憂不赴服闋  
除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請中書訴松江富民瞿氏  
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缺五百餘萬  
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  
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遣官四負踏視其地而松江  
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援古證今條陳曲折以  
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搆田蕩缺以竦朝廷之聽  
而報宿怨請創設牙門爲徵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動  
搖患生不測豈爲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  
列聞公言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然它所遣官聞公歸

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于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  
舉輟俸資造庫屋舶商欣然出私錢爲助不踰月而告  
成先是吏胥恣爲姦利凡舶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  
善者積久不善公始爲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  
物庫藏爲之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  
石者初止八家前後四十年株連至千餘家行省數遣  
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者復勒其  
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六百餘石憲司累援詔條革撥  
莫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



一百餘石豈復有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相率爲生祠以報撫之金谿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奪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至輿除利害多此類其詳見於省臺薦牘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爲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彈舉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食者五年扁所居室曰止齋仍自號鷓鴣子以見其志云公質貌魁梧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爲名高弱

冠時出游錢唐與浦城楊君載鄜州劉君汶友善論作詩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穢之習間挾其所爲文登諸大老之門寂焉隆山牟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所賞識公處家庭位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中至於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瑕疵人尤以爲難能卒於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志定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于州東長寧鄉之龍陽娶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公廢爲揚州路如臯縣主簿次仲廬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師



府令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  
嘉績虞尚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既葬之明年某以  
父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祿而歸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  
之命於是仲揚仲廬相與謀來請文爲銘而使者與仲  
廬至問日敦迫有嚴未遑即如其請載念某納交於公  
踰四十年知公爲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  
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顯詩之以遺焉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  
之偉器抱負千百出僅一二竭廢而趨劬躬盡瘁拾級  
而升不懈于位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  
致古今殊時學與政異公起文儒敏於吏治詢其職業  
匪專撫字士旣其德民酣其惠所去見恩如古循吏沒  
世不忘仁言之利脩涂九軌方駕而稅用雖未竟志則  
已遂薦斯銘詩賁于封隧有之似之在爾來裔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  
以致和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  
鄉范田之原其子素博學而有文間出游京師一日隱  
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口薦譽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  
誕開經筵即以素爲檢討未幾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



儒臣纂脩三史又以素爲史官史事既畢中書奏以素爲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追贈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某以退休之餘蒙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爲僚且有平生之雅素以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狀危氏出於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疑有子曰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而大破賊兵朝

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甌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師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悉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爲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怍始怍五世孫光大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



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爲潮州小江等處鹽司

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

文聞儒先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刲股和藥仍額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峯也陽身服田畝以爲養而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爲粥以濟路人未如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有一卷傳於學者平居氣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克而已爲

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爲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脩飭期無愧於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爲適長黃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蒼白次次舟次赤次會次點女二人適陸鉉傳權孫男二人於旉女一人府君之塋素自爲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



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爲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爲之銘卑刻以俟焉銘曰

危出干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變其姓後乃昌爲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太宗多才良仁和身退各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者沒不亡發于皇朝耀休光賁以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于其蔭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曹

參軍某其自都陽徙家于鄞則由曹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爲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秣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



鼇受業焉楚鼇後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人繼王君爲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爲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遺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仞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鷺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

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曰爲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涼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師師間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周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拏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



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乂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爲之黯然各奉觴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乂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媿媿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與娶潘氏潘爲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忝其以女歸之卒因葬

于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爲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表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象卿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爲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王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昭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



主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  
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  
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  
學克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此河南程氏兩夫子  
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須于郡縣  
學使以爲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葬後  
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  
經郎危素之來謁銘某幸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  
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厖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

發其節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  
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  
止志高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  
論謨遺德畀于方來未有矜式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  
元年六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  
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  
其子堅辱交於某謂先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  
屬其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



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  
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  
延鐸生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  
林學士鞏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堯贊堯生易祥易祥  
生千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  
欽生濬濬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激隱  
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今父  
諱正言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澧  
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淳安故名嚴而字光君  
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晏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孝父

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  
世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室讓其叔有四妹悉營  
嫁之逮其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及汲於生事  
親勢利漠如也讀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  
而不徒事記覽爲文主於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  
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爲不及同里以士名者無不受業  
焉君接之色溫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若不能出諸  
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類數辯名無不究盡隨才誘  
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  
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人自不得而親踈之隣里



有見侵侮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  
僮僕不聞有穢惡之聲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  
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君庶幾近之然君遺  
文有南明齋藁三十卷傳於學者言論風旨之在人固  
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堅鄉貢  
進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南城歐  
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先偕儕仰侄曾孫男一人立銘  
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提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  
言而民自服前人之光是迓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

天運有常其周必復惟爾嗣人有轟其伏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部使者振舉學校悉延至前代遺老以主  
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夙負材望以弱  
冠之年與之並登干師席衆皆羨慕焉審言頽獨恬於  
進取筮仕垂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來居上  
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  
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謹翁審言字也  
世爲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冶縣主簿邽受業呂成公  
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



公門人高第而於大冶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  
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學私淑其里人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知南康軍葉公閻咸敬禮焉仕  
皇朝卒官將仕佐郎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  
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  
傳之端緒沂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  
游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正書院山  
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鄉巡  
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  
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

部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  
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爲異同乃貫其罪而解其  
職頃之仍舊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  
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  
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爲師友念母老不可一  
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平居  
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  
之也貲產素薄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  
僑寓說齋精舍父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  
之暇日以種蒔爲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祿不



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簣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藁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於家審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文定公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榮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廕補江浙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茲杜宏喻德

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裡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脩撰張君樞而潛而幸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某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爲之狀而屬某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某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誅歌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游宦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



一月而某蒙恩錫召欲伸總惟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於他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爲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爲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爲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爲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黽勉從事靡愛其力執虐若盈戰競夕惕不疑於人蹈夫危機困而能亨罔間險夷皇仁在上天日臨照朱紱之來干光有



耀鼓缶而歌式金吾歸孰招其昧曰有刻辭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爲宋執政者曰正肅  
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  
徙武義者曰克之逮君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  
故爲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脩元  
貞元年君猶未冠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  
路儒學錄遷寧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  
按臨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旣  
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



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及仲鄧先生善之  
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  
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効之者往往逼真然  
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  
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詔起文敏入侍講於集賢輓君  
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  
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檢  
邊荒之地縣長貳父闕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逋誅者八  
人脫平民被誣於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  
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誘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

赴選集於京師某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  
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巖巖學士  
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  
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領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  
用爲閣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  
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爲諂  
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澈浦務稅課大使  
君承命欣然職殊不以爲歉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  
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  
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



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爲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爲豐年理民田爲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它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於鄉闈甫畢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解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唐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

榜早卒孫男繼善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辯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于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黃汜勝之書無不讀嘗古彝器法書名畫其書篆施於金石爲尤宜奉贊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尚書泰不花嘗爲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於斯天乎人乎肅以伏來謁銘謹撫其所述附以平



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及於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鬱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羸于躬兮來者之昇

武畧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林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祿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爲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運千戶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

洲縣君公諱某天姿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爲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己里中俊秀貧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目悔鄉人有不能制其僇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爲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怍足矣奚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爲名言年踰弱冠猶未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敷武校尉海道運糧



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戶公律已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開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曰委質爲臣當忘身而徇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大府或以事咨詢於衆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金符武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爲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晝旗宵析號令肅然舳舻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傳海道有神司

之人恃以無恐公蠲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王音獎諭宴勞錫子視常歲有加入以爲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丘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爲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爲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福山塘之西丘公垂屬續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汛掃百須之費頌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



蘇氏封長州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發私笈造輿  
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  
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  
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求嘉場鹽司丞次思溫徵事郎温州路稅課  
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  
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  
華長子珪韻公職佩金符爲忠翊校尉平江等處海運  
香糯所副千戶次堃仙由也里哈溫必闌赤累遷從仕  
郎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

德府君早世王夫人躬靡它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  
立長郎公次良王承務郎興寧等處稻田同提舉無子  
公命以思賢爲之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  
官贈集賢脩撰承直郎公沒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  
以銘爲請蓋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  
聖代克承天寵文辭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  
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  
積累之自而昭示于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  
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間爲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爲勝負有偉曹公孔



敏具武出長萬大訓齊行伍風檣浪擻若鵬斯舉精忱  
所裕百靈呵扈天吳閃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  
府克有成績徹聞當宁傳宣宴勞秩秩樽俎筐篚之將  
便蕃錫予公不自矜翮其遠翥鋒車召還不留不處爲  
官擇人諉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千  
帝所有子成考咸躋官簿惟時聞孫大纂遺緒從事賢  
勞無忝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伊斧  
史官勒銘垂輝千古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

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  
被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  
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  
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踏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  
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州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  
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爲閭里之  
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  
以表于丘隧盖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  
復于吾父夫今弗圖懼又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  
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爲明時棄物無憾



也予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乃序而銘之序曰君  
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  
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爲人謹厚而嚴格服食不  
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爲盜  
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  
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父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  
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  
理相加忍弗與校也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  
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  
歲時子孫捧觴爲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爲務元統元年

有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  
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爲大書其里門曰旌德  
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  
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續神識不亂大歎面  
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  
十八日卒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  
以其年三月某日葬于胥浦鄉泖環里父墓西若干步  
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  
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爲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巡檢  
璋以天曆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



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  
子聞之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  
素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爲不久矣爲善之報果何  
如哉姑爲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繫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蓄既播而  
又肯穫不以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桂物之不齊曰至  
而熟食之有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  
悞

南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  
稜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發之義烏者  
彥超官至節度使其諸孫因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  
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年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恩  
陽令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  
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末年  
喬年末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於  
濟南後復歸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  
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  
大夫傳從政郎嚴州司法叅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  
正彙之女其沒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



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  
朝請大夫喬年子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  
公事其世序官闕見於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  
五人其通朝籍部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  
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  
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  
運判官秦之孫女通齊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  
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因得  
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齊爲  
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聲氣習之

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  
不言仕進又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爲東陽常山兩縣  
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在石峽  
歲餘即棄官而歸徜徉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  
月十三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  
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踈暢  
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爲諸  
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  
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工也有南稜類  
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族



人得先生以爲子俾盡有其田廬先生辭曰凡爲人繼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曰以隳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傳後身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三人良玉葬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諗於潛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頌以子方効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旣得謝而退失今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

以俟未據而論撰焉潛竊惟吾里衣冠望宗莫有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亮都高位而後爲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曰  
婺女之壻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績蟬聯十葉復抱遺經脩其世業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於鄉佩衿濟濟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林彬彬趾美于前垂休于後鳴



呼先生是謂不朽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爲著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李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允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宋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爲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秘書丞復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習九聖

賢授受之奧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曆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誠使綜理家務外內脩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援引經傳典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盛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朗秀潤詳雅善幹蠱人以爲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它所遇特新之物未薦於祖未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守以爲法天曆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益不出築室萊山之西扁曰肖堂蓋山長



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日則母之諱辰每至其曰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曲盡孝敬撫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爲通政院宣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爲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戒祇家之日即命遍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

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于某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娶都縣尹垓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即琛歛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爲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婚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爲詩文有棲閑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美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琛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爲承事



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爲宜人其明年琛  
用治最受知憲府諉以覈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  
京師乃奉君妹婿松江府儒學教授練晦孫之狀來謁  
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忉於孝養 不仕故所施  
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君盖有得其肯  
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爲夸大可  
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  
系之銘曰士之爲善兮不與名期積久必發兮名斯我  
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曷賈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  
處順兮乘化而歸儲祉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兮

長世光輝樹此碑祓兮昭以刻辭

戚君墓誌銘

予爲仲咸銘其父墓後若干年而仲咸亦卒其子堯復  
奉眷於朱濂之狀以銘爲請予褰年多感不忍銘人父  
子而堯固請不已敢不諾君姓戚氏諱崇僧仲咸其字  
也上世占籍婺之金華爲宋官族高祖諱如瓊朝奉郎  
知袁州軍州事曾祖諱宋祥從政郎廣德軍司戶參軍  
祖諱紹入國朝隱居不仕私謚貞孝先生父諱象祖信  
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母朱氏前鄉貢進士環之女君兄  
第二人兄某以材見推擇從事於憲府用例補官君獨



不以榮進爲念端居苦學間弄翰於詩文皆積麗綿密  
可喜年二十有七始盡棄其學而從鄉先生許公講道  
於東陽之八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  
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必極其  
其根抵而後已同門推爲高第初袁州府君與從兄如  
圭如玉並受業東萊呂氏之門而許公之所承傳本於  
考亭朱子君以得於許公者歸而稽諸家庭之所聞無  
不脗合自信愈篤克已厲行爲人所難能衣履食淡待  
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尚而改其度每謂人知富貴  
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廬適毀于菑君備殫

勞勩以復其舊山長府君漫仕而非其志厭居闕閭間  
偶訪壻呂公汲於永康太平山中僑寓久之因君徃省  
遂卜居焉君性恬靜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  
不妄出呂公既遣諸孫來學於君復創義塾聚族人之  
子弟使就學誘君主其教事君克謹師法持規嚴學者  
敬憚之扁其室曰朝陽以表鄉土之懷人稱之朝陽先  
生云君有春秋學講一卷蓋其少作晚歲所著有春秋  
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  
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以六書之學世儒率置而不講  
所傳經籍之文多致譌舛乃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



名公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書詩儀禮春秋孝經論  
論大學中庸孟子將獻于有司而乞頒行於四方以儀  
禮一經未既弗及上又嘗爲書言特政欲詣闕陳之亦  
弗果行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爲畸人靜者而不知其  
未始忘情斯世弟不肖苟售耳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十  
三日君以疾卒于太平其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義烏  
雙林鄉下頓後祝之原娶朱氏從事郎揚州路崇明州  
判官復淳之女母氏之姪也有婦德諸子惟英非已出  
撫而教之均壹無間前三十年卒君之葬與之同兆域  
子男五人長郎英次蒙次莊次莞次多早卒女一人適

金華貞逢慶亦已卒孫男一人訢遷尚幼莞懼君之遺  
志逸行無以表襮於世故求託於銘以傳予竊以爲古  
之歿而不亡者在乎承之得其人不係乎銘之有無也  
君多男子能讀父書它日必有出而顯其親者姑爲之  
銘俾刻石以識焉銘曰

厥之家學宗呂氏百年遺響君克嗣私淑諸人祖朱子  
溯其承傳歸一揆君先群從皆進士季由師氏爲刺史  
流芳五葉未渠已孰無望君復其始時之可行君則止  
世其學弗世其仕社門著書逾紀兩書成未出君不起  
俾以銘章示源委後人毋忘趾其美



樓文翁墓誌銘

君諱如浚字文翁姓樓氏樓之得姓出於東數公子孫散處四方皆爲官族在婺之竹山里者吳有侍中玄散騎常侍峻宣威將軍陟齊有給事中幼瑜梁有侍郎偃名見史傳圖志竹山後更號智者里降及近代亦有擢儒科通朝籍者君之曾大父諱幹大父諱紹祖父諱某雖世其官業所居猶故里也母陳氏君本黃山童氏子出嗣樓氏江南新附之初人心未寧患亡因而搆亂本生父死焉君方髻亂能以智自全鄰人適見而負之以歸衆皆駭歎以遠大期之甫踰弱冠復罹家難母子

相依以續前人之遺緒君識見多出人意表旌人或忌之君伯父謂曰是兒骨相不凡它日將亢吾宗宜善遇之君自少讀書不習爲記誦詞章以希世取名而能知其大意故其事親孝奉先有禮且善治生有餘力則推而及於族姻鄉鄰作義塾以教其子弟窮乏則周之舅氏嘗託其孤於君始終經紀其家事纖悉備至大德丁未歲大饑道殣相望賴君以活者甚衆間出粟貸之踰年而來歸所貸皆不取息貧不能償亦不問公上之徵歛必先期而集尤謹於將迎縣大夫有所詢則別白是非以告而無隱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人有患難赴之



恐後而無德色居常以氣槩自高而性本自寬厚有雅量人莫不樂與之交四方賓客之來留連欸洽無虛日母年九十而終治喪寧過乎厚會葬遠近畢至姦胥大俠閭里惡子譁訐成風人多以小不忍務力勝之君悉不與較順受之而已久而各自悔服無敢復相侵侮故同邑質相將者惟君家久而獨完君素有幹局精力過人廉通當世之務而安於素分無慕乎其外人勸以仕皆不聽至正壬辰朝用兵誅反者出粟二千餘石遺其子輸干官以佐軍餉有司刻上其子名轉達於中書乞授以官君聞之殊無喜色蓋非其始望也中歲頗好老

氏清淨無之說更創道院延羽流與居與游君一生少疾疾年既耄而耳益聰目益明欣欣步履不異少壯時蒼髯如戟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將終命悉焚積逋之券細書累紙區畫後事雖細不遺氣息奄奄猶據榻危坐左右懼其疲僛扶之就枕乃瞑君生於宋咸淳庚午正月二十七日卒於今至正甲午五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王氏先二十三年卒次葉氏子男六人長國華係義副尉湖州路德清縣主簿次士祥次璋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王龍千戶管民司長官皆王氏出次士庸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次士毅次爲許氏娣



後更名煥女二人孫十五人鉉鉞鋼欽鈞鈇鈇鉞鉞鉞  
鎮銓鑄鐘鐸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淮女一人國華等卜  
以君卒之年十月十八日奉柩葬于所居西五里東塘  
山與先室王氏合前期以傳生藻之狀問銘於予今年  
春傳生來自君所徵予同游金華之法華山升高望遠  
裴徊久之明日還過君家止予宿張燈醜酒促席道舊  
故追計之不至君家已二十有六年又明日君欲復與  
游嵩頭陀智者國師道場上清五雲龍壽諸山予以興  
盡留詩為別而歸孰知遂成永訣乎予少君七歲而蚤  
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不朽之託乎雖然詎可

愬然忘言乎輒因狀撮其大要為銘以畀之聊以抒予  
哀云爾銘曰

嗚呼文翁素分之安雅量之實處世能順保家能完養  
生能壽教子能官人一能之斯以為難翁之於是殆幾  
乎全其可以無傳耶

許君墓誌銘

君諱熊字吉甫姓許氏婺之東陽人晉孝子攷之裔為  
近代衣冠鉅族居邑之南者曰南許居之西者曰西許  
而君之先居昭仁里之梅峴則由西許而支分也宋宣  
和中睦寇猖獗八世祖瓊集丁壯捍州城有功補秉義



郎以城中食盡援絕力戰而死鄉人爲立廟而祭之會  
大父諱崇之大父諱元凱父諱文奎值宋社之阡危群  
盜充斥挈家僑寓州治西南之桐齊坊而君生焉其復  
歸也君生六年矣即使就學朝益暮習孳孳不懈父性  
方嚴君左右敬承克盡子職特鍾愛焉長兄熹爲伯父  
後雖異居而有無相通不以彼此爲間仲兄勳與君同  
貲業凡理家務應官府之需皆君獨任其勞而遺之以  
逸仲兄侗儻好客終日趨待無厭倦之容仲兄歿止一  
子甫十歲教育之至於成人而授之室君於族黨以歲  
時會拜正尊卑之分以祭祀飲福序親愛之情貧窶則

加周卹推而及於鄉鄰凶歲賴以獲全者甚衆遇急難  
必扶持拯救之事之以 者輒欣然爲之倡每誦昔  
人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故與物無忤樂道人之善  
而不欲指擿其過人以是稱之君鬚眉秀爽氣貌端重  
平生安於素分而無慕乎外自號樵隱以見其志焉君  
生於至元戊子二月十一日卒於至正辛卯六月十一  
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家南五里  
之西許山遵治命也娶義烏徐氏寶謨閣待制文清公  
之曾孫通判 州鑄之孫江東總領所幹官通之女子  
男五人忻恂悌恒懽孫男七人震昌蒙昌大有巽享大



同益盲鼎膏女六人長適同邑陳應昌餘在室君孝友  
出於天性父無恙時愛西山之勝有終焉之意欲購其  
地不可得及既歿而葬于柏墩其人始以地來售乃營  
兆域改葬而治冢舍於其旁以酬先志按儒先遺法創  
祠堂於所居之左而饋薦以禮八世祖廟久壞弗葺發  
已橐撤而新之仍畀以祭田若干畝俾族人之無所歸  
者掌其祠事月有廩給焉又以外氏徐文清公之本支  
彫落將爲之立後建祠有志而弗遂也君葬後三年忻  
等以婺州路儒學正王君龍友之狀來謁銘王許故有  
連君之父與王君之伯氏御史公同師事鄉貢進士石

先生而王君又與君二兄繼登先生之門故知君爲最  
詳狀所述其目有八文繁不可具載謹撮其大要以爲  
序而銘之銘曰

嗚呼許君學足以持其身行足以律其家接物常存於  
寬厚處世不奪於紛華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耶

退藏山人趙君墓誌銘

君諱若磬字仲和姓趙氏其先於宋有屬藉君所祖曰  
德雍天平軍鄴度觀察留後咸寧郡公贈宣德軍鄴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追封廣陵郡王謚康簡  
實魏悼王第四子廣陵生承亮感德軍鄴度使秦國公



贈樂平郡王誌恭靖樂平生克愉封魏國公謚文思文  
思生叔篁內殿承承制制生堅之南渡初自開封徙衢  
州終於大夫累贈正奉大夫正奉之子承事郎平  
江府常熟縣丞公傳則君之高祖也娶婺州蘭溪徐氏  
又自衢徙蘭溪之甘棠鄉新豐里曾祖諱彥鉞迪功郎  
福州長谿縣丞祖諱盱夫從政郎處州遂昌縣令父諱  
時堯本成忠郎憂夫所生於常熟爲曾孫故遂昌育以  
爲子母徐氏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介之孫文君  
幼開敏授以書輒能通大義年十有二而宗國顛覆又  
二年而失所怙時新附未久君朝夕奔走以聽科錄恒

惴惴焉恐不克保其家淵黨莫爲之援反侵譬之母子  
相顧憂蹙弗堪君不得已俛首刀筆間斬以禦外侮遂  
僑居於群城既而見推擇爲主獄吏數辯繫者之寃所  
活數十人部使者以爲能陞本郡列曹掾用例遷衢州  
府公之賢者咸加禮遇而權貪以不附已深銜之君強  
直自信無所回撓竟不見容而免君太息曰始吾以門  
戶多艱姑寓迹於是家幸稍寧不貽親憂可以止矣乃  
歸理舊業因以退藏自號君家居孝於母友於諸弟尤  
篤於教子待姻黨有恩未嘗以疇昔之故爲芥蒂人有  
善必亟稱之至赴人之急難雖莫夜風雨無所憚母年



七十四而終遷父柩合塋東陽縣懷德鄉之勝湖山且以其自號者扁諸墓廬云君疾既革命內外靜默無譁惟戒其子嗣鴻以謹祭享保丘墓言終而卒重紀至元之二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何氏李氏何氏太府寺主簿自之女前君三十年卒陳氏有子嗣洪與俱後君五月卒子男三人長即嗣洪次嗣鴻嗣滋皆何氏所出也女二人適金華楊森翁義烏陳善新孫男八人古忠古憲古愚古怡古陞古懌古恒古悅女六人其四已行二尚幼君役後十年是爲至正某年嗣鴻乃克治地於金華縣婺女鄉夫容山之原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以葬爰以君行踏予門再拜而言曰始先人遣嗣鴻受業于鄉先生許君語嗣鴻曰吾衰朽無成汝兄既早失學汝弟又以疾廢三百年詩禮之傳天其或者不汝絕乎汝其勉之嗣鴻無能奉承教命大懼世叙之可徵者子孫日遠日忘而先人之承其先開其後者無以昭示於永久願備叙而銘諸予既荅拜遂按狀所述寫之序而系以銘俾歸刻焉銘曰

行其權曲以全執其節剛以折悔而明心則身歿不朽  
惟有後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肖翁字傳朋姓王氏世爲婺之金華人宋太師左丞相曾國文定公諱淮之玄孫中大夫太府卿贈少師東陽郡開國公諱棟之曾孫中奉大夫直較文閣福建路轉運計度副使金華縣開國男諱似之孫朝奉郎將作監主簿諱琦之子也公生而岐嶷長益清敏才學兼茂爲宗邦所欽仰又其姿表明秀風架醞藉雖當乎運去物改之餘望而知其爲相門子弟矣起家衢婺二郡儒學錄大德中陞婺郡儒學正考滿當得教授一郡而國制教授必年艾以上始得爲之公名上天官蓋未四十也是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與公生同歲

亦以儒學正滿考同在選中而年皆不及格有司以常制持之廷臣言虞集雍忠肅公孫玉肖翁曾文定公孫皆前代名宰相家子且學藝不群不得拘於常制於是虞公得教授京畿而公爲靜江教授南方歛暑多瘴公到官居亡何即移病而歸家食十年延祐末復起教授南康會白鹿洞書院山長缺郡守崔公翼之請公攝山長事書院久廢公爲復興之新其屋宇廣其田租而來學者滋衆士譽翕然至治初辟江西行中書省掾史顛入有因覈田虛增糧額萬餘石而生變者事數年不決公以謂民變雖靖而糧之虛額宜在所必除儒學官待



選者以千數先是持選衡者皆頽憚不敢理日致壅滯  
公閱選簿爲之銓注數日而畢由是宰臣器重之惟其  
言是用休聞以彰泰定四年積年勞除將仕郎海道  
漕運萬戶府知事海道歲漕東南百萬之粟供億京師  
以軍興法從事其任至重自漕師至僚吏率以選居  
君幕中三年上下克協漕事訖辦僉以爲能仍紀至元  
二年轉從仕郎嘉興錄事適歲侵部使者檄公行視田  
公爲其實以聞得免荒祖數萬石它州郡有奸利事部  
使者悉以誘公決公決之無或不當者惠利及人甚衆  
政績益者未幾屬疾請致其事遂以承務郎松江府判

官致仕命未下而公卒其年十月癸巳也享年六十有  
五以五年二月壬寅葬于金華縣婺女鄉施家塘之原  
公娶唐氏子男六人長萱泉州德化縣主簿次藻杭州  
路海寧州判官次蘭鎮江錄事司判官次莖次葵次葯  
奉化州儒學正女三人長適劉文同次適申夢次適吳  
儼孫男十二人女八人公天 孝友事親無違禮養寡  
姊弱甥無失所者教諸子必由於禮法家庭之內肅然  
有儀所得祿秩多以周親黨振貧乏內顧不足不以爲  
累高懷雅興一寓於詩而尤善筆札論者謂其酷似吳  
傳朋短章醉墨人爭寶愛之初魯公在淳熙間又居相



位是時南北講解中外無事一用柔道佐時絀尚利喜  
功之說以休養其民人以故百年之間江左元元得以  
養生送死而無憾南渡以還論相業者莫於斯爲盛魯  
公之從子是爲文憲公柏實學於黃文肅公榦以傳考  
亭朱子之道統而敷文又受業於文憲以及撝堂劉先  
生炎雙峯饒先生魯其學皆本於朱子於是言道學者  
推爲朱氏之適傳矣維公之生上承世德相業之隆道  
統之重萃于一門者家庭之所見聞爲多而累世文獻  
之傳逮于其身不可謂無所託也惜乎不大顯融不足  
以究其志之所就然論天道者謂王氏少後而公侯

之子孫當必復其始後之來者尚有徵焉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所生世家名閥是生賢能整衣冠家孰  
盛王氏相業道統聯徽嚴軌奕葉載德委祉于公公繼  
承之文獻在躬際今昭代仍有祿仕用世其宗克濟厥  
美君子之澤維衍益延曷觀水木繇有本原斷石刻梓  
爰誌陵谷尚其嗣人是似是續

故處士金華王君墓誌銘

君諱蕙字光庭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徙婺義烏之鳳  
林鄉又自鳳林徙居郡城元六世至宋政和間有以進  
士起家者曰登卒官湘潭令贈太師魏國公於君爲七



世祖魏公之仲子曰吏部尚書贈少師莊敏公師心丞相魯國文定公之伯父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僑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祖諱琰將仕郎父諱崙入 皇朝爲婺州路廣盈庫副使君六歲失母孳孺頓踣寢食俱廢哀慕沒齒不思里中偶不戒于火君年甫十六亟詣家廟奉遺像以出它悉寘不顧東軒書院祠堂由始祖而下不以世數遠迹爲間咸合食當屋壞弗葺君繕完使一新且割田爲經久計先墓祭田族人迭主之春秋之事或廢不舉君爲修其缺墜惟謹念上世獨莊敏公有傳在太史氏其後累世歷官行事年壽卒葬皆未之有

遂將狀其實請于時之聞人有志而竟弗遂君平居孝於父友於兄弟推以及其宗族尤樂周人之急焉於愛子而訓誨甚嚴臨終戒之曰汝能以孝友繼吾志吾死瞑目矣君幼穎異稍長受業儒先尤精於音韻文字之學有司以君善譯語薦于翰林而君以侍養辭不就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未嘗以窮達動其意也君生於至元己丑正月十七日卒於至正甲申閏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六娶戴氏子男三人浩存元功漢章女一人許嫁曹道寧孫男一人女三人其明年乙酉九月十六日浩存等遵治命奉柩塋金華縣婺女鄉槐龍里馬鋪



嶺先塋之次其塋也浩存既刻石誌歲月復介予友張君樞來謁銘吾竊故宰相家無若魯公之族最爲蕃衍衣冠奕葉後先相望至於運去物改出而仕今 聖時者猶彬彬焉積累之素固非一朝一夕考其源委則功烈著于當世福澤被于後人實自莊敏公始德厚流光餘慶未艾而君謙冲退託如弗克勝與世浮湛耻於衒裸觀其孝友行於家持身接物始卒無疵可以謂之全人也已奚必傳珪鬲組然後爲能世其家乎銘曰  
大山穹林良材生焉迨彼斧斤以保其天孰終奪之齎不使年樂哉斯丘尚歸夫全

龍泉章府君墓碣銘

龍泉章府君以至治辛酉八月壬申終于家後八年當天曆己巳十二月己酉夫人李氏亦卒又二年至順辛未七月庚申合塋縣北西寧鄉古萊山之柯林墓上之石未有刻文又十有一年其子遇孫以狀來謁銘予雖不敏嘗執筆從太史氏之後以文字爲職業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府君諱格字元壽姓章氏其裔出康州刺史鵬刺史居泉之南安未幾徙浦城再傳至檢校太傅仔鈞仕于閩王朝其子若孫多顯融于時章遂爲建之著姓太傅第三子檢校司徒仁燧生校書郎文錫文錫生



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處之龍泉重生告告生順順  
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輔輔生聞  
義聞義生用之則府君之高祖也用之主強宗強宗生  
煥文煥文生斯立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府君自高祖以  
來咸不樂仕進壹以儒術自娛至府君尤能外去聲利  
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甚偉見者皆指爲前代人然  
不以弗仕而乖恤民之志性篤嗜黃帝內經甲乙靈樞  
之學晝夜研劘之弗厭多居善藥疾病者疔瘍者咸走  
藥之而不求其償或訕府君曰行藥如行師將非其人  
則民生殖醢子非世習或證不宜藥藥即殺人柰何府

君笑曰君言固當吾心將以己人之疾非若粗工然欲  
售醫以爲市也彼蒼者天君詎知不吾佑乎閭井之間  
倚府君以生者甚衆果不違其言府君孝友出於天性  
父齡逾八十不良于行雖多謙勝府君朝夕給侍左右  
未離去父既歿奉其愛姬如母人疑府君爲過府君曰  
父母之犬馬亦當愛之况人乎哉聞者嘆服親屬有利  
府君多金者數至豪奪巧攘府君笑弗較居亡何又構  
誣府君倚官勢而鉗劫之府君曰子何必爾欲金當待  
去又弗與競於是大慚服不敢復有所侵府君不嗜酒  
每嘉賓至必陳壺觴以爲燕樂共談歷代治亂纏纏如



貫珠聽者欣然忘倦客或沉酣擊節爲長歌亦弗之厭  
蓋府君局度凝廓遇物有容類如此夫人出於宋之宦  
族克相府君以成厥家而所以奉尊章和娣姒飭子孫  
又各盡其道人有貸錢者久不能償輒勸府君焚其券  
府君享年六十有三夫人之壽視府君而贏十有一焉  
生子一人曰遇孫女一人錦川季源其婿也孫男三人  
曰珪曰璋曰溢惟府君生於簪纓之胄雖不出仕以流  
聲問于時然在家以孝友稱其存心復以澤物爲務揆  
於古者肥遯之士亦若斯而已如府君者可使泯泯而  
無傳哉是宜銘銘曰

澤則有蘭兮山則有薇我采我食兮我佩我衣銀黃雖  
貴兮獲之或非曷博孝友兮保家之肥我民疾痛兮况  
切我肌完其熙醇兮起其枯羸人已一視兮我道在茲  
萊山鬱葱兮有石如脂昭幽廓潛兮勒以貞辭

青槿居士鄭君墓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于家其子渙  
以冬十月二十又七日葬君于浦江縣東三十五里閔  
子鳩之阡今年春二月五日奉太常博士胡助狀來徵  
子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氏子敬其字也其先出  
後魏建威將軍曄曄生中書博士茂茂生白麟有七兄



弟號七房鄭氏皆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史失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歙縣令疑道始自榮陽遷于歙疑道子殿中侍御史自牖復自歙遷遂安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又自遂安遷婺之浦江今爲浦江人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甚孝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張病風孿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厠必抱就之三十年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爨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朝廷旌之爲孝義門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以孝謹稱淳祐中大疫有至戒門者人

恐感四奔父子不相顧恤政與妻賈奉病母陳益勤終無他震政生德璋處州青田縣尉德璋生大和建康路上元縣龍灣務提領君之父也龍灣厖疑端恪有魯駟士君子之至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出坐堂上君師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次進拜跪 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街無敢參差者見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復篆東浙



第一家以褒之蓋大和喜學君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老子浮屠悉罷弗祀子孫從化馴行恭謹不知屢市涼薄事執親喪哀甚二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復挾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則聚棗華軒中温温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挾以自驕諸婦但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龍灣親攬其綱而衆目之翁張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采先世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君復着續規七十三

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厚實生君即命爲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毀瘠如成人俄心水得羸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膚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爲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故即哽咽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斃頂灼臂以哀籲焉卒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喪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病勢稍減津津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仕者資而



勉之至於以歸不翅已得之者與弟銖同掌義財拓腴田二千畝貯之嘉禮在中歲入其粟以爲婚嫁之費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胤絕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者營義方教之至於卹異姓周窮匱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忝嘗自訟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骨肉如塗人君至其家開陳大義至懇切處潛然爲出涕民多悔悟自新君爲人外雖嚴肅而內多慈惠尚氣節英特異常不能隨世浮沉喜於聞善勇於行義遇事

變通加丸之轉曾無滯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之以善道云有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棧大十圍乃冲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棧居士自號示隱操也龍灣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十三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前君卒同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村子男五溢渙瀛汪瀾溢瀛汪皆天孫男三桐拊拊予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父子間者凡三世矣今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焉嗚呼天喪吉士何其忍邪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群從子姓之賢者又



濟濟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為不亡  
矣昔者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累葉  
之美以垂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猗歟鄭氏世有哲人君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罔  
間踈親旁推其餘卹我里鄰榮辱疾疢視同一身苟用  
于時澤將被民既弗欲展修于家門堂筵之上煦如春  
溫百世之下善孰可泯有崇斯阡厥石維珉紀美揚休  
以勗後昆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九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十

門人宋 濂·輯

後學虞守愚校刊

後學張 儉編次

碑文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  
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爰狀其實來諭於潛曰是  
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  
子潛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遼之盖州總  
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



太祖從 睿宗南攻汴愍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勵誓不與敵俱生摧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旣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爲其縣人高祖母曰亦刺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爲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祖諱堯通文史尤善譯語事 憲宗爲必闡赤而以材學受知 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攸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爲真定路奧魯總管真定於河北爲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

母曰李氏幹里根氏父諱承良好脩而嗜學歷觀古昔興廢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忼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仕郎冀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爲院以承事郎爲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爲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墓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叅議院



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  
其後公自太宗正府左右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  
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  
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  
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幹里根氏並太  
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  
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  
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  
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

敬服事幹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遺  
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目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  
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祿  
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匱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  
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爲難有餘  
貲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  
贍給之所引接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  
至於蒞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  
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爲關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  
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爲東兵所殺掠



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兵馬司王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爲可知觀公行治之脩則義方之教爲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蟬聯奕葉踐敷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光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密章馳恩父祖

升華禁從䟽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侈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廟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詔使沓至皆堅卧不起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厯三閱月而薨于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邇吾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子今祕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几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居其一安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截事饋奠惟謹以渥忝綴公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強齟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

置官府將勵天下且擅除御史大夫中丞非祖宗故事疏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拄權姦幾蹈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燈山之戲卒以忠直受上賞暨執法西臺屬關右荐饑壹以荒政爲已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乃傾私橐斥公帑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慮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以少甦者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奉元鼓樓梁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庸非天乎事聞制贈公攄



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往國追封瀕國公謚曰文忠卹典之優異先帝憫悼深  
矣公所務學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苟  
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克廣賢路深  
契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之紙  
令閣人諭之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撰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萬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蒞民政多  
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道以匡君而勤事以死宜如  
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淑艾之私宜如先賢  
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居此爲最久

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其平  
生釣游處池深木寒猶將低徊不忍去况登斯堂而仰  
公之遺風餘烈可使貧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  
補尸而祝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潛遂不敢  
辭而序其槩復爲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  
闕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勒諸  
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就遄公歸而  
止于此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大君  
有命賁然來思曰予赤子汝饑予哺庶幾當宁寬是西



顧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  
皇皇卷服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  
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即傳  
旨詢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天討因畫  
招徠之策以進深契上衷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迺降  
金虎符授公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

刑按察使仍爲御便殿曲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爲公  
起舞霑醉而止公旣還治閩中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  
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旦上眷禮有加擢戶部尚書數奏  
事稱旨嘗命之坐而輟御膳以賜以廷辯薄百官俸非  
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夫叅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事  
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母行二十一  
年春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  
臣等備一介之使以招稼之事成可無殘民匱財即事  
不成亦無損國威重上嘉納之因以公爲國信使凡所



一惟公意公以爲臣他無所須抵須一印佩之擇參  
佐數輩奉詔以行足矣有旨命公視草且碣公玉環連  
條納瑟瑟袍帽鞞馬鞍各一俾丞相善護視公妻子之  
留資京師者公旣陞辭以夏四月發慶元五月抵耽羅  
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上先  
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主及用事者日本遣使  
郊迎甚設請遂以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丙夜俄  
有舉火譟謹島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  
人葉氏携諸孤跣哭赴愬闕下上聞計震悼命頒其家  
衣廩如故給夫人驛券乘官舸五南還究其事尋謚公

敬應侯錄其季子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都中爲少  
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江賜宅一區田八千  
晦厥後都中累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言公雖已得謚  
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  
春三月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  
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閩國太夫人旣  
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懼無以昭上恩修前  
烈爰十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像  
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  
爲宋世族高祖諱戩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



太保南渡時嘗仕閩因家焉故又爲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淳熙二年進上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信衛國夫人考諱方大贈少保妣陳氏穎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顯應崔府君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爲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叔父叅知政事忠文公伯大蔭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宰相吳公潛分閩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泐海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諉之凡所剖析三百餘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犒

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與嘗捐和平十二酒庫積逋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爲之少蘇馬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辟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縣獄單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衆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爲諸邑最皇族有縱家僮殺人者論如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臨安府除提轄文思



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出知徽州兼都督兵馬府叅議官軍帥李銓據城謀爲變勢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思信離其黨民恃以無恐加兵部侍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行次永嘉復以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南劍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景炎新造未乂又航海去迺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兵爲亂殺

同知宣撫司事潛說友而屠其家公收潛尸爲治後事且以計給雄而厚結其麾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陞宣撫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郡民捕其黨悉斬以殉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亡何而入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爲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慧寺撈恩母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日大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爲僧以卒餘悉以公奏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



權中從仕即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即寧海縣尹皆  
卒曰建中從仕即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  
人留質而歸卒于維揚驛無子以都中之某為其後曰  
端中從仕即尤溪縣尹亦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  
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為尼孫男七人女四  
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以太夫人之  
命來徵文將刊之茲碑潛竊惟公之忘身徇國亦既節  
在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為天所  
祐年幾八袞貌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材猷德望  
嚮用於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為臣太

夫人之為婦正議之為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  
夫人之弟茂辰嘗以公薦為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公之  
歿也為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祠事尤悉夫亦有功於  
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 世祖總攬羣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  
由一言始歸護全閩惟天子使相彼林林孰完其生繫  
公是怙弗震弗驚迺疇民庸迺踐朝著迺啓迺沃迺居  
政路蠢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次于東溟波浩  
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颿萬里一息天聲所加咿喁睢盱  
韃橐帕首頰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



爲几几胡蹈大難而以訃聞舍生取義哀動帝宸疏封  
進爵易名節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不  
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宮百世之祀麗牲有碑  
刻示無止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贈字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  
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勅臣某爲  
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某竊惟王之宏模偉度山高

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塞明詔願以  
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  
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昧死以上謹按王諱拜住  
系出扎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窩哇從 太祖皇帝伐  
乃蠻以已馬濟 太祖步戰而歿贈推忠効節保大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  
宣六世祖妣諱闊夔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  
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帝位以爲左萬戶  
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  
行事建牙子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



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爲憾贈體仁開國  
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  
王謚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  
諱李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  
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高祖妣諱合  
篤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  
伐宋爲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  
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歿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曾祖妣

弘吉烈氏諱鐵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  
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  
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皇子北平王出鎮北  
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上冊皇后皇太子議  
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  
正公衡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合馬桑葛尚書  
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綱立太常  
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國  
朝之賢相必以爲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



翊運功臣上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  
顏忽都累封魯王夫人考諱兀都台成宗時襲掌環衛  
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迪  
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兗王餘如故妣篤思刺氏諱吐  
薛怯溫累封兗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贈忠憲王開  
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爲  
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遠因臨幸而觀焉號  
其地曰駐蹕莊云王生五歲而孤兗王夫人撫育備至

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悌忠信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  
解太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  
道左上親執其手慰籍久之人見王嶷然公輔之器相  
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襲掌環衛歷事仁宗皇  
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  
年加榮祿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  
六年進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英宗皇帝嗣位  
拜中書平章政事初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  
遣使召見王謝曰以庖從之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  
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太子福耶上嘉其



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東朝嬖倖佑寵干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爲表裏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上崩英宗在諒闇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誣讎多陷於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掄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爲譏已而深銜之顧秉

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寺於西山遂指以爲謗訕言者旣橫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援鐵實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爲宣政中政等九使瑣南爲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某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爲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妄獻民田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上爲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專仍降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政集大臣及



政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  
以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  
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與脩明條制而吏有  
所遵守減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  
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  
人無不動色胥慶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草  
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  
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爲山張燈禁中  
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即命罷之仍  
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旨

集諸儒議僉以爲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千  
灾宜更作前殿爲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爲 太祖室以  
備祫享列聖神御間爲一室東西兩間爲祧而以今殿  
爲後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  
太常所纂儀注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備大  
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上服通天  
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不  
感歎以爲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上親  
被袞冕執圭瓚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羣臣稱賀于大明  
殿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



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靜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爲治也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爲知大體嘗賜以金春殿車又嘗閱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姻宗室女又辭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學士袁補爲之贊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

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爲旣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官爵仆其碑籍其家背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爲之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爲然深患讒言之興因待燕間從容奏曰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負宰相方務彰善瘴惡期致隆平苟有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爲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京夜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



爲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旣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誅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爲姦利事連鐵實恐不自保遂與赤因帖木而等潛畜異謀其年秋乘輿還次南坡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日薨於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某鄉田村之原秋九月晉王入繼逆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

忠獻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藏于祕書監某年加贈字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餘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焉夫人諱安妥徽太府卿士祿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閭範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勅奎章閣學士巖巖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于王墓由東平王夫人進封鄆王夫人賜謚貞靜蓋異數也



子男二人長谷利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因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麟 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 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 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 也可扎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 皆再入爲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府 儀同三司端粹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上 起居弗懈益度人以爲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之肇基 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

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壘輝千齡然閱散之後相業無傳 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烈乘時奮發爲 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祉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冠古今 夙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 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 王以勲賢貴胃夙受主知魚水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 共立者非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摧百壬之 鋒訖使朝廷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 古人爲尤難雖遭道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 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



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揚朔土手挈中原歸奉真主異才之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爲國虎臣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三朝服勤惟幄靖共正直執事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嘗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適惟其時龍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有期孰使共兆接武夷夔緬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

衆正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旣專化弦乃張墮羅滌盪天青日白禱杌嵬瑣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髯抱弓金枝翠蓋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帝念功勤辭圖堅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國同休永永無極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之請以聞詔臣



其爲之銘以達世貼睦邇素善書有旨就令書冊別勅  
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額以賜焉臣潛忝以  
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里古高車國  
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  
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賢其有識以二千真褚中負  
以橐駝而來朝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獻于 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  
也不可爲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宥日爲天  
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暨 憲宗御極二子旣長召入宿

衛領昔寶赤遂扈從伐宋母廻康里而復來值 憲宗

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若有稱好者再

問而知爲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入

正大統疇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之大

羅鎮母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

翊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

配忽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桓答氏封康國太夫

人丞相順寧忠烈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

脫脫皆雲中 王之子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兒達

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前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父之以西手千戶領昔寶赤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爲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旨簿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姦執不作輦下肅清 武宗即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訝其倉惶奏

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爲貸其死有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蹴踘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覩上玉色而進薄滋味寡嗜欲之戒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旣納臣言不足取信也上爲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爲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薨享年四十有七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



追封順寧王夫人索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幹禿蠻獵於燕南幹禿蠻使獻所獲 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 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 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 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轡力諫上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上不得已而止後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進諫可謂忠矣上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卧直廬中王適

以使事至京師乃俾馳告 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神器既而 仁宗奉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諜知姦黨謀僞賀千秋節而舉事亟白于 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 武宗聞太母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太母以 武宗遲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忠烈至野馬川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 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 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太母爲皇太后立 仁宗爲皇太子三



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扈從之臣撓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上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兒哈忽侍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上歎曰博爾木博爾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

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爲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上乃爲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旣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賦罰



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少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資裘王言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往給之幾以激變尋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逸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

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許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道不得前旣至賴仁宗察其無它厚賜而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雨會帖赤伏誅乃解王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



五十有六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爵爲馮國公兼官爲集賢使仁虞使中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謚忠獻配也先氏封馮國夫人 武宗又妻以畏兀氏月魯忽圖 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冀寧文忠王以大臣子事 明宗於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夙負公輔之望歷事累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爲工刑兩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祕書卿除禮部尚書遂叅議中書省事擢西臺

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上旣總攬權綱用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爲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叅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爲上言前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表裏各二萬疋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雖鞭笞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上爲御宣文閣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祀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惠于下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饑賑以鈔無縱擢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



由是備先具而民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  
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番  
舶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夷得以窺中國事遂  
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於  
有司以爲奴王以爲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  
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上從之日本果上表  
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  
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果有  
其人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國人使知嚮慕旁觀  
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大體不爲苛媿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  
減輕者猶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  
法上從之遂著爲令飢民集於輦下奏出贓罰鈔糴米  
萬石即近郊寺觀爲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  
復爲平章政事進位次於端揆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  
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  
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  
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以爲利王請別發米  
二千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  
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



左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修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陛辭上親臨遺責以成効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朝廷患僧徒蠲厚貲事兼并抑使與齊民均受役于宮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襲者秩二品歲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剴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予奪各適其宜上嘗問爲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法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爲奇才而

有不同时之歎王前奏曰世祖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爲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聖念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於此從辛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挾名醫狎至疾已不可爲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九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上命有司護其葬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王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至上柱國兼官爲昔寶赤右手萬戶左阿速親軍宣忠幹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留守司武衛太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  
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冀寧  
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  
位不可久虛上曰鐵木兒達識有兼人之才後難為繼  
朕當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上顧謂知樞密院  
阿吉剌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  
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配  
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孛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  
保德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榮王謚忠武曰不別遙授甘肅行省右丞曰幹禿蠻繼

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  
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魯花赤次伯嘉訥前尹  
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爲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遷中  
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適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  
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霸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  
寧文忠王次王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  
睦邇嘗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  
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爲大  
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烈太府太  
監次哈達帖木兒大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正院  
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博次帖木倫適禮部  
侍郎不花次亦老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  
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赤卓思丹朶兒  
只次乞剌沈挫適諸王蠻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  
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  
忠獻九子惟文忠及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薊國大夫  
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襲領昔寶  
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二間次完

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剌失八次提斤玉樞虎兒吐華之  
男一紐鄰女 達世貼睦邇之男一瓦咱剌失理女一  
招童脫烈之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  
萬次某女 汪家閭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拔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  
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  
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宮家庄之別墅賜額景賢後即其  
中爲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于先聖先師則侑食  
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兄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  
不憐燕八忠提別不花伯撒里爲最顯燕不憐卒官遼



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興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翊亮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謚忠襄  
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  
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皆至大官莫得  
而殫紀也臣潛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皇  
帝統壹方夏溥天率土共惟帝臣傑出其間而膺國家  
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  
如綫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天實佑  
之豈偶然哉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  
容今獨取其關於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

顯詩之乃若今大司農之尊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  
蘊紹休前人珪傳組襲方與米艾屢書不一書是在後  
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絲絲瓜瓞天實培之荷康里氏家  
有賢母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  
奕葉四相六王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  
偉被堅執銳出從撫軍佩玉瓊琚入侍嚴宸填篋伯仲  
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陽丸之危國有危疑民  
心靡止孰爲龜著桓桓忠烈乃心帝室明炳幾先不俟  
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大慈廓



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悅豫天子有命忠獻是膺  
乃位談輔以秉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寧有一夫不  
被其澤帝睠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  
忠貞夷險一節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畀于文  
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紬書金匱談經擅履堯舜其君  
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  
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垂紳正笏泰山  
四維天胡弗愍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顯冊史臣奉  
詔表此幽窆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



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皇上續承鴻業追念舊勲不以存亡久近爲間渙頒異數以照臨之甚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旣推述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上復用中書奏勅臣潛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剌訪求王世系官闕行事之實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解兒



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折里麻生合赤温合赤温生  
哈班於王爲魯大父有子二人曰忽魯渾曰速不斛俱  
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大父也以哈必赤百戶  
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術納河之水遇  
盜舉槍欲刺之爲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  
衆夜自相驚而潰中原旣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  
父曰哈丹太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某王生於朔  
漠資稟雄毅沈重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 世  
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議深被眷知速不斛之孫是

爲丞相河南武定王阿朮受詔伐宋王於武定爲從第  
武定察其材智絕人可爲已貳言於上挾與俱行從武  
定破樊城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  
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忠  
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爲擣虛之  
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泝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  
明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  
宋都督賈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  
來逆戰武定俾王乘高覘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  
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萬軍恃俱潰王從武定追奔



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  
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於趨事赴功十  
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鎮江別勅武  
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出奇兵斷  
真州譚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派  
王從武定領伉健善射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箭灼  
其蓬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  
軍與宋人接戰王無不在行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  
年朝廷第功行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  
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

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  
便殿出奏牘于懷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進讀  
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誦其  
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上悅令縱橫行殿  
中而默察之知爲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中  
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爲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  
魯國忠武王安童自北邊歸秉以爲世祖言帖木兒  
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爰淹下位宜升  
用之其言適契於上意問居其上者爲誰對曰叅政郭



佑參議禿魯花拜降即日命爲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政而宗王乃顏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旣平乃顏羣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斛悉戡定之乃還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因奏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上命厚賞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扇搖藩王爲其言所動者三人民大惶惑上慮乃顏之黨因而爲變遣王引兵五百

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爲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而鞠之始皆倔強不伏旣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辜事聞上甚躋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頗廻遠王因奏請徙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入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私咸以爲便方是時樂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旣還居政府乃列



上其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杵哥及同惡  
皆誅死王以是益爲上所親信某年拜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仍舊諧榮祿大夫 成宗皇帝以王先  
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唐實宋之故都所統列  
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爲  
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望素著蒞事  
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  
或敢撓其政豪強震懾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  
九日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某月某日還葬  
于大都宛平縣卽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

已者莫能伺其間隙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  
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忽都追封安慶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忽刺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探  
進御史中丞曰木八刺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女一人曰  
卯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朶解孫男九人脫因納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刺  
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府達魯花赤某某臣潛竊觀自昔君臣際會之盛  
或策勳於行陣之間或訂謨於廟堂之上未始不各效



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  
矣是宜沒而不亡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國家相爲無  
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賁其丘隧  
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聖神御天誕  
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侏侏  
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拔鞭勇往訖成儁功光膺上  
賞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橐鞬取彼叛王旄頭豹尾  
凱旋京闕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  
止訛言俾民不迷權姦擅國簧鼓聖聽朝綱紊弛民不

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易張肅持政  
柄坐鎮南服袍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遘其歸袞衣繡裳  
胡不憇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  
履之舊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舊  
其功褒美有詔申勅詞臣薦此碑號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  
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  
里哥帖穆爾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  
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上於經筵  
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  
士臣潛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  
額以賜臣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潛謹按史臣危素  
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刺爾氏六世  
祖諱孔溫窩哇事 太祖皇帝從征泰疇蔑里期柰蠻  
諸部柰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 太祖馬憊遂以已所  
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閼  
蕪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  
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  
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  
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魯晉秦之地悉平贈  
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  
諱孛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  
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



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速渾察嗣國王  
從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  
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烈妣某氏禿末忽都追封魯國  
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謙和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  
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  
忽林池長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  
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  
嗣爲國王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常誨羣從子姪曰  
肯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胄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  
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恩至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墮前  
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  
事敷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習 上每以爲可  
大用因稱之曰薛禪薛禪者華言大賢也竟未及用而  
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鑽台追封魯郡夫人  
考諱碩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  
語大悅顧謂近臣曰碩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  
朝儀宗藩戚里爭訟弗決者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上  
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族中可繼卿者爲誰對



曰性行淳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上深然之會始建通  
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之遠近以立  
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不聽  
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斡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  
內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  
世胄識慮深長可使也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  
臣當國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殉國陛  
下不以臣年少愚戇俾效驅策臣請行上喜賜御宴對  
衣以遣之女真舊土有水達旦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  
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羣訴于前亟令追所侵匿以

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府道路險阻崔石錯  
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把行冰上地無木  
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爲  
便斡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  
乖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  
之曰朝廷爲汝等遠人不霑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  
切責有司而存恤汝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  
爲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  
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  
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開元適與之



遇爲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爲文學侍從之臣還朝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王笠頂連珠東帶且曰它日思所以處卿也慮駕親征乃頗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爲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勲闕之裔爲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責賴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賢迎勞愈恭乃諭密旨爲道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

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真天使也旣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甕吉刺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旣而 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爲茲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



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  
刻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  
旬月藥必親嘗 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割股  
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割肉七臠以和藥疾愈  
公半姿凝粹而器量宏達嘗燕客家僮滌玉杯誤墮地  
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服逮事 仁  
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上嘗問周文王  
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爲之  
俯聽賜以卮酒獎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  
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乏在官恒以律身報

國爲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  
至元二十三年某月某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某日享  
年三十有二計聞上當宁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  
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降璽書存護其家公先塋在  
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以其年三月某日  
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配阿兒剌氏伯篤  
都彌實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朶爾  
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旣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  
御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歷  
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爲翰林學士遷太宗正府也可



札魯忽赤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  
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爲資正院使拜  
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  
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  
院使召遷中政院使令爲榮祿大夫資正院使提調宣  
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  
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  
長適遜都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爲資善  
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溫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彌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

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  
穆爾渾都普化臣潛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  
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弼成六業故其子孫能與太  
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朴刺爾氏有大功於帝室  
世享王封大叅始敦行禮讓而不較先其兄右轄辨章  
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  
餘慶所鍾在於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上  
知致位一品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  
潛德闇然日章久鬱必發理之常也臣潛鄙陋荒落不  
能敷揚聖意褒大遺烈承詔書辭無任戰栗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四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世其忠貞傳子及孫乃躋膺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徙公少悅學以至孝稱淵乎雅度喜愠不形材詣則多小誠輒効人方侯公謀謨廊廟嗇不使平遽以考終委祉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襚以袞職刻密爲章告于玄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履茲故封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爲永久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谷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

于位享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六年中書禮部尚書曹元用始奉敕撰次公行業以爲神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爲今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岳柱爲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爲之銘以賜其家俾刻焉謹按公諱谷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定國公曾祖妣



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阿兀思吉氏  
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爲其國之近臣素倜儻有  
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  
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司農公  
卒乃以司徒公爲質子時年尚幼上命育于春坊稍長  
事 太宗皇帝爲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饗之職最爲  
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  
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  
皆與在行尋以疾文公少襲父職爲寶兒赤 世祖甚  
愛重之嘗侍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蠹國病

民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大馬知報其主  
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  
合馬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  
百緡且諭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  
功妻以名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  
物杭海之後督餉餽於雲中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  
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  
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公因奏草青畜肥之日尚  
賒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上  
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有旨得盡言遂



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棄葛伏誅而其言皆驗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乃可爲萬全之策上聽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爲卿與其子買奴侍上疾於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逐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宸極 仁宗在儲闈

以公先朝舊人奏爲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 仁宗踐作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爲其院使累階榮祿大夫嘗侍坐侑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上旨賜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爲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爲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隕其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忠君報國尊祖睦族爲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介潔寬厚愛人



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搆怨得一言莫不爲之釋然咸稱  
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  
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即 世祖所  
賜脫脫倫氏尤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封定國夫  
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  
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  
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  
老谷而闌遺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  
某某其曾孫男八人臣潛奉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

公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 聖  
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父近爲間百世之下何日而忘  
之哉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啓  
家西域肇自高曾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帝臣荷天  
之寵傳及子孫逮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  
顧問密勿告猷連柱大姦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  
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台輔身後之榮赫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  
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于位年五十有二計聞天子爲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輦真之弟適宿衛禁中上弔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葬于真定藥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院事阿吉刺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爲奏請上旣可其奏遂傳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潘爲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冊別勅禮部尚書臣秦不花

其額臣潘謹按公諱亦輦真偉吾而人上世爲其國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瘦剖其瘦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爲的斤必里傑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爲吾魯阿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爲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爲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魯



祖諱八丹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  
皇帝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  
皇帝爲金紫光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  
中入爲通政使用新制換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羣兒狎長者偶  
見其飲酒責之曰是兒少嗜飲它日可凱其成立乎公  
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年逾二十爲 英宗皇帝御  
位下必闔赤泰定初爲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難答  
失里旣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懇于上曰我父兄也彼  
父弟也烏得爲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

印章至是有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  
以告其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  
皇帝北狩間關虎口調護聖躬親幸無爲比大駕還自  
朔漠公與一二人臣奉皇帝璽綬遠迂于傑堅察罕上  
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  
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即除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蒙  
古教官之選壅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一清之故事  
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使請  
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  
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除通政院使奉詔巡



視驛傳公不憚險遠歷谷八失刺哈孫抵晃火兒目連  
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  
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爲諸人所侵冒訟久弗  
決公被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  
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爲正其  
經界而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  
扶殘拯弊爲務遇災沴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  
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爲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  
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  
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鹽法之爲民病者

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聞有詔  
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淮穎羣  
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被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閫事使至  
即行不宿命於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  
與諸郡兵來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  
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  
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  
以矢盡迴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  
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



其責謀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伐者至乃還後  
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父  
不雨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  
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飢則爲之設法以勸分薄關  
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  
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失  
於縱所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以靜識者以爲得大  
臣體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顏金貴族完  
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  
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族公兄第十人兄曰

李亨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  
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  
總管府達魯花赤曰捏烈禿資善大夫宮傳曰谷刺海  
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叅知政事曰伯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  
祿少卿李亨實老漢谷刺海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  
至知院公率諸弟逆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摧墓  
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  
公曰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  
遂湮沒盍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



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公其庶幾  
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才雲合咸在彀中惟公之先夙  
倍禁近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後賢再世  
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年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爲時瞻  
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皇度肅政官常奉貢修職  
布德施今傳置所達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  
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公奮  
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縉廊清簡在上  
秉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壹盍端其歸使秉事樞

卷其逝矣當宁欷歔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詔勒銘  
示無止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忠永董公神  
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旣歿且葬二十  
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  
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奏請命翰林  
侍講學士臣潛爲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  
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士  
恭字肅卿姓董氏眞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會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顯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薨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玘至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

於武况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勲勞非它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爲尚奉御從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錄大醮以公純誠恭謹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旨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爲太監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



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  
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 仁  
宗入平內難公奉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 仁  
宗大悅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以黃金帶  
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爲院即拜公中奉大夫同  
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鈔十萬緡辭至  
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豪不以它用  
四年出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  
不爲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爲  
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

俾僚幕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  
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  
上乎願處其下上坐寢殿遣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勲舊  
之子故茲委注其母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  
已乃拜命入謝上嘉獎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  
苦以薄歛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  
任清獻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讓喪還葬蓋異數  
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爲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加升擢乃以公爲御史中丞  
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



不拜俄一日詔下肩輿登堂北面而坐衆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燄無敢以爲言者公厲聲曰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請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以尸位自効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池而雨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爲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將田里杜門謝客與世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官途東馳西驚不

遑寧處今幸獲設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蒸誠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 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 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大中大夫東昌路總管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錚錘女二人公質貌魁竒性度坦夷慎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



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爲高也臣潛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歲被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詔嗣爲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爲國親臣勲德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碩鄙陋衰朽莫能上副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關蚤有令聞從容入對弗亟于造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

其瑞實惟世官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溫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斤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頌使節公不爲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銘勗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 月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



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中書宰臣既奉制付外  
施行夏四月丙子復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  
勅翰林直學士臣潛爲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  
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順書篆以賜焉臣潛頓首受命  
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判官鑰以其孤鎰祥事未畢  
代爲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述行狀授潛曰請以  
備采擇臣潛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城公諱守簡字  
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  
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趙國公謚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  
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正獻考諱士玘資政大夫御史中  
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  
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  
克遵祖父之訓奮直不踰畧刻步武必中尺度 仁宗  
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爲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  
家世之舊給事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凡守中况國  
家肇置集賢資其德義以輔翼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



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爲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謹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爲俚語以誚之上曰董僉院儒者勿嫚侮也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爲臣當盡忠爲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愚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嘗習之非所好也上悅有名馳良馬 幣之賜公奉詔禱祠秦

蜀山川而還上問采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罪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丐外遷嘉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爲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或挾其黨與恣爲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爲粥以食之慮衆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死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救荒之政下令募民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



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爲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邦溝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僦工䟽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爲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疇輒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徒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它道而去汴梁爲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資迫寡嫂破冢出其柩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匿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覬以賤價得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

論死寃丘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衆怒之而誘其妻以過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爲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徙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徃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効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遷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爲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



告歸居無何召爲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爲之無難也蓋穀之下蒙古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感其大振聞者無不震懼期月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勅建龍翔集慶寺雜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平章政事張蔡公別業亦隸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

右司猶謙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爲直以察爲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况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素定卿其勉思報効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阻飢白于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特宰執惟公爲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爲之枯槁



新進士嘗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朝廷下詔求賢將以爲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獻粟爲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爲盜不求所以使之不爲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僞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人皆釋不問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

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  
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  
年夏四月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解御服以  
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  
五臨終告其子鎧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  
神道之碑而父未及刻我死汝亟爲之言訖而逝訃聞  
上爲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  
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葦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  
沈毅履行淳篤生將相家而未始泰於貴驕清獻公家  
法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



意已瞭然心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作也忠烈家庭之訓曰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爲也汝等當思廉慎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侈於自奉性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度故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冲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閭範累封趙

國夫人子男二人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當用廕補官未命女二長適秘書監丞鄭郊次適崇福司丞張某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未爲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未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濰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凡忠穆公文用俱以勲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



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卽而卿逾二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它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爲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贊書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潛鉛槧末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媿

終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天造方新聖作物覩豪傑之興克歸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勲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敷中外蒐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莞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帝宸拊髀曰嘻茲予世臣錫之密章下賁玄宅申以頌辭樹此貞石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



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  
御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  
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  
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  
命直學士臣潛爲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蒙恩  
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  
賢之意承命震惕莫知所爲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  
隸太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容臺之狀

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爲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  
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  
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爲檢  
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  
鎮 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  
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汝寧之族則又別  
祖陽信世遠譜軼莫得而詳公於稹爲 世孫占籍豫  
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  
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羣  
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爲建書院因  
所賜號以爲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  
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爲學  
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爲師友刻苦奮厲晝  
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辭  
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  
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  
驚異曰它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  
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竒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作

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  
甚謹人不知爲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  
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栢  
蜀郡虞公集成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  
至以文墨議論與相頡頏而公名最爲暴著受知中書  
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  
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爲推輓不遺餘  
力廷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脩官李公以  
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  
史筆它人真謄史牘耳二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



誥仍兼編脩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林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曆二年文宗始聚勲戚大臣之子孫於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爲貴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已爲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爲國之重臣公未嘗假以爲

聲樓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直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往它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戶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後於官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碩謂近



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 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珎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入之氏名爲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帶動經累月公請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爲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嶽濟瀆南鎮竣事

引疾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上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命 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肇開徑筵 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 卽 遷至中順大夫其爲侍講階當與品對而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爲例 四等轉九階爲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 曰知多宰執大臣微辭奧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 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



遣使追及於鄆南上表力辯尋復遣使奉上樽諭旨還  
巽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  
兩中宮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  
及諸執政面諭公毋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將  
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  
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爲先養之於位  
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財廢事  
之患矣它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  
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  
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

而下暨公等六人爲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爲都總裁丞  
相問修史以何爲本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  
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公既領史事每  
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  
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  
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財之賢否一切律以是  
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  
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  
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宸入酉出憊不敢休會盛夏



雨潦僕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  
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  
下咸致奠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  
故爲改燕制使者以聞上爲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  
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櫬歸江南公少處窮約  
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  
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與兄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  
僕得罪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 急後生  
便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

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爲廷試讀卷官者二  
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  
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爲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  
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流俗  
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  
曲爲之拚覆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  
軋而不悔間寫其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  
當如是不必慮也公爲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  
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  
乎性情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



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  
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爲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  
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  
衆寢食爲廢殊不以爲厭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  
奉金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  
果以賄敗客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它客發其事公  
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  
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  
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  
章郡公謚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

氏繼即程氏太中大夫同知湖北道宣慰司事嚴鄉之  
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  
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  
楊湘蓋人材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  
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  
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  
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爲儒  
宗文師荐膺眷遇勤事以死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  
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不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遐不作人豐世之澤燕及後昆在 仁廟



時郡獻僕僕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  
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  
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  
昌辰峻躋邇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遏天子有命式遄公  
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厦細  
繡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厥藏  
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寄聞異見參  
錯撰弁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  
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  
終敬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  
鄧公神道碑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  
經筵事臣埜僊護都臣潛等進講于明仁殿臣朶爾直  
班臣埜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  
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既  
可其奏命臣潛爲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  
其額臣埜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上復如其  
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繼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明杭爲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履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

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寮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脩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脩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爲承旨持見不同閱公所具橐互有指摘公不與辨第令櫝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不變召除國



子司業建白脩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侍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召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剗刃 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 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二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

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爲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瘦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



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  
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  
適以賄敗乃爲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  
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  
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爲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  
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爲定訟遂息  
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  
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  
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  
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僞造楮幣於

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  
使爲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僞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  
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  
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  
宅而欲構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寃釋蘭  
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  
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  
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秦不花  
以爲舉首既上春官果爲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  
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



上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瘦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囚應決即決寃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令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躉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破旨知秦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克讀卷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直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廕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 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



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侶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橐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為私覲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

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侍制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



庠而掇巍科躋膺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潛誤辱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潛遂忝預執筆茲又獲載筆隸太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踈伏闕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并絡之靈寶鍾後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吏師其學斯何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經擅厦堯舜吾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

二致國之老成矢子所毗公不為起乘化而歸門生奉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閏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



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大原  
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  
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  
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非歲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  
磨礪浸礪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  
遠大期之弱冠辟 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  
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  
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 世祖  
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恤  
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

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  
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  
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  
非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  
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  
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進官者皆可罷  
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啓邊釁交趾虛勞  
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梁子  
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負重教官之選以  
興學校始宗廟以崇祀典脩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



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爲進身之計它  
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  
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  
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  
大策萬一或啓姦覲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  
漠 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  
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  
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韙之 成宗皇帝  
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方

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  
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  
亟相之爲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  
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  
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  
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  
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  
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  
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需糴買轉輸規措有  
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闕



所部獄囚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爲  
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  
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  
不得與聞徽政之事手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  
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申嚴號今本兵者賴  
其攸助爲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爲左司郎中夙夜  
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  
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爲之辨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

道肅政廉訪使閔右地接羗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  
柔之以恩而懾之以威土俗爲之丕變入爲刑部尚書  
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  
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  
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  
廉訪使無何復入爲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  
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  
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  
赴闕遂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爲貴吾年周



六甲歷事四朝恒以無能補報爲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 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計聞上嗟悼不已紹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臣爲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鄰次適敦武校尉 摧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倣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

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爲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充成正學遭逢聖代爲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倣以墓隧之碑未建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覲其光儀聆其整欬讀公之書而尚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  
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社伊公之貽公初筮士華問四馳權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



耳目爲國耆龜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  
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濟宥府  
乃陪宰司訐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大微胡  
然遠引莫可車轍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度公復來赤烏  
袞衣遺表上聞當宁齎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  
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墓碑

格菴先生趙公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展盡於一時  
而淑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智爲吾先生

而已蓋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辭奧旨  
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爲纂疏今  
四方學者旣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  
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薊人齊國公迥  
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爲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  
居毫者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  
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診贈太  
子太傅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  
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蘄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  
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



忠公見而竒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泮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教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入爲祕書郎兼宗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竦聽論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爲殿中侍御史昏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文

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爲災必援摭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帑藏枵乏而人主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爲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公又言內廷之怒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



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爲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申傲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居言職劾龔日升昏鄙不宜爲察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焉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覃之情蓼莪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而可俄又宣諭欲以百日爲制公復奏請以暮年爲期特雖不能悉如公言猶久之迺成禮謝堂以從官導言

樞庭出入宮禁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者歷疏其姦於榻前以去兢爭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卒免堂官堂之弟屋以節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僮日伺於闌闔間細民以物求售輒攘取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不報公抗疏不已卒罷屋朝誅仍徙其居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雲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官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



金華集卷之四十一  
聞而帥漕希旨特兩端之說公再疏言力爭堅挽於事  
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潛格於人不知之中者  
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  
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  
去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  
撰仍兼侍讀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  
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度赤立  
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朝半載  
民何以堪僉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  
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

之糴幾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俾  
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  
故於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  
首言今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  
復襄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  
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  
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  
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  
有臣甚爲國家廩廩也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此



書生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遽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如故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爲意馬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省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嘆曰不早用吾言國將亡而吾相吾其爲張悌矣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牛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

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爲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特放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旣歸知時事不可爲憂遂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憩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



長曰鞏次曰瑾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秘閣終鞏仕皇朝歷南劍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懋康瑾承事郎南劍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權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河南屯田萬戶陳夔次適葉可大應大主陳璋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敷申外餘三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傳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

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遲次里居因以得於家者邈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筭乃已公處館職秉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公奏草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干卷中興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于太常有傳於國史而公之歿也兩宮北上九浹旬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潛俾譔次以備闕軼潛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



君又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  
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  
職執事樞國步已棘范希文脩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  
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  
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與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  
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闕衆  
正所聚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逢止或尼之瀆則  
不告斂藏著龜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罔間外  
內有命來覲宵衣以須蹇蹇匪躬終始弗渝寧戶其功

不自爲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載瞻四方曰  
其殆而繫于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  
爲樂大厦之騫孰執扶當宁曰噫其遂相予夫胡嗇  
之弗俾卒相迺以晉陽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  
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謚在奉常傳  
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賜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  
忠也觀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  
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



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旨追贈二代信乎  
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幸禮村  
歿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爲氏譜謀墜  
送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洽  
涇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憲今贈中  
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  
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管諱璋今累  
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  
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  
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

之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澤爲吏會天兵南伐署招  
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  
征安南討兩江群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  
以入覲旣而丞相改蒞江浙行中書省奏以爲檢校官  
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權鹽筴之利自汙簿  
問其事者以公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  
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爲左右司員外郎除江  
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  
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公以踐駁滋久  
將疇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後均田里



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  
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特列郡方  
伺奉帝師凡庀材用名匠備壹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  
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毫民無半  
餉之勞而祠事以儲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捧省  
檄行旁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悉蠲之而  
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  
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菽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  
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  
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

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求  
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  
紀世德乃俾來徵文爲銘潛聞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  
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高氏  
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縣莫守其姚不有厚德孰  
復乎始蟬聯三葉躋于膺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諸厥  
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績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  
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天書  
下賁玄宅發其幽潛昭勳烜赫辛禮之原歸焉豐碑琢



而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胤無極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者令得請于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祇奉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人積累之效福

慶衍溢賁及生存國之寵靈非孱焉不肖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潛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吳興趙公所爲誌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爲銘庸敢掇取其大者以爲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詩之府君姓吳氏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宦事宋爲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公海制置使李公魯伯辟署準備差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旣失所怙悉推賢



產以歸二兄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達之鄉鄰  
飢有米粟寒有纊繒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梁道路脩  
除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閭巷子第延師儒以教  
之由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  
中書用近比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戶  
通租猶三千石春秋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  
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麟瑞里於是歲行旣周矣  
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  
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千戶今  
方以財顯融於時貶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

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振響從有不期而至  
者矣然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吳氏其成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詠古制引敷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  
以子貴啓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  
而鄉弗屯其施單夫屢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餒俗有孝  
弟爲而不居嗣人之遺乃播乃穫乃引勿替有命自天  
下飾丘隧赫其龍光松栢衣被勗哉嗣人無敢失墜便  
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來裔尚不一書斟酌  
祭器



故民應公碑

公姓應氏諱普字德施錢唐人年六十有九以大德八年七月某甲子卒明年二月乙酉葬縣西履泰鄉棲霞嶺北之花塢其配胡氏年八十有一以天曆元年三月某甲子卒四月丁酉合葬焉今國子司業韓公鏞時以使者行部爲立石采漢碑式大書其首曰元故民應公之墓而未有刻辭公之子本以書來京師諗于潛曰發幽潛以起衰懦觀人風者之事也吾子以文字爲職業幸序而銘諸按應氏之先汴人政和進士確南渡時來錢唐遂家焉逮公六世矣公少失所怙依外氏習爲舉

子業示非其志也尋棄去而讀孫吳書能通其意述將畧一篇慨然欲以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奮聞彭文子余毅夫之爲人心竊慕之薄遊江淮間以策干制置使李公廷芝李公見其魁峻整談論娓娓而奇之俾以進武校尉居幕下當是時內則權臣擅事外則疆圉日蹙諸將多解體公知無所効其力乃辭歸亡何而德祐失國李公亦死矣至元間凡異時有仕籍者往往持故所受告身詣京師乞換受公獨晦匿不肯自言我冠大裙道進城市中日以教弟子接賓客爲事間巷細人無以自業者時貸以錢而不責其息人多德之胡氏族女



性端謹不喜爲容飾以勤儉佐公理其內公旣歿撫其  
幼孤至于成人有子男一人本也女四適周某某錢某周  
某卽某孫男四材偉俊華初揚君載未弱冠公識其爲  
佳士俾本與其學楊君後以布衣登史館尋擢進士第  
本猶落魄不偶故集賢大學士王公約嘗薦之而本旣  
老矣才今方以鄉貢進士起君子之澤或者未艾乎銘  
曰  
古稱平世士無功名胡有其逢而不有成括囊以俟際  
于文明傳子及孫復用一經有揭墓門不爵而勞繁此  
刻辭以鴻其聲

墓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郵江上秉彝方妙年  
論議亶亶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  
僅三歲而復求秉彝於郵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  
名復禮姓董氏世爲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至  
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  
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  
嘗從鄉先生曾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  
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鈎微摘隱而求極其根柢間



出以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  
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未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  
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  
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驩然以忘其憂  
入以爲難郵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爲治舍館俾子弟師  
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勵激切夜參半隔牆燈  
大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  
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二未娶無子以弟驥爲之後父命也賴胡  
氏爲四具棺乃克以歛袁公爲發粟他朋并及方外交又  
相與合錢爲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某鄉  
西圃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  
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旣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  
里駒不出阜捩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子  
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其年之齷志  
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  
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  
而子不得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於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抗買石屬予以銘嗚呼子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子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子爲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子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蚤作殊無憊色其折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爲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

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嶮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跡弗任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蓋其先父占籍于涿由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爲子中



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異天之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潛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執弟子禮者恒以百數顧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先生沒十有六年而其爲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叩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

以輩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嘗與游與居者焉會有詔賜高年帛郡檄某奉以從事某方躋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子果以狀來謁銘某不得辭按狀君諱明龍字飛卿姓蔣氏由漢交州刺史詡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烈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穎教授生國子助教翥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嗣興祖諱允恭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徒越之諸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爲紹興錄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初助教君無恙時有



異僧突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顧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畧如瞿曇氏其歿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於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協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爲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化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兮寔命自天脩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君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必兮執則其然于嗟乎君兮尚歸夫全

墓表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爲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丹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



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  
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權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  
既又從祕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  
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祕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  
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  
據乙科最後權貨君之孫龍澤遂爲成淳甲戌進士第  
一人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  
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  
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其  
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

曰誠曰仁微辭奧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  
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  
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爲其  
盛耶吾見其爲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有足哀乎夫所謂  
同尊而共慕者其果出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幸獲執  
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羣游並進於先生十卷  
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  
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不又可哀乎  
夫使先生之道卒揜遏而弗揚者誰與潛實懼焉謹次  
其師友源流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



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爲之辭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爲特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辭疾不赴以高壽終今天子稽古圖浩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監觀其得失而有司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爲立傳書已上而某與公會孫道壑適同在史館因

得公言行之詳乃據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壑俾刻石爲阡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令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數陳鯁直親擢爲進士第一賜名達辰故公以君賜爲字用例補京官簽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實祐元年召爲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者罷開慶元年召爲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及某



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爲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  
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入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  
舍人三年出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  
計度轉運副使五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  
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  
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不復出德祐元年除  
京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俱  
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脩撰父之  
職也承事郎 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秉政御筆以雷變

德樂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爲廟  
堂監謗之術及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闈上書  
力言之且謂所費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  
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遁無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  
方新顛而而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聞其履䟽丐間  
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時公猶在期  
集所而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  
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䟽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  
言之而闈臣以敗爲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  
院降詔獎諭之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揜



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急收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  
勉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隣敵笑我何以立  
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位日久務摠攬  
權綱政多從中出羣儉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疏曰當  
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皎皎難度  
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  
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郎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  
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至於挾小才以濟大  
貧者近親有依憑焉宮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譽焉陛  
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

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畿有漕所以培護  
根本愛養命脉邇年居是宮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  
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仇士良  
謂天子不可令間暇若以財貨聲色蠹其心使無暇更  
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求適吾  
意者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  
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願斷  
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兩司不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  
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救兩司之貧爲  
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爲少輟公復因



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窘於淮淝而談笑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畧陽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則不依於人吾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鉄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地爲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爲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大患之病尋上䟽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辟而坐於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閩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



化南可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真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重爲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疏撰膏肓二豎爲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規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爲大全所繫而去吳公潛拜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爲之歛容而隱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



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爲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惴惴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則下親上難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首肯而榻前款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

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爲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謹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密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禽其兇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公於它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



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饑乞蠲和糶以甦民病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愚民十百成群踵門繳福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屢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卓絕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爲歸宿自爲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輟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爲之師從游者數百

人閩人林光世寅緣宦豎而賜出身及爲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婺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私淑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葺治既完諸生稍稍來集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積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



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鍾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茂如也侍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爲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趙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入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學教諭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

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壑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爲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負道壑病其痺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時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在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某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予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爲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而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失公杰與潛之會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潛爲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

辯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疊疊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潛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興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潛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贄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叅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



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聞不相能則弄兵以相  
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劍爲良民蜀  
名卿史公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  
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  
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  
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  
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  
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待御史將使指  
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  
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

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  
者廬於東峯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西  
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  
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  
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  
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  
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  
否既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  
相對歔歔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千職方復  
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



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唐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神無少憤耗亦足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難辯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

錫一字君文盤峰其別號也先世由夔之金華徙桐廬遂爲睦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漕貢進士廉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濬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父未克褒聚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



徒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兩文易兩武贊於人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

以遠到非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



獸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鄭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負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遐焉雲海嶋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爲士者數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

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竒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甌茅輕舟楫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勲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



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  
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  
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  
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  
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將爲亂宜  
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  
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爲江  
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  
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覈其弊者龍興郡  
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

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  
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  
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  
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  
交訐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漢先  
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  
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  
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  
囑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  
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



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王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紼陳

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 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曰孫男三人秬穎穆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



古硬竒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  
法善鑿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於理學  
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  
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十卷公之  
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  
故旣爲之銘納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  
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將於公卣父  
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潛之責也是用弗讓  
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  
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將  
其間翱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  
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  
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  
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行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  
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  
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旣進擬叔擢遺逸之士四人以  
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奏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



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  
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脩 本朝  
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  
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爲之  
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  
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  
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  
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  
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

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  
宋高宗忘親事讎而追爲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  
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  
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  
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俛數暇日寓情卮酒意  
氣豁然視餘子茂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  
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樂  
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  
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  
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



金華學堂藏書  
百一  
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竒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斂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瑯球侈靡諛諛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

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松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 公儼以憲節來泣於婺橐其橐請予長爲之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



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爲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而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爲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賣降復國壽不以爲非及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

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爲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闕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論議純正充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奧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



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塲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即祖友諒迪功即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

璽四十年而卒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燃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君且求潛擬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逮論撰之命適承乏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



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  
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  
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朽也後漢所稱  
樊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  
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蓋甚乎  
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  
先薰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松柏九九  
清風凜然 今千年過者式焉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十

